

135

濟

新時代

創刊特大號

行發社圖書館藏出版進陞



第一卷·第一期目錄

發刊詞

編者(一)

短論

尊寒(二)

「落水」與「出水」
文藝大眾化的核心問題
批評家的新任務

文龍(二)
楊洪(三)

論典型的創造

維山(四)

死在担架上的担架兵(小說)

王西彥(八)

我們在過嶺(報告)

夏琪(一四)

詩
兵車

艾青(一八)

選
攻

高崗(一八)

送
生命(小說)

麥青(二二)

株連草(雜感)

葛琴(二五)

托爾斯泰的思想

唐弢(一八)

人靠什麼生活

7. 托爾斯泰作
許天虹譯(三〇)

再
生(報告)

8. 褚威格作
許天虹譯(三八)

英雄(中篇)

盧茅居(四九)

編後記

編者(五〇)

作家短簡

記者輯補白

蔣委員長慰勞出征軍人家屬(木刻插圖)

萬湜思扉頁

現代文藝

第一卷·第一期

民國二十九年四月廿五日出版

福建 永安

編輯者 改進出版社

發行者 改進出版社

印刷者 改進出版社

定價表

零售	每冊			每月一冊	省本	外省	外國
	每冊	三個月	半年				
二角四分	七角二分	一元三角五分	二元	五角	五角	五角	五角
二角六分	七角二分	一元三角五分	二元	五角	五角	五角	五角
二角四分	七角二分	一元三角五分	二元	五角	五角	五角	五角

(內含郵費) 定價表

凡郵匯不通之處，得以郵票代價，但以一角以內者為限。



蔣委員長慰勞出征軍人家屬

葛澍思木刻

發刊詞

編者

文學藝術不但是民族生活最正確最具體的活歷史，且也是人類精神最偉大的鼓勵者與創造者。當堅苦的抗戰支持到進入第四個年頭的時候，文學藝術在這場中華民族空前的鬥爭裏面所發揮的巨大的力量，證實了自己光明遠大的前途。最近賢明的中央撥款十萬餘元，專為鼓勵作家之用，蔣夫人與薛岳夫人又先後發起文學獎金，這對於一般文藝作家的鼓勵與文藝力量的培植是有着極大的意義的。

如一般人所承認的，抗戰以來，我們的文藝已經大大地提高了它的質素，因為這偉大的現實已為文藝開拓無比地廣大的領域，而作家們也以民族戰士的姿態投身於戰鬥之中，出於他們的手筆的作品，必然地是有着充實的內容與生龍活虎的精神的！這種作品的存在，它保留下一個偉大民族在苦鬥中的血肉與吶喊，保留下人類最善的希望與進步的腳跡，它年青有力，它是中華民族更生的紀念牌！

但是，目前我們的抗戰文藝運動有沒有它的缺點呢？我們的回答是肯定的。

首先，我們的抗戰文藝運動還沒有普遍地建立起戰鬥單位。抗戰後，很多人在喊着文人下鄉與文化到內地去的口號，不過就文藝運動來講，却依然偏促於少數大城市，如重慶、桂林、香港、上海等處，很少有人想到在東南前線尚有一片如此廣大的土地！我們知道生活在這裡的青年男女中不乏文藝愛好者，由於交通的阻隔，與運輸的困難，渝桂港滬等地方的新書報很少流通到東南來，試想他們在精神食糧過分缺乏的情形下是怎樣的渴望着滿足自己的慾望！

其次，在新的文藝戰士的培養這一點上，廣大的東南也需要有一個文藝園地來供給他們墾植。這一方面是從各部門的工作羣衆中發掘新人，一方面是，藉這些新的文藝戰士，表現出更廣泛的現實。

現代文藝的創刊，雖不敢說是企圖解決上述的全部缺點，但我們抱着「雪里送炭」的苦心，想以微薄的力量，儘可能的補救於萬一。唯須特加說明的，我們的所在地——福建永安，一向被人稱作山僻之處，這裡的一切出版條件，如印刷，發行等的困難情形，有時簡直非一般生活在大都市中的人們所可能想像。而最大的困難，還在於人力的缺乏。因此，除掉請求讀者對這刊物的形式上的諷陋能予以「另眼相看」之外，尤希望各地文藝工作者能給我們以最實際的援助——多多賜稿。同時，我們更希望讀者之中，對文藝有興趣的人，能由此鼓起勇氣，拿起你們的筆來！



「落水」與「出水」 尊寒

平現在還作着敵偽的鷹犬，他的漢奸嘴臉人人看得清楚，我們姑且不論；倒是周湯二公做了多時的漢奸，而竟忽然「覺悟」，並且留函汪逆，大罵一通，他們的「微言」、「大義」，殊使我們不能無言。

有人說，周湯落水之前，在文化界縱使有過什麼不為人知的業蹟，但在真正的文化工作者眼中，却始終祇是兩個卑不足道的文氓。汪逆雖廣羅羣小，也不見得重用此輩。報上所傳汪逆內定任周湯以某項偽職云云，想還是周湯自吹自捧，抬高聲價之計。而且他們的所謂「自新」說不定倒是因為受着張資平等的排擠，沒有能够分潤「文藝科學社」每月二萬五千元

抗戰發生不久，文化界就流傳着周作人、錢稻孫、徐祖正等投敵的消息，當時有些不肯輕信的人還一面撰文替他們辯解，一面去函促他們轉來。可是到現在兩年多，他們都安然在敵偽統治下的北平担任着「東亞文協」理事，文學院長和教授一類職務。看樣子，是和湯爾和、梁鴻志之徒並沒有什麼兩樣的。

也許因為文化界同人對於這班背叛民族國家的奸佞，過於寬大，沒有嚴厲地聲罪致討的緣故，一些尤而效之的文氓，最近接連地被報紙揭露出來。

我們首先看到的是張資平等在上海組織「文藝科學社」，日汪月貼二萬五千元的信息，其次是周樂山，湯增敷等「一度落水」而又出水的新聞。

凡是留心近十年上海文化界情形的人，對於這三位名公的底蘊，想都耳熟能詳。張資

子」之腹，然而這却確是一個值得嚴重注意的問題。

中央寬大為懷，且另有苦心，不願輕易絕人自新之路，對於周湯或將不咎既往，但我們文化界却當明白表示：凡是曾經背叛民族國家的奸佞，上自周作人張資平，下至周樂山湯增敷，我們將永遠排斥，決不饒恕。我們要使大家懂得「出水」不是容易的事，才不會再有人敢於「落水」！

文藝大眾化的核心問題 文龍

許多特地寫給老百姓看的文藝作品，並不為老百姓所歡迎。於是有些人便感覺到老百姓的鑑賞力太差了，在今天還是無法接受新文藝，因此堅信：運用舊形式是走向文藝大眾化的惟一途徑。

運用舊形式，也叫做舊瓶裝新酒。從表面看來，舊瓶裝新酒是非常容易的。把民間文藝的形式奪取過來，套在新的內容上面，好像把酒裝在瓶子裏一樣，有什麼難處呢？假使運用舊形式只是一舉手之勞，其間並沒有創造與生長，文藝大眾化的問題也就不為成一個問題了。任何一種的新酒，固然可以裝在舊的瓶子裏，可是新的酒却未必都適合老百姓的胃口。喝着什麼酒可以不管。許多用形舊式寫的文藝作品，並不在老百姓中得到好的反響，例如已加

除了一套把自己當作投機商品賣來賣去的生意經！做過漢奸而還說：「因念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居然自稱「君子」，實在厚顏無恥到了極點！假如此輩揭騙，一言請罪，便可逍遙法外，得着社會和政府的寬容，那麼，現在許多在內地未能得志的小人，都將投奔日汪，「一度落水」，取得某項偽職之後，而又翩然來歸，以博厚賞。通敵賣國的行爲，倒成了昇官發財的捷徑，豈非笑話！

這種說法，也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

「改良」的地方劇，當地的老百姓看了很不起勁。這不是老百姓迷戀骸骨，而是作家只找到了老百姓所喜用的瓶子，還沒有裝進老百姓所愛喝的新酒。在運用舊形式時作家已煞費了苦心，然而結果並不圓滿，這是因為作家對於老百姓的生活還是很隔膜的緣故。

那麼，運用舊形式就是大眾化的全部內容嗎？這當然不是的。大眾化就是為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氣派與中國作風」，換句話說，要用中國的民族形式來表達中國人的生活狀態。所謂大眾化或民族形式，不光指舊形式的運用，而且還含有新形式的創造，如街頭劇，牆頭詩……等等。

沒有運用舊形式的作家，並非只有走上反大眾化的道路。中國的新文藝一向是拘囿於極小的圈子內。作家是知識羣，讀者也還是知識羣，形式是歐化的，內容也還是歐化的；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老百姓無法理解。但是，現在的客觀環境却與從前大不相同了。民族解放戰爭，安下了文藝大眾化的基石。抗戰是中國人共同的事業。只要作家不逃避現實，他一定在抗戰中取材，抗戰的題材，當然是大眾所喜聞樂見的。而且，抗戰要求着作家也變為老百姓。當作家的生活與現實打成一片時，作家與老百姓間的界限也就撤除了，作家無須有意識的去寫大眾化的作品，或者把自己的作品「翻譯」成大眾化的東西。

大眾化是中國新文藝發展的必然性，爭取

大眾化包含了創造新形式——反歐化的新形式，抗戰的題材又是大眾所喜聞樂見的，為什麼今天我們還沒有產生出可觀的大眾化的作品呢？這是因為大多數的作家對於大眾的生活，只有淺嘗，還沒有深入的緣故。

強調作家的生活，並非忽視了技巧上的修養與正確世界觀的把握，這無須再加以詳細的說明了。

批評家的新任務

楊洪

在抗戰以前，儘管有些自命超脫的人在一邊冷嘲熱罵，但我們的文壇上却還不少理論上的鬥爭，如對文藝自由，對京派與海派，對反差不多，對國防文學，都有過熱烈的論討，在爭論的過程中，雖然難免有若干涉及意氣的地方，但結果總是漸趨於一個較好的結論的。這對於作者讀者都是異常需要的事情。

抗戰以後，批評界似乎比較沉寂了些。我們很少看見批評家們對某個問題起過甚麼論爭，對一般文藝作品普遍地給以公允的褒揚或指摘，對某種傾向給以正確的必須的指示——雖然問題是那麼多，抗戰文藝作品是那麼需要清算，好的和壞的傾向是那麼混雜不清。為甚麼呢？我們的批評家到那裏去了？

或許有人說，這種現象是和創作的稀少衰落同其原因的，是由於作家們的踏上前線或物質環境的過於惡劣。可是事實却並不如此，抗

戰文藝創作並未衰落，正相反，它較戰前更旺盛，更充實。只有文藝批評是比較的沉寂，它非但稀少，而且缺少了戰前的那種鋒利的戰鬥性。這種現象應該有其他的理由，大概不外乎：第一，由於批評家的過於顧慮，他們怕破壞文藝界精誠團結的罪名；第二，由於批評家的對這偉大而雜亂的現實的認識還不够正確與深刻；第三，由於批評家的對抗戰文藝作品的視野的太狹隘。

因為怕負破壞精誠團結的罪名，所以在執筆時便生出許多不必要的顧忌，在立論時往往採取不痛不癢的態度。其次，批評家們對偉大現實的認識的不够，則又是基於他們的生活內容的。一般人都知道創作家是需深入生活的，但我們必須把同樣的要求提向批評家，因為沒有生活就沒有認識。在抗戰的現在，現實的豐富與複雜是可驚的，決不是單靠幾個概念的公式就够應用，我們一方面要防止創作的公式化，同時也要防止批評的公式化才好。對於第三個原因，最重要的是由於戰區的隔絕，交通的不便，批評家所接觸的作品有限，以致只能重覆抓住幾篇人人樂道的作品做文章，這對新作家與新作品的發掘是一種極大的阻礙。

綜括說來，在目前，批評家的任務，一方面而是作理論的鬥爭，一方面是對新作品的評價與清算。作為一個批評家，應該努力於克服這種種弱點與困難，使抗戰文藝能在更有利的基礎上旺盛起來。

論典型的創造

一個根本問題

維山

從某些成功地創造了典型的偉大作家所自述的，和某些批評家所分析的典型創造的過程，我們知道過去藝術上的典型大抵都在如下的情形之下創造出來的：

或者是：藝術家在實生活的接觸與觀察中，在對於社會和歷史的認識中，有些人物或思想的形象特別強烈地反映到他的腦子里，他屢次被他們所激動，而且就漸漸在他心里生長為一個或數個的活的人物，他們的面貌，姿態和他們的運命都明瞭地展開在他們的面前來。如培林斯基所說：「他已經很清楚地看見他們，已經可以數清他們衣服上的褶縐，數清他們前額上表示出熱情與痛苦的紋路了。」對於這個或這幾個人物，藝術家是被感動了，而且被屈服了，無論是愛的，是憎的，他都讓他們在自己面前活躍，在自己心里跳動，讓他們歷險着他們自己的運命，藝術家對他們發生了持久的猛烈的熱情，這熱情就轉化為創造的熱情，……偉大的典型最後就創造了出來。倘舉例，「阿Q正傳」，據魯迅先生自己的話看來，是這樣地創造出來的。但典型的這種創造的過程，是一切藝術家大抵相同的，是一種戰鬥的過程，藝術家和他的藝術門，他的人物和藝術家搏鬥，在這種搏鬥中藝術家又將他的人物送回實生活或歷史中去和他們自己的運命搏鬥，而且藝術家也跟着一起去搏鬥。或者是：在社會的實生活的接觸中，某種實有的人物，以其特別凸出的性格的全面或一面，引起了藝術家的注意，特別感動他，感

到特別有意義，有時是某種人物的特別的遭遇和行為引起了藝術家的強烈的愛和憎，感到那不是偶然而有巨大的意義的，於是這種實有人物和他們的意義就持久地牽着藝術家的心，在他的心里生了根，再也拔不去，而且他就將他們深掘，將他們和別人去比較，將他們放在各種實踐的戰鬥中去試驗，將他們的社會的意義擴大，他增加了他們一切方面的特徵。這樣，在他心中活着的人物已不是原來的實有的人物，而是比原來的更高，更有生命，或甚至和原來的完全不同了。但藝術家到達這地步，以及最後用筆創造出了偉大的典型藝術，那過程是和上面所述的一樣的戰鬥的過程。類似這種情形的例子也是很多的。

將歷史的人物，或傳說中的人物，或已存在的故事和作品中的人物來創造了典型，那過程也是相同。如哈孟雷特，浮士德，堂·吉訶德等，則藝術家是更在歷史的，世界的場面上去活動和思維了。民衆在長期間集體地創造出來的許多傳說上的典型人物，不過是無目的意識的自然的成份居多，時間非常長，作家不是一人等等的不同罷了。

典型創造的過程，在過去藝術上大抵如此。但現在以至今後，實際情形和藝術目的雖有不同，而典型創造的那根本的社會生產的原則，還是適用的；因此，過去的例子也可當作我們的指示。最先我覺得過去的這種創造的實際情形就非常清楚地指明着許多關於藝術創造

的問題，例如：第一，這指明着生活實踐與藝術實踐的一致，社會學與美學的一致，科學的論理學的認識及思維與詩的藝術的認識及思維的一致。（這種一致，就是社會的，歷史的實踐。科學的論理的感性思維能力，及詩的藝術的感性思維能力，都是人所賦有的，不過無論因為生物學的原因，或因為社會學的原因，比較起來，人却各有差異與特長，如此而已，所謂藝術的特殊性，只是就和科學等比較而說，並不是就社會的實踐而說的。）

第二，這指明了典型的普遍性與獨特性的一致，指明了為甚麼「每個人物都是典型，而同時又是全然特定的個性——這個人」，為甚麼所謂「社會的物事」和「個人的物事」是一致的。（這種一致，就是社會的生命。所謂典型的個性，是典型的個性。沒有典型的意義的，即沒有社會的意義的個人的物事，在典型藝術上是不存在的，阿Q的癩瘡疤是社會的物事，他的捉虱子也是社會的事件，和我們平日捉虱子不同；同樣，林黛玉的一顰一笑也都有社會的意義。大訛爾斯泰是以喜歡描寫日常生活的細節著稱的，但在他用了這種方法而造成的那大幅的社會的和歷史的生活與氛圍氣中，我們能够感到那些是個人的物事麼？一個小小的母親生出了一個個人的生命，一個大的母親的藝術家則生出了一個「巨人」的生命。典型藝術創造的命題，不是為了使典型人物有生氣而用個人的物事去彌補，却是要使典型人物更有生命而將個人的物事變成為社會的，典型的，凸出的物事。）

但是，典型創造的社會生產的法則，却更重要地在指明着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就是：典型之社會的，世界的，歷史的矛盾性！正是這個問題是根本的，是更重要的。因為這不僅對於現實的認識是根本的問題，也正是藝術生產的根本問題。

我們可以追問：為甚麼藝術家的藝術創造總非成為生活的歷史的實踐不可？為甚麼藝術家的戰鬥的創造過程就是典型的（比任何個人都活得更久更悠久的）社會的生命的獲得的過程？……我們能够回答：藝術家倘若不將自己放在社會的，世界的，歷史的矛盾的鬥爭中，

他就不能算是在進行着生活的歷史的實踐；正是社會的，世界的，歷史的矛盾的鬥爭和對於這種鬥爭的感與認識，在推動着藝術家的藝術創造進到生活的歷史的實踐。正是這種矛盾的鬥爭和這種實踐，造成了和發揮了藝術家的天才。典型的藝術倘若不是從社會的，世界的，歷史的矛盾的鬥爭中吸取來，也不是放在這種矛盾的鬥爭中去孕育，展開，和鍛鍊，那麼典型就不能獲得巨大的生命；正是社會的，世界的，歷史的矛盾的鬥爭和在這鬥爭中的人的實踐，給予了典型的種子，雛形，並給予滋長和展開的條件。只有在這種鬥爭和在鬥爭中的人的實踐中，典型纔能獲得他的生命，纔能擴大他的生命和展開他的特徵，正和一個社會上的人在他和社會的矛盾的奮鬥中纔露出了他的生氣，展開了他的性格一樣。我們可以說，藝術家的熱血的心是一個母親的子宮，同時又是一個宇宙，一個世界，一個社會和一個戰場；他是在產生着一個世界，現實的世界經過藝術家的復生產，將他的矛盾的鬥爭的狀態顯露得更清楚，更凸出了，典型總是和他的矛盾地鬥爭着的世界而俱來的。正是這樣，所以藝術的生產與現實的認識是統一的。（也只有這樣去看，纔能理解「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這名言的真意。）

因此，我們從這根本上去看，纔能理解典型創造的一切秘密和關鍵。我們都知道偉大的典型藝術都有偉大的思想性和明確的歷史性，而且思想力越大，歷史性越明確，則這藝術的價值越高，越久。但如如果藝術家不從或不能從世界的，歷史的，社會的典型的根抵上着眼和着手，去展開社會的思想形態的鬥爭，則這藝術家首先是一個微溫者，是一個俗流，他的藝術是不會有強大深遠的思想力，也不能道出歷史的真實的。例如在資本主義社會，倘若藝術家不顧或不能從社會矛盾的根本上去着眼與着手，去展開社會的思想的鬥爭，則他首先不能有熱情，不能有歷史的透視，也不能獲得作為階層性與人類性之統一的歷史性的明確了。這是任何偉大的典型藝術都可以這樣說的。（我們可以去研究，「哈孟雷特」，「浮士德」，「堂·吉訶德」，「康

迭第「死魂靈」……等等，都是從社會的，歷史的矛盾鬥爭中擷取題材，在社會思想形態的鬥爭中展開的。倘不如此，就不會有那麼強大的思想力和那麼明確的歷史性。我們的「阿Q正傳」也是如此，倘若魯迅先生不從中國社會的根本矛盾上去捉住阿Q根性的根源，不藉此來展開社會思想形態的戰鬥，則首先阿Q就不能有這樣凸出，而「阿Q正傳」也不能具有這樣巨大的思想力量 and 歷史的真實。

因此，典型的這個根本問題，正應當當作典型創造（也是一切藝術創造）的根本方法來看。對於現實的認識，首先是從實際的社會生活的實踐去達到，但也可以從藝術的追求去達到；創作方法的研究與注意，對於現實的認識，生活的實踐，藝術的到達，就都有着幫助。而且，這個根本的問題，對於我們現在，尤其是重要，——我們可以進而分析一下我們最近的文藝看。

我們的文藝發展到最近，已經到了有能力創造典型的地步。魯迅先生之後，後進的作家已經在開始着認真的創造的工作，抱着創造典型的意志和企圖，而且文藝的基礎已經逐漸鞏固。從抗戰以來，雖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之下，文學上却造出了一些躍躍的有血有肉的性格。因為有了這種巨大的發展，典型創造的問題就成為有社會興趣的問題。但是，同樣地明白，我們現在已經造出來的典型藝術，却非常缺少思想力，缺少巨大的熱情，尙沒有歷史性非常明確，社會意義很廣大的藝術形象。因此，我們的文藝還未能發揮巨大的感化作用。這彷彿也是大家所公認的，很多人就在喊着「典型的貧乏」呀、「思想力的灰白」呀，等等，那麼，「典型的貧乏」，「思想力的灰白」的原因到底在那里呢？原因當然是很多的，如許多人所說，但我們如果先從具體的作品去分析，則我們就不能以藝術的描寫或表現能力等等原因去說明，因為凡這些，在現在我們有些作家雖不能說是已經很高，却已經相當地高，而且藝術的手段等等是只能在真實的創造中去發展的。我們如果從具體的作品上去看，那麼，我們就看見：無論由於作家的對於現實生活的「實踐不夠」也罷，由於作家的「透視力不夠」也罷

，由於一些近視的淺薄的政治和藝術見解所影響也罷，我們現在的典型創造是很少從社會的，世界的，歷史的矛盾的根本上去找尋人物形象的特徵，尤其不是放在社會的歷史的思想形態的廣大鬥爭中去展開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上一切特徵的。——我們藝術還不能帶來典型，思想力和歷史的深刻的根本原因，只能從這里去找。（我們可以舉實例來說明，——就舉張天翼先生的「華威先生」和陳白塵先生的「亂世男女」罷。這兩篇從事典型創造的作品，是我認為應該列入我們文藝發展的標幟的好作品的行列里去的，人們也都認為是好作品，已經有了定評：這兩個作者都是有胆量的作者，已經着眼到社會的矛盾。但大家不是依然以為也缺少思想力，缺少典型的深刻性麼？那麼爲什麼呢？我以為「華威先生」，這個大家看見，到處存在，抗戰的民衆運動的轟轟烈烈的「指導者」，如果作者將他更深掘下去，將他連根拔出，尤其是毫不姑息地放到更激烈和更廣大的社會矛盾的戰線上，將他的冒險歷程放在更危險的崖邊上去試驗，那麼，這個人物將更凸出了罷，而作者也將不以政治的表面的諷刺而滿足，讀者也將覺得在表面的諷刺的背後還有什麼東西存在，而引起了更悠遠的深思罷。倘我們將「華威先生」和魯迅先生的「高老夫子」來比較地研究，就更可以明白這一點。張天翼先生是比魯迅先生顯得溫和了；自然，我們也要想到作者的顧慮，但如果有顧慮，就恰正更說明了以上的觀點。其次，陳白塵先生的「亂世男女」，情形雖更複雜，却也更明白。我們且先以作品而論罷，則「亂世男女」所處理的這些給攪浮了起來的「沈渣」是還只放在表面的對照上來展覽的，這些沈渣不幸（或運氣）被作家取了來示衆，然而還是很運氣（或不幸），只是被當作浮了起來的沈渣而被放過了，正如他們平日被當作沈渣而被放過一樣。而同時，真的戰士，一被放在這樣的矛盾的對照上來，也就當然無法展示他的真面貌和靈魂了。我以為這纔是「亂世男女」不能帶更高的典型和大的思想力的根本原因。但這只是就作品而論的，倘若我們進一步從作品去研究作者的創作過程，那麼我們更懂得

一件事，不是我們看見作者的藝術天才的閃光的同時，即刻看見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限制他的創造的自由，結果，使作者調和起來了麼？——我覺得作者所用的對照，彷彿是說「有壞人但也有好人呀」，未始不是這種調和的反映。我們讀了作者附在作品前面的題記，就更相信作者是在被束縛的苦痛的心理狀態里的，而這作品的中心主題的不確定，未始不是這種影響的結果。我們原來處在這新奇怪狀的狀態下：一方面有人喊着「典型的貧乏」，「思想的灰白」，一方面更多人又在懼怕着不「貧乏」的典型，不「灰白」的思想力的產生，非伸手去捫作者的嘴，奪他的筆不可了。我想，倘若將果戈理的「巡按」和「亂世男女」來比較地研究，那麼，可以知道典型的根本問題在那里，可以增加作者的胆量，也可以教益讀者，並且還要引起我們的慨嘆罷。）

其次，我們也可以從關於典型創造的理論上去看，則有些理論不但是由於沒有觸到典型創造的根本問題和根本的嚴重現象而顯出了破碎和混淆，而且還在教人免避觸到社會的思想的矛盾，例如抗戰一開始，大家說着新的人物，新的英雄在產生出來了，但還未有工夫去研究

新的英雄的特徵以前，有的人却先在清算着過去文藝運動的社會鬥爭論，彷彿炮火是新人物產生的唯一條件，而社會鬥爭論是發覺新人物障礙物似的。又例如大家以「漢奸」和民族英雄為現在創造典型的兩種主要對象，但對於這兩者就流行着超歷史的，超階級條件的理論和傾向，彷彿有一種無性的純粹的民族英雄或民族戰士，教人乘着一「英勇」，「犧牲」……等等任何時代都有過的人類的美德，放在一個人物身上去創造出民族英雄的典型來，（不，有的人又主張也應當添進一些缺點去的，說是為了使典型有血有肉，為了真實起見！）也同樣有無性的純粹的民族敗類。但是這些理論的影響怎樣呢？這些理論的影響，就正是「典型的貧乏」和「思想的灰白」的原因之一；因為這一方面往往也會成爲一隻加到真實的作家那里去的手；一方面，在這種影響之下產生出來的作品，往往和一些臨時的政論同樣地浮淺，缺少深刻的歷史的認識。因此，針對着這些情形，典型創造從根本上去着眼，在我們現在是特別重要的了。

一九四〇年三月九日。

作家短簡

胡風

××兄：

好容易看到了你底筆跡，快何如之！
逃到重慶後，經種種困難，使小刊復活了，辛酸處一言難盡。心想求教老友，於是按期奉寄，然而，嗚呼，如石沉大海

，得不到隻字。欲奉書請教罷，但如依然給一個不理，那面子不是丟盡了麼？
關於老兄情況，倒是常常聽到的。即如大刊「改進」，也時常看到別人得到，甚至把寄贈別人的錯寄到了我底住處。坊間也有出售的，但並未購讀。自然是非常想拿到案頭細讀的，但實在心有不甘，自然而然地露出了「不合作」心理。——哦，還有一段「丑表功」。不是有一個「文藝界抗敵協會」麼？這會，照章不繳費就會失去會員資格，老兄今爲一之方雄，且高爲第一屆理事之一，不繳費不免笑話，

但又遷居東海，決不會理此小事，於是小弟附庸知己，代繳法幣若干，回家把米節省節省。現年會又屆，非再繳不可，老兄還要我減食麼？
你們又要出文藝刊物，且青及小愚，爲喜爲賀。即不來信，也要尾隨吶喊的。但屈指算來，首號不能趕上，只好泥足參加第二次大會了。
介紹叢書，亦當遵命，但希示性質，條件等。
專此 問好
弟胡風上
三月三日深夜

死在担架上的担架兵

王西彥

在進野戰醫院充當担架兵以前，李其成是鄉里間一個趣味人物，別人都喜歡接近他，在田野里老遠的跟他打招呼，喊着他的綽號。全庄子的男女老幼，都習熟他的性格，如像習熟他的生活一樣。

造成他這種地位的，並不是由於他的機警，而是由於他的蠢拙和忠誠。每當他在鄉里間鬧出一個笑話時，別人都會分不消同情還是輕藐地給他下這樣的結論道：

「是的……人太忠厚了，真是和泥塑木雕一樣的啊！」

他原是一個遺腹子，自從九歲那一年娘在瘠病里死掉後，他和由娘在世時領來的一個比他大三歲的童養媳，被庄子裏一個財主收留着做僱工，十年來從未離開過。他贏得了東家的全部寵愛和信任。東家很年青，是一個老鄉紳的獨子，從小就養成一付揮金如土的性格，做一些和他的年齡極不相稱的荒唐事。而那童養媳，李其成實際上的未婚妻，雖然是出身貧苦，但長就一身嫩肉，並且非常早熟，在山野間學來滿嘴風流術語，時常有一些來歷不明的錢供給她向門口搖小鼓的販子手里買些紅條綠格

的東陽花布，穿著得一年四季都像準備出門走親一樣。

和李其成時常打夥做活的人有時這樣半打趣地警告他：

「——嗨，你別太大量，女人是隻饞貓，嘗魚味不得的！你現在只給人家做活，可犯不着連老婆的屍也買給他的呀！」

他飛紅起臉，訥訥地說不出話。他不相信同夥的話，心裏自行計量道：

「他對我那樣好，他不會要她的……有一次，是春天的下午，李其成正在田間鋤麥苗，腳板踩在黑色的肥沃的泥土里覺到異常舒適和溫暖。在陽光下，他的從未思索過什麼事情的心胸里充滿着恬靜。他勞作着，忘記了疲累，輕輕地哼着不成腔調且也不完整的山歌。」

他聽到有人在背後喊他的名字。他回頭看見自己的小東家站在田壟上，手里擎着一大束紫苔花，招呼他道：

「你息一下子力吧。」

「唔，」他並沒有停住鋤頭，「且等這一畦鋤出頭去，真是春天，地氣向上了啊。」

「其成，我有句話同你講……」

小東家業已跨下田來，踏着被翻鬆了的泥土，走近他，臉上浮着一種迷離的表情。

李其成看到一壘麥苗在小東家脚下遭了殃，痛惜地喊出，「你的鞋子！……」

「其成，」小東家全不理會腳下的麥苗，「我和你講，……我問你，今年你是不是十九歲？……」

「是……屬狗的。」

「春華呢？」

「她比我大三歲。」他惘然地回答。

「今天我替你請十里牌的兔嘴瞎子算過八字，他說你十九歲結子，二十歲開花，春華也是該做娘的時候了。」

這對他完全是一個奇怪的消息。在他平靜而忙碌的生活里，他從未想到過這件事。女人雖在自己面前，却彷彿並非屬於自己的，那不過只是一個遙遠不可期的存在。這會，他不解地望着主人那張扁平而蒼白的臉孔，一陣輕微的羞澀，隨又使他垂下臉來，注視着由自己的鋤頭翻過來的潮濕的泥土。用腳趾輕輕地撥碎它們。

靜默一刻後，他又聽見東家加添着說：

「就成親好了，我託人替你揀過好日脚！我已給你在城里定好一個紅漆衣櫥了。」

他不知道這個下午是怎樣過去的，他完全捲入一種昏聩的情景中了。這消息帶給他以極大的攪擾。工作進行得出奇地慢，並且鋤埋了不少麥苗——手和鋤頭彷彿全不聽自己的指揮一樣。

在主人家的一間矮窄的偏房裏和女人成了親。這間偏房原是作為堆積農具和肥料之用的，雖然經過清掃，依然騰着一股濃重的混合着鷄毛味的乾糞臭。在牆腳邊，擠滿了草耙，犁頭，穀席，帚子……這對可憐的新婚夫妻終身的伴侶。在半枝紅燭的搖盪不定的光輝下，兩人並坐在一張連帳子也沒有的板床沿，體味着這個難得的日子。

有一種奇怪的力量逼使李其成應該對女人說一句話。他望着她那張塗抹着厚厚的粉，有着一個狹狹的領角和一張微翹的嘴唇的臉，嗅着她身上那件新竹布的氣味，簡直不敢相信這女人如今是屬於自己的了，心開始跳動。

——總該有話要講的……
隔壁是牛廄，那隻大水牯不住的在噴着鼻子。外面天井裏有什麼小動物走動的聲音。遠處野鳥在夜鳴。

他苦苦地搜索了半天，結果還是說不出什麼話，在他如像被秋水所沖洗過的青石板一般的心里，現在正孕蓄着一種難以說明的情緒。首先打破這難堪的靜默的還是女人，她站

起來整理棉被，一邊低聲說道：

「——睡吧。」

上床後，女人用圓渾有力的胳膊抱住他的頸項，對他訴說着東家千百種好處。李其成帶憤地感激地想道：

——是的，他太好了，我應該盡忠報國才行！……

×

成親後第三天，東家就叫李其成仍舊睡到外面的「行床」里去了。因為大門外的空場上疊着四五個乾柴蓬，「行床」就在那些柴蓬旁邊，防備着夜間的偷竊。

女人在前一天晚上這樣告訴他道：

「你還是睡到「行床」里去，到穀麥上場的時候柴總會燒光了！」

他依從着做了。白天，他為那好心的東家勞作着，農作物的興盛與豐收就是自己的榮譽。晚上爬進那張小小的「行床」里，照例和同床伴侶，一個身子黑瘦，刁鑽乖巧的小看牛劇烈地爭吵一番後，便呼呼入睡。

他和小看牛的口角，幾乎無例外地是為了爭奪地盤。小看牛是個夜遊鬼，因為是睡在「行床」里，沒有敲打大門和受斥責的麻煩與危險，每晚總要夜深人靜才肯上床。同時這黑瘦孩子還有一個要命的壞脾氣，放牛歸來從不肯到塘邊洗腳，上床的時候總是帶上一身泥巴。

為了要懲罰一次這討厭的小看牛，李其成把「行床」的木柵門關得實緊，用稻草繩把它

綁住了，結子打在裏面。

「你這野鬼，看你今晚睡到那個狗窠里去！」

他特地等待着小看牛的來到。為了防止睡蟲，試着思索一些事情。但他沒有這種習慣，不久便又呼呼入睡了。

一會後他就被一種急促的呼喊所驚醒，他一屁股坐起身子，聽見小看牛在柵門外叫喚：

「快起來！快起來！有人偷柴！」

待他慌亂地把柵門解開時，才發現自己是中了小看牛的騙局。這使他大大地生氣了，把歷來對這黑瘦孩子的憎恨統統發洩在這一遭，他罵他，重重的無憐恤的踢打着他。

「你這野鬼，你這牛崽子……」

小看牛一邊抵抗，一邊回嘴道：「我是牛崽子不要緊，可比你做烏龜！」

「你說什麼？……」

「你做烏龜，教老婆賣尿！」

「你，你說什麼？」

「我是牛崽子，你呢，你自己睡「行床」，教老婆去收鱸鱗種，你去摸摸老婆的肚子，起碼有五個月了！」

這話傷了他的自尊心。他氣得不能自制，用各種方法威嚇小看牛。他第一次感受到侮辱的痛苦。

——這會是真的嗎？

這樣一個簡單的意念反覆地在他心胸裏活動，殘酷地啃着他的尊嚴，在他一向是平靜

常淡的情緒里喚起深沈的悲哀與憤恨。當小春牛業已發出嘶聲與囁語時，他却還在痛苦地轉側。

「要是真的，我扭斷牠的狗腿！」

不過這究竟是難以輕信的事，他又復踢醒了脚後的小春牛。

「我問你，剛才你說的可是真話？」

那孩子糊糊塗塗的回答：「唔……我不曉得……我不管你這種屁事……」

「剛才你不是說……剛才……」

「唔……不要吵……人家明天黑早就牽牛上山的……」

小春牛翻了一個身，蹲縮成一團，又貪婪地追求他的美夢去了。李其成無可奈何，不知道在什麼時候緊捏着被角的手出着一大掌濕漉漉的汗，感到渾身的熱辣，如同置身於一個火場旁邊。他苦苦地往最壞的方面猜想了一會後，又自行安慰道：

「——他對我這樣好，他不會要她的……」

但是第二天，當女人在塘邊杆衣的時候，他站到旁邊去對她細細地作了一番觀察。結果是殘酷地證實了自己的不幸。他發現在春天的單薄的短衫的罩蓋下，女人有着一個隆起的腹部——一個不是婚後兩月內的女子所應有的腹部。

在那一霎時之間，女人對他變得更其陌生而難堪，她在他的眼目里已是一個招致嘲諷與侮辱的根源。

「這爛貨……這禍根……」

他喃喃地走向田間。春天已快過去，麥子將到成熟期了。立夏邊的天氣是煩人的，滿野是濃沈沈的生命的氣息。鴿子在柵子樹上向他柳榆的報着喜訊，柳絮像臘月雪一般的漫天飛舞。

到了田邊，他在土塍上坐下，雙手無意義的玩弄着潮溼的泥土——把它們碾碎了，重又擄成一團。

當天晚上，這個神經失了常態的年青莊稼人闖進廚房，不由分說的把女人兇猛地拖倒，他惡毒的打她，沒有選擇的把一些不乾不淨的髒罵拋向她。

「你這爛貨……你肚子里這個雜種是那一個的……今天我要扭斷你的狗腿……」

女人並沒有在暴力下對他屈服，她倔強的跳將起來，蓬頭散髮的逢人訴說自己的受屈和男人的無用。

自此以後，李其成覺得自己的全部聲譽都已經被女人所損害，沒有面目重新見人。他變成靜默而憔悴，早出晚歸，勤勉地勞作着。東家雖然欺負了他，但自己是個莊稼人，對於土地的勞作是自己應守的本分。同時看到自己最大的愉快。人們對他也依然保持着固有的好感，喜歡和他接近，在田野里老遠老遠的喊他的綽號，同情或是輕蔑他的蠢拙和忠實。

日子遲緩地過去，芒種很快的來到，莊稼人增加着忙碌。一天黃昏時，李其成自田間歸

來，東家把聯保主任分發下來的仔號遞給他，語氣鄭重的對他說：

「這是仔號……官廳里要叫你當兵吃糧去。」

「怎麼？」他愕然地不知所答了，「我不是『便藥』（免役）的嗎？……我不是耳朵不靈便的嗎？」

這驚然而來的消息把他直擲入無限的憂慮里了。他依稀模糊地知道，這是一個不能抗拒的命運，他不知道應該怎樣來排解它。如果有一個親人……可是他到那里去找呢？在這世界上他唯一的親人便是自己的女人，但如今她對他是顯得如此的疏遠而冷漠啊！

「——除掉她，我找誰去商量呢？」

他自問着，如像一個溺水的人，在一片汪洋里逐漸下沉，抓不到一根殘木，一線希望。

終於，他還是找到了自己的女人，把這種憂慮告訴給她。

女人竟然哭泣了起來。她答應向東家去哀求——只要主人能發仁慈，他便可以得救。

結果是好心的東家把他帶到一個作醫官的親戚那里去，一路上安慰他，說明他雖然也還是當兵吃糧，却沒有上火線的危險。

「——他對我太好了，我應該盡忠報國的……」

李其成揣着一個小包裏跟隨在東家的後面，這時候蘊蓄在他胸口里的，只有說不出的感激，這眼淚汪汪的幾乎要哭出來。

一輛巨大的破汽車顛簸地把他載到一個陌生地方去，接着又是半夜的火車。離開家鄉越加遙遠了。

他悽茫的雜在人羣里，所有的臉孔對他都是生疏的。他想：

——不錯，現在我是在當兵吃糧了！

於是他挺挺胸，做出一個自以為當兵人所應有的姿勢，隨着隊伍走進野戰醫院的大門。

這醫院是屬於軍部的，位置在一個山麓下的小莊子里，一所年久失修的大祠堂被當作全部的病房，那裏飄着濃重的藥水的氣味，血肉的惡臭，受傷者的叫罵與呻吟……這在這套拙的莊稼漢，完全是一個不可想像的離奇的世界。

晚上，他睡在祠堂旁邊的一間臨時搭成的茅草房裏。一塊兩丈見方的潮溼的泥地上，容納着十多個羸弱不堪的担架兵。

是一個月夜，四野很寂靜。山上密集的叢林的暗影把半個莊子掩埋住了，這野戰醫院剛好浴在灰白的月色裏，一縷銀輝從牆隙里直瀉入李其成的茅屋。

周圍是粗細不一的錯雜的鼾聲，但李其成亢奮地張着眼。他聽到祠堂裏面悽厲的呻吟，他的心里充滿着憐愍哀恤的情緒，怎麼也睡不着。他從隙縫里望見天上的浮雲，那是灰色的，魚白的……遲緩地在純藍的天壁上遊移。最後他輕輕地坐起了身。

X

——唉，他們太苦了！
他內疚地想着，覺得自己究竟是幸運的，不要上火線，不會受傷，像祠堂裏面那些弟兄們一樣。

位和同房子的伙伴一起被派到師部去搬運傷兵。他攆着担架，雜在隊伍里走着。幾天來前線的戰事很沉寂，一路上都極平靜。

師部是一個僅有二十來戶人家的窪窪的小莊子，那裏留置着七八個傷兵，是已經經過粗略的包紮的。他們有兩天沒有喝水了，飢渴使之不間斷地發着咒咀和呼喊。

這一小队担架兵按照次序把他們放在自己的番布担架上。

李其成第一次的工作便是抬運一個受傷最重的兵士。這人年紀大概在三十歲上下，高顴骨，性子暴躁。他左脅和大腿上了兩顆彈，尤其是大腿上，一顆達姆彈從前面穿進去，却把後股割去了一半，腐爛了的肌肉業已開始發臭。

當李其成俯身把他抱住，企圖移往担架上時，這個固執的兵士搖搖頭拒絕道：

「同志……不要了，我不會再好……」
「官長」，李其成吃吃的勸告道，「會好的！——一定會好的！我把你抬去進醫院，那裏有醫生，他們會把你醫好的！」

或許是因為經過搬動了吧，這重傷的兵士的傷口在担架上重復流出大量的血，起着劇痛，不住的揮動着身肢，斷斷續續的呻吟。

「同志……」

李其成雙手緊捏着番布架，招呼前面的伙伴停住脚步。

受傷的兵士艱辛地伸出一隻手。

「同志……請停一停……」

李其成對他作着勸慰道：「官長，你安心躺着，只有一半路就可以到醫院，那裏有醫生替你治醫……」

兵士的發青的臉部的肌肉痙攣地抽動了幾下，困難地說：

「不……同志……你做做好事……你給我找一點水……」

前面那個担架兵不耐煩地大聲吆喝道：

「走，他喝不得水的！」

「同志，」那受傷的兵士哀求道，「你以為我還會好嗎？……不，我不會……同志，你做做好事……我不痛死也要渴死……給我水……」

可是那担架兵完全忽略了受傷者的苦痛和祈求，催促李其成道：

「你不要害他！——走吧。」

重新上路時，李其成的眼睛一直注視着那張高顴骨的血色毫無的臉孔。這張生機將要絕滅的臉孔使他回憶起一些悲慘的事情，他想到爺和娘，以及自己的孤零悽苦的命運……

還沒有到達目的地，担架上的兵士便咽下他最後一口氣。當李其成發現自己是在抬着這一具業已斷氣的屍體時，他的手和腳都發軟。

「我總該給他一點水的……」
回到野戰醫院里，李其成臉色蒼白，兩頰滿堆淚痕，不住的像一個小孩子似的潑泣着。

由於上面這件事，這個新來的青年莊稼漢，和他在鄉里間一樣，在担架隊里也成爲一個趣味人物，大家都愛和他接近，管他叫「淚娃娃」。

「喂，淚娃娃，娘老子過輩時你哭了幾天？」

「又有一個傷兵抬出去了，淚娃娃！」
但李其成並不生氣，他看見不治的傷兵抬到庄後的山上去時，心里總要溫習一遍酸苦。

「人家去上火綫，我却只抬抬他們，還不該盡忠報國嗎？」

於是他非常勤勉地從事於自己的工作。他非但來往抬搬傷兵，還自動地相幫着挑水，劈柴，走雜差。這時他不僅僅是個担架兵，同時又成爲炊事兵和看護。全院的人都和他熟悉，喜歡他，大聲地喊他的名字：

「喂，淚娃娃，這里來一下！」

只要他能够，他從不拒絕替人家相對做事。他的勤勞和忠實已經在野戰醫院里出了名。有人跟他攀談，問他這里的生活比家里怎樣。

「比家里是鬆得多，」他回答道，「不過總是種田好，田地才是根本，麥子熟了又是稻……」

「那麼你爲什麼要出來當兵呢？」

「當兵是官廳的命令，」他鬱鬱的說，「我本該去揸槍的，這就全靠我那東家的好意……」

於是他就把一切原委如實說出。他由衷地感激着那小東家，他認自己幾乎冤枉了好人。聽話的人却笑了起來，對他作着嘲弄道：「你東家是好人，三年五年之後等你回去抱貴子！」

他訥訥地紅着臉分辯，說出小東家更多的好處，他的執拗性格使他過分地相信着自己的信任。不過話說多了，他又自負地咬咬牙這樣說道：

「她不敢……如果她真的這樣，我不會扭斷她的腿嗎？」

「扭斷她的腿！等你回去時她已經是你的東家娘了，你還去扭斷她的腿！」

這個笑話很快地傳播開去，伙伴們當面取笑他，喊出一個更難堪的綽號。懊喪和氣憤重又主宰着他了。他陰沉起臉，於一天晚上跑到隊長那里去，渾身戰慄着，吃吃地說道：

「報告隊長……我想回去……只要半個月……」

「什麼事要回去？」

「報告隊長……只要半個月……」

隊長心里明白，忍住笑把他斥罵一頓，拒絕了他的請求。

「你不要太傻，」隊長告訴他，「你相信

他們的話，人家是開你的玩笑啊！」

「報告隊長，我老婆的肚子可不是開玩笑……」
但縱然是這樣重大的理由，還是得不到允許。這件事情使他陷入深沉的憂鬱。一個月後，忙碌與勞作逐漸地把他的憂鬱浸融掉了，他却又鬧出了更大的笑話。

在這醫院里的傷兵是只能停留一個很短的時間的，如果不在這短促的時間內死亡，他們便將被轉送到更後方去。但即使是幾天的短日子吧，李其成依然能使每個傷兵認識他，向他作各種過分的要求。

「李同志，你做做好事……」

他無有不應允的。有一次，他替傷兵在半夜里走進一個醫官的房子里偷餅乾，結果却被發現了，第二天，站在隊長的面前受審問時，他理直氣壯地這樣回答道：

「他們太苦……好的人也餓不得，我有一會上北山坑砍柴，鍋巴簍子在下山時丟掉了，一担柴還挑不到半路……」

隊長制止他再往下講，喝問道：

「少費話，現在不叫你上山砍柴——我問你，下會再偷不？」

他嚇得滿頭大汗，楞了半擱才吃吃地回答道：

「報告隊長……下次他再不向我討吃的……我難道還會偷給自己嗎？……」

x

經過一時期的沉寂後，前綫起了激戰，炮的長吼開始撕裂着大氣傳送過來。受傷的兵士陡地增加了，野戰醫院里的空氣突然緊張起來，形成一個忙亂的繁雜的場面。

李其成再不在醫院里打雜了，他無休止地在戰地上來往，一次又一次地搬送着傷兵。

是夏天，空氣里飛舞着火星，黏在人身上簡直會把皮膚灼成焦爛。受傷的肌肉特別容易腐敗，只要半天沒有受到醫治，便會發出難聞的臭味。

但他不知疲乏地勞作着……

隊長要他換班休息，告訴他戰事激烈的時候傷兵永遠是搬運不完的。

「我還換班，」他完全忘記了應守的禮節，睜着滿佈紅線的眼睛大聲回答道：「真說得好，前面受傷的官長那樣多，整天搬送也來不及，還有時間給你換班！」

於是，他又揩着血污的担架緊張地走了。現在受傷的兵士已經來不及轉運，醫院里的担架兵得一直向前綫去。從師部到團部，沿途都是退下來的傷兵，輕傷的一跛一側的行走着；重傷的則呻吟着爬行，或是倒在半路上待人救治。

戰爭激烈地進行着，機槍聲不間歇地兇惡地鳴響，敵人的飛機無忌憚地低飛巡視着，吐着火舌。

担架隊一直前進到團部了。那是一個凸出的弧形陣地，敵人的優勢火力幾乎掩蓋過旅部，担架隊的活動成爲非常困難，時時有被敵人的炮火認作目標的危險。李其成流着滿身大汗，在死亡的威脅下奔跑着，彷彿危險是和他完全無關的。他看到胆小怕死的伙伴不肯再往前走，便獨自到炮火下面去攙扶受傷的弟兄。

一個馬隊從師部急遽地奔馳過來了，那是運送炮彈的，從正午起，陣地上的炮都發了啞。馬上，這成爲目標，敵人的炮彈像暴雨般的襲擊過來。

「躺下！——快躺下！」

但李其成沒有聽到這警告，他依然繼續前進，朝向一種悽慘的絕望的喊叫。

——總是救命要緊！

一個砲彈在附近爆炸了，揚起高高的泥土。他聽到空中一陣金屬的飛鳴聲，沒有來得及躲避，一個鐵片業已咬進他的胸口，他踉蹌地跌倒。

這場劇烈的戰鬥在黃昏前結束，大炮和機槍都疲倦下來了，停止住自己的嗚吼，原野重又獲得暫時的靜寂。

担架隊在這塊焦黑了的麥地上通過的時候發現了他。這個執拗的生命還沒有告終，他奄奄一息地躺在血泊里。

「喂，快來，淚娃娃在這里！」

隊長親自把他抱起，匆匆地包紮住傷口，放上了担架。在歸路上，他遭受着和自己第一次所抬運的那傷兵同樣的命運，所不同的，就是一直到死，沒有向伙伴要求過什麼，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一個躺在担架上的受傷者，在他耳朵里，很清晰地聽到無數別的受傷者的呻吟和叫喊。

四〇一四，蝦蛤村

徵稿簡則

- 一、本刊係一純文藝雜誌，各種文藝作品，均可登載，不拘字數，尤以與抗戰建國有關之作品，特別歡迎。
- 二、本刊不收文言稿件。
- 三、本刊對於翻譯，與創作同樣重視；唯投寄譯稿，請附原文。
- 四、來稿請繕寫清楚，加新式標點。並請寫明詳細姓名住址，以便通訊。
- 五、凡滿五千字之長稿，附足還稿郵票者，倘未掲載，可以退還。短文請留副稿。
- 六、本社對來稿有酌量增刪之權，其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 七、來稿掲載後，一律致酬現金每千字三元，其版權仍歸作者保留，唯本社有出版選集及單行本之優先權。已先在他處發表者，恕不致酬。
- 八、來稿請寄「福建，永安，撫溝街廿三號，改進出版社，現代文藝編輯室」

我們在過嶺

夏琪

(——一個斷片)

在一株大栗樹下的鑽石凳上抽過半支老刀牌，這羊兒臉的老頭子把烟尾的殘火擲在石檯旁邊，蹣跚了它，用熟練的手勢拉起空了的子彈帶束束胸，指好槍枝，站起身揮揮手道：

「噫，該走了！」

隨即我也就護自己的身子離開了清涼的石板。

一走出栗樹蔭下，馬上便有一陣熱浪像中秋潮一樣的蕩過來。雖說剛過五月中，天氣可就熱得古怪。一踏來，這件過於短小狹窄的灰色軍服上，早就一遍又一遍地染上汗漬，背上腋下還可以發現白花的汗霜，騰着一身發臭。只要回想到適才老頭子在脫下上衣時赤膊上那陣子胃胃失失地汩瀾着的黃醬水，自己的腋下窩里也就不期然而然地癢刺刺起來，渾身感到燥熱。山坡下，離嶺脚十幾丈遠的那兒，在幾株高大的枏櫚下，隱着兩三家茅草土屋，像玩物一樣。順着這條逶迤而去的小山溪，我跟他後面行走。這會前後左右都沒有有人，我們來到一條僻靜的道路。過午的太陽把山野蒸熱得

近於迷樣的半睡狀態，空氣里彷彿有火星子在飛舞，黏到入身上時好像便會把皮肉給燙焦了一般。這樣兩人一前一後的趕着路，連連的拭汗。

老頭子遲跨一步，接近我，對我和善而慷慨地說道：

「你的話不錯，小兄弟！這年頭兵荒馬亂的，上千上萬的財產都不外一個「白」字——我看到東山想西山，看到老百姓的捉豬吊狗，叫我想起民國十七年那會北佬過境，如今是自己也在揹槍了！」

這樣說着時，他彷彿有幾分感傷，脚步放得極其遲慢。但像晴天浮雲般的，瞬息間，感傷過去了，他又復大脚步邁將起來，一邊壓低嗓子唱起那可笑的不合調門和身分的歌子：

——寄信呀叫郎，

你呀早點回哪，

小奴奴房中點心備呀，

白下的雞蛋鹽花鹽，

蜜林檎，燒酒浸楊梅啊！

一條粗啞瘡澀的喉音在悶塞的彷彿全不流動的空氣里發着抖，聽起來非常刺耳。如果不是怕掃他老人家的興，我該早已經噴出笑聲來了——然而我默默地跟着走，我對這位爽直而倔強的老頭子發生着興趣和好感。

趁他停一下嘴的時候，我驚異於一個老年人却有青年人的情緒，便問道：「老伯伯，你說你今年可近五十邊咧？」

「不要叫老伯伯，」他更正道，「如今是在揹槍，人家都叫我老同志——說到年紀嗎，我是活在狗身上，今年算五十七了。」

「五十七？我有幾分納罕。」

「我們村坊里常大財主今年剛交四十，說老了，三個丫頭服侍他，穿的是青絲綢的狐腿皮袍，吃的是十全大補丸……」

「那還消說，」他吐了口唾沫水，「有錢老得快，無錢反而千萬歲。我是常言說的好，『人老心不老，黃忠老將不服老，』五十七歲還早着哩。」

「好個老英雄……」

聽了我的讚歎，他乾癟地笑了一聲，分不消是高興抑是嘲弄，但却跨着更旺健的步子，走過一座小木橋，開始上坡了。這條坡道的形勢像一個雄雞頭，中間弧線地凹下去，半山亭的那邊却陡然地昂起頭來。從嶺脚往上望，山腰里各種野花雜木，像一些零亂散漫的小斑點

，嵌在翠綠蔭叢間。天上沒有半縷雲絲，藍湛一片，顯得高傲而殘忍。山景在這時候是最清淅明朗的，甚麼都惹眼地逼在你面前，讓你一步一步地走上去，變成了其中的一部分。這一會，在老頭子赤着的腰背上，汗流匯集得更多了，隨着肌肉的扭動，它們便委委屈屈地停滯着，或是骨剝地直跌下地。他背過手掌捋了一把汗，嘆口氣道：「狗娘養的，好熱，好熱！……」

「老……老同志，」我總是不忘記叫他老伯伯，「你老人家吃這口糧有幾年了？」

「你問的這年份嗎？」他打着詼諧的神情反問。

「是的，我問你老人家吃幾年糧了。」

「那可實在不短了，」他略一回憶，搖搖頭，彷彿深有所感般的回話道，「少說是十年八年。多說嘛——聽，小兄弟，告訴你二十年三十年也沒個準兒……」

我不解地插嘴，「有三十年？……」

「你問得好不聰明，」這老同志回過頭來，他的脚步隨即放慢，做出一個賣弄的表情，「小兄弟，我告訴你，當兵吃糧開不得年數，人家是過三百六十天總有一個大年夜，我們吃這口糧的呢！——大黑壓不長眼睛的，你今天不知明天的事。就像如今我們在走的這條路，你說不清楚到底甚麼時候有一個盡頭！」

他這席話叫我不自覺地望了望路，前面是野草叢生，逐漸上陡的嶺，直沒入另一個嶺巔

——人家猜不出那里下去還有多少遠。我感到微微的羞赧，趕忙企圖着把話題岔開，唐唐突突的問：「那……老同志，你在屋裏時可是幹莊稼的？」

「古話說得好，」他自言語路，稍稍有點喘緊了，「衙門錢，一殿烟，生意錢，三十年——只有種田的錢是萬萬年。你聽聽我這小肚子，怕不是一付挑柴挑大糞的相！」

「挑柴？不上山嗎？」

「你說的真叫好笑，那有挑柴不上山的！騎馬不上背可成？」

「上山有幾多里？」

「又來了！多少里？上山不比進城辦貨！」

「可不要趕夜路？」我自知這問愈沒路數。

「常事常事！這種季節趕夜路倒涼爽，白天是黃牛下水，一身的汗！」

「不怕豺狼虎豹嗎？」

「那有不怕的理，」他笑了，聲聲指指得得

的肩，「吃這門子飯，說聲怕就完事嗎？……一過立春節，野獸就出洞，趕夜路的時候，前邊老虎嘯，後頭狼兒打着土，嗚嗚——嗚嗚，好像吹管子響，又好像冤鬼叫魂，叫你聽了一身毛孔筆樣豎……」

「怎麼辦呢？」

「——你道怎麼辦！你聽着，却儘管趕路，井水不犯河水，莫理那個岔子……」

「要是攔路了呢？」

「攔路的就只有那沒出息的賊狼兒。虎大虫可大意，嚇得山呀震，天也發抖；跑起來，

從這個山峯到那一個山峯，像一陣狂風。你坐蒙時可讀過幼學瓊林，便是那叫做「龍從雲，虎從風」，那景象也真是！可是當心你別怕牠，自走自的，當作沒那會事。要是一驚慌可就惹上身了。這是趕夜人的「路數」。只有賊狼兒可討厭，一來就結羣結隊，牠娘的倒像壯丁練操！」——他回臉笑了笑，像得意於自己這

個打比，「不過你還是驚慌不得，自走自的。牠聽你氣勢強，牠心里有數，知道惹你不成。只有瞪眼盯着你，却不敢犯……要犯呢，小兄弟，像你這把年紀時我仗根毛竹扁担打退過三隻小毛蟲！」

「好個老英雄！」

「不是老英雄——我說的是像你這樣年紀時哪。」

回頭瞧，一大段嶺頭已經給拋在後面了。太陽越走越打偏，踉踉跄跄的趕它無窮無盡的路。嗚嗚——，一隻飛機從遠處的天際飛過去了。前面左右兩邊的土山像個不擦粉的鄉村大姐，撲素而坦白的迎送着我們。時序已到初夏邊，却還帶有幾分蕭瑟味。沿着這不成其為道路的山徑，兩邊全是一些高的杉木松樹，低的無名草木。兩個月前，我們在這山嶺上打退過敵人，保住了自己的自由天地，現在我們在趕着自由的路，踐踏着路邊青青的草。左右前後，現在所看見的，是間或有一兩隻蚱蜢，突然的跳將過來，抓住了一根顯顯的草梗，搖擺了幾下，隨即一齊倒了下去。世界是自由而甯靜。

「嗚嗚嗚……」，那隻飛機又復打了個迴旋，迎面而來。我們若無其事地走着。對於這種銀灰色的日章怪物，我們見慣了，而且我們現在是在山嶺叢林里行走。老同志輕蔑地啞道：

「——狗娘養的！」

在凹凸不平的山徑與石級上，花毛虫東東西西地爬着。聽見腳步聲便縮成一團，任在那兒發抖。老同志彷彿對那驚駭着的小動物起了憐恤，在跨步時竭力避免使牠們遭受殺身之殃，我們也有我們的仁慈。時而還有一些紅身斑點的小飛虫，兩兩三三地到臉上身上來，不去拍牠們又怪難受，一拍呢，便會黏上牠們那可憎的屍體。

「噓！這些日本鬼……」

他天真地——掣起槍桿向空中亂揮一陣。一個十三四歲的便服小孩子唱着歌從一條斜道里迎面而來。他揹着一根空扁担，一端束着一條麻繩，旗旆似的搖擺。他唱的是：

「大姐姐啊你莫留，

鬼子未盡難出頭！

老同志跟他打了招呼：

「小兄弟，你揹着空扁担上那裏去？」

「我嗎，」那小同志刁滑地紙紙嘴，笑着道：「我到井嶼市去看大姐，她乖乖的留我宿夜，我說不肯……」

「說正經，你這樣唱唱拉拉的，可怕鬼子不？」

「你說的是我老親家嗎！」

小孩子飛快的過去了，腳步聲迅速消失。老同志回頭一望，羊兒臉上的皺紋業已全部鬆弛開來，啾啾着道：

「小兄弟，人總要年紀輕，打鬼子的事全在你們年輕人身上！」

我不懂，問道，「你說的是……」

「我說年青人要多打幾個鬼子，你們究竟脚力健，眼睛也亮！……唔，今天這狗娘養的飛機有毛病！」

我們已到半山亭。飛機還在頭上打迴旋。彼此都感到有歇歇脚的必要了，於是就在亭里石凳上坐下。亭子實在太古老，又加無人修葺，兩邊石塊疊成的牆壁倒塌得很淒慘，狗牙般的刺着小半截，里外都長着齊腳鬚的茅草，到處爬着青藤，十分荒涼。人臨其境會起一種思古的情懷。這會，他從口袋里掏出一團乾飯來吃着，還拍了小半塊遞給我，親親切切的說：

「實質腸胃，小兄弟！」

突然從近處空中發出槍聲，咯咯咯——，飛機悽厲的叫，又打了一個迴旋。我有點慌了，企圖躲避。但老同志阻止了我，露出餒肉笑道：

「小兄弟你坐着，莫理牠娘的岔！……」

空中又發出一陣散落的試探的槍聲。不一刻，嗚嗚的機聲遠去。我從亭簷下往外張望，只見那架日章銀灰色怪物業已悠然地竄進一朵白雲，機聲也就渺乎聽不見了。這時老同志安閒的又燃起一個烟尾，嚼着嘴，從那毛茸茸的

唇邊噴出一道濃烟，把自己的臉容渲染得模糊不清。

「——他娘的！」我也冒出一句壓壓驚。他攔頭便問，「你可怕它？」

我羞赧的飛紅了臉，却強辯道，「怕是不怕，這傢伙倒真有點可惡，沒來沒由的就給你一陣掃射……」

「怕也躲不得，」他又開始開導起我來，「有很多事情是連怕也怕不得的。一個人要勇，可是沒有謀也不成！」他猛吸了幾口烟，把幾乎灼到手指的烟尾拋出亭外去，睜眼一下眼說，「小兄弟，你再坐一回，聽我講一個故事……」

他已把槍枝放到膝間，吐口唾沫。抬頭看，太陽快要吻到山巔。驀地一陣風，送來了清涼。肩背上的汗漬已經收乾，身子輕爽得許多，衣服也寬大得許多。

「我講的是周倉和關雲長，」老同志開始說，正了正自己的坐姿，「你只知道廟宇里塑着，周倉是一個替關雲長指大刀的！關雲長那把青龍偃月刀重八十斤，指它也着實不容易……可是周倉實在比關雲長勇，壞就壞在無謀。當初他們兩人相見時，棋逢敵手，你一刀，我一槍，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後來關雲長心生一計，他對周倉說，我們來比一比武，看那一個力氣大？周倉滿口答應，說，好的。就這樣比起來了，關雲長是個有謀的人。常言說得好，水牛服人牽……關雲長明知比周倉不過，

就拿了一根稻草，叫周倉擲過江去。那周倉擲了一次又一次，擲得渾身大汗，氣急尿流，還是擲不過去！關雲長哼鼻子，說：「你這人，他已經手提一束稻草，端第的擲過對岸。周倉一見，倒身便拜，心想自己一根稻草也擲不過，關雲長却擲一束……」

老同志張開毛茸茸的嘴唇，自管自的朗聲笑了起來。他搓搓兩手，揚一揚眉，一手緊捏住槍柄。正在這時，腳步聲漸近，一個戴笠帽的便衣弟兄走進亭來，一逕匆匆下嶺去了。目送那人的背影在一個彎角里消失，他下按語給自己的故事作結束道：

「——這就叫做勇不及謀！」

剛說到這句話，嗡嗡的飛機聲又出現了。馬上，在不遠的地方傳來轟炸的聲音，山呀也隱隱的震動。老同志側耳一聽，又生出話來：「小兄弟，我們打鬼子也一樣，勇不及謀……比方他娘的鬼子有大炮飛機坦克，我們中華民國有手榴彈，遊擊隊——他們有勇，我們有謀！」

我又不自觉地瞧了瞧自己胸前的兩個「木棉植」，從心底生出了驕矜，因而重復回憶到兩個月前的那一次戰鬥。那對我是一個十分奇特的經驗，被它所引起的也是一種揉雜着興奮，驚異與恐怖的情緒。我漫應着，憤憤地問：「老同志，我問你……你屋都可有兒子？」

「你問這個……」他彷彿吃驚於我這突然的發問，「——一個人那能沒有兒子？甚麼

東西少得，就是兒子少不得，人是要承宗接代的呀！」

「你可有幾個？」

「不多不少，」他伸出一隻手，「剛剛是這個數目！我那老娘是個雌豬精，肚大子多，說得好是福，却實在是一搭子禍！這個哇哇，那個哇哇，你做爺做娘的身生十隻手也來不及填飽那些張無底嘴！常言說得好，多子多難啊！——你可成過親？」

我飛紅了臉，搖搖頭。

「唔，還沒有，」他也搖搖頭，「你還沒嘗到這個味……」

但我還要追問下去，「老同志，你可有女不？」

「我要女做甚麼？」他粗壯地反詰，「女是盆里草，缸里的魚，有錢人養得，我怕擔累不重？第三胎是個女，一出世我就把她掛籃掛出去了。」

「可是，沒有女叫誰生兒？」

「兒是樟樹腔里裂出來的，男人膝蓋骨里跳出來的，土地廟里爬出來的……哈哈！」他更大聲的笑將起來，這是一種通澈肺腑的笑，渾身搖擺，繼續着兩三分鐘之久。然後，他突然地止住自己的笑，臉色鄭重的說道：「兒子呢，那是難少的。沒有兒子，你說叫誰打仗呢？……」

他這樣把自己的話作了個結束，站起身，以同一的姿勢，習慣地拉拉空的守褲帶，揩起

槍枝。

「——走吧！」

出半山亭，有兩條路像「O」字分岐開去——我們投左邊走。不幾步，他腳上的草鞋帶鬆散了，便俯身結緊它，乾咳一聲，回過臉來對我作着苦澀的笑。

嶺在緩緩地往上陡，現在我們在走向最高也是最末的一個山嶺。老同志的腳步跨得更堅實。

「小兄弟，使點勁，走過這一陣就好了！」

太陽還是熱。不過臨近日暮，有了風，比起嶺脚時要涼爽得多。踏着腳底下的尖角石，我們在這艱辛的嶺。走不上十步，一條粗啞的澀的嗓音又開始了歌唱：

——寄信呀叫郎，

你呀早點回哪……

四〇——一、一六、背塘下。

藝術所賴以活躍的思想圈只是最狹隘的，它的力量並不在於思想本身，而是在於它所給予思想的表情，在於個人的調子，在於藝術家的特徵，在於他的生命的氣息。

——羅曼羅蘭

兵車

艾青

列車以鐵的轟響到來——
 烏黑的車頭上冒着白烟，
 鐵皮車一節又接連着一節。
 每節上露出一些戴灰帽子的臉；
 那些棕色的馬像女人一樣甯靜，
 牠們的毛失去了光澤，
 從車皮被彈片所洞穿了的窟窿
 可以看見牠們下垂的鬃毛
 和一條條突起的肋骨；
 一個士兵在牠們旁邊抽着香烟，
 眼睛看着那邊的土坡和幾間茅房，
 他的手爲了夾住香烟
 把五個手指都稚拙地平擰着，
 香烟的白紙使得他的臉色更加褐暗；
 那邊舉起了一束稻草，馬餓了；
 開車的鐘還沒有響，那年老的士兵
 從破了的制服的胸前的小袋裏
 挖出了一張五分的紙票買了一個燒餅，
 他寂寞地扯嘴着，兩眼
 沒有離開那小販籃子裏的雞蛋；

株連草

唐弢

不料又到了冷冷的細雨的夜裏。
 人們都睡熟了，連狗聲也在疎落下去。我拈着一息的煙火，遙望着遠天的烽烟，說不出是亢奮還是悲哀，我的心像一顆冰凍了的火球，盤旋于廣漠的空際，牠劃分了是非，善惡，生死，敵我，停留在無邊的冥想上。但是，也許是受着寒意的刺襲吧，不知怎的一來，幻想漫着事實，爲了雜誌上的一篇目錄，竟而撩起了一點血腥的回憶，這時候，我又意識到周圍是夜，是黑暗，是雨聲夾着狗聲。

我的心沉重起來，鉛一般的沉重起來。

這使我激動的並不是尋常的目錄，而是一份所謂「北京市政府警察局」的禁書單。連刊物在內，被禁的一共有七百九十二種，我的一本文集也在內。這一本書，由于出版者的不負責任，在我所有已刊的作品裏，是印刷最壞，錯誤最多的一部。正如一個不成材的兒子一樣，每當朋友們提起它，我總覺得徬徨不安，「惘然者久之」。及到現在，知道它終于招致了敵人的憎恨，成了奴才們的獵獲物時，我的態度又完全改變了。說不出是亢奮還是悲哀，我的心不停地盤旋着，在北平，在上海，在日本，在一切陰暗的幽隙裏，我看見了那個網——殺人的網。

網的週圍掛滿着絲，飄動的絲，血絲。

然而夜終于深了，我的恩緒也零落如血絲。有誰爲着嚴密的封閉和殘酷的虐殺而嚙住的麼？死亡是黎明的犧牲，在中國如此，在日本，也還是如此的。

一一

揭開了封閉和虐殺，我認識了鬥士的足迹。
 彷彿有人說過，日本的知識份子，是愛好和平的，也就因爲這一點「愛好」，使他們失

那些番號都醜得看不清名字了；那些灰的帽子遮着的土黃的臉額上，都有一片一樣濃的陰影；

天上沒有太陽，灰得沒有什麼地方露出了破綻，

在烏黑的車箱的長列上面，望得見一條橫向無限去的

起伏不平的中國到處可以看見的山崗，一片美麗而未經墾拓的

雜着土紅、土黃、焦茶、以及暗豬的山崗，車停着馬達在喘吁着，

人在車旁徐緩地行走着，直到車放氣的時候

那些馬才突然豎了一次耳朵；此地充滿了聲響，

却又好像顯得可怕的寂靜，四週依然是一片枯草——

雖說春天已來到了世界。

坟

高崗

沿着那堤岸的盡頭有一台坟，河水爲着它而終日暗啞了！

去了戰鬥的勇氣，終于不敢反抗軍閥的壓迫，成爲毫無力量的孱頭了。這對於一經打擊，就紛紛轉向，如林戶雄、德永直，立野信之之流，的確是透骨的評論。但對於認真的革命者，這說法，其實是不大公允的。即使是在躲躲閃閃的理論裏，有時也會顯出堅定的立場來。這正是悲劇的材料，不能忘記的是日本的時代。

我們痛恨着孱頭的氣質，卻原諒了鬥士的作爲進取的戰術。

許多年來，正和有些別的國家一樣，日本的社會運動，也還是發端于知識份子的推動的。凡所禁壓，因此就集中在他們的頭上：監視，幽禁，鞭笞，鎗殺，乃至活活的打死，這曾經是日本的現實。及到如今，掛在統治階級的嘴角，用以爲示衆的材料的，不就是知識份子的殘骸麼？

這一回，當然也不會例外的。

記得霍塞(Ernest O. Hauser)會說，「如果日本人民的手臂換成翅膀，兩腿變做尾鰭，一定會更知道自己一點的」。然而我想，日本人民畢竟是被鎖在狹的籠裏，被幽在乾涸的泥沼裏，即使具了翅膀，也還沒有高飛遠遊的自由。在沉鬱死寂的空氣裏，背負着窮困和絕望，他們默默地飲泣着，送自己的兒子和牲畜上前線去。爲什麼要戰爭的呢？他們想不透，也永遠得不到合理的解答。

但在日本知份子的心底，這問題，早已有了解答了。踏破了「雖知反抗，卻又無力反抗」的影子，他們勇敢地散播着反戰的種粒：發行刊物，出版小冊，不但下鄉村，進工廠，而且還混入小學教師的隊伍裏，做着更遠更大的工作。這工作是堅實的。在進行侵略戰爭的中間，日本的軍閥們，也不能不時縮回他們的爪牙，來爬抓自己的頭皮了。

不錯，他們爬抓着頭皮，然而卻無補于內在的痛癢。

到了戰事發生後的第四個月——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頭皮終于抓破，因此而流起血來了。這就是所謂「人民戰線」份子的大檢舉。

什麼是「人民戰線」呢？軍部的解釋是含含糊糊的，忽而說是因爲左翼陣營裏正統派和勞農派的合流，企圖赤化；忽而說是由于無產黨，評論家組合，全國評議會等團體的聯合，鼓吹反戰。誰又是「人民戰線」的領導者呢？軍部的指點也是搖搖幌幌的，這個說是議員加藤勘十，那個說是理論家山川均，第三個又說是勞工運動領袖黑田壽男。到底是怎樣的呢？留給我們的回答也就是這含糊和搖幌：我們不知道。

然而倘要知道，其實也不難找出究竟來。曾任內相的末次信正說道：「我決計毫不遲疑

你看，連守山的老人也爲了你花白了他的頂髮。

年青的人從遼遠的山嶺地來，躡着過來可又躡着離去了，「這是容易啃毀了我們的！」

夕陽不是正替你永年的墓碣揩抹着嗎？又何曾爲你鑿上感嘆。

燈火導出一條亮路，我乃叩開了守山人的門，白髮怔住我竟問不出「晚安」。

白髮人有羞善心腸，坟里有羞痛心的哀傷，據說還有一桿擊倒過仇敵的槍。

連吹竹笛的自由也沒有的何況槍向仇敵開放，算了吧，過去那些易鬱損的時光！

暗啞的河已作了你的祭台，滿足了吧，你不能羈住年青的腳腕，我們正担擱了眼前的辛苦！

地根除一切自由思想的殘餘。對於他們，尤其是自由思想發源地的東京帝國大學，我決計毫不加以容情。」可見除了軍部的寵犬外，凡屬日本的國民，就統是「戰線」派，各各都有被拘禁或殺頭的資格的。

檢舉的中心雖然在東京，但波延的區域幾乎遍及了整個的日本；拘禁的工作雖然開始于十二月十五日，但搜求的時期卻繼續了五個月十五天。及到一九三八年五月三十日，這才由官方公佈了檢舉的結果：——

「全國被捕者總計：一三〇〇名。內分新興佛教徒八〇，政黨分子及勞動全協分子，一二二〇名。

「提起公訴者：二三五名。

「警視廳直接檢舉者：四〇〇名。內分：新興佛教徒一六名，共黨二四名，全協五三名，全評三一名，政經研究所一六名，新協劇團一九名，五月會二〇名，勞動雜誌七名，雜誌街一名，帝大平民教育館三三名，東交組合一五名，及其他等等。」

這些造反的人們，連和尚和工人在內，大抵都是知識份子！著名的知識份子。除了上面提及的加藤勤十，山川均，黑田壽男外，勞農派的猪俣津南雄，大森義太郎，向坂逸郎，鈴木茂三郎，荒畑寒村，稻村順三，伊藤好道，岡田宗司和中西伊之助；自由主義者的河合榮次郎；教授團的大內教授等等，也都在內。這是無餘的搜捕，在今日日本的國土上，只有剝奪了自由的牢獄，才是容納正義的所在。

三

然而牢獄以外的天地，也還是並不自由的。

末次信正的所謂對「自由思想發源地的東京帝國大學，我決計毫不加以容情」，是由衷的恨語。爲了要把學校轉成軍營，在肅清「可疑份子」的名目下，不但逮捕教授，而且還特派海軍次官平我爲帝大的教務長，于是能「掉槍花」的軍官，愛「出風頭」的紳士，就一齊登了講台。這回是預備去攻佔青年們的腦袋了。一手番佛，一手指揮刀，還有誰敢不服的麼？然而出于意外的是：原來的師生兩面，大家都不服。

爲了逃避這「合污」的「同流」，自愛的教授們紛紛離了校。

就在發表思想檢舉結果的那天，逮捕學生的行動開始了。東京警署裏派出警察，在學附近搜查，從茶室和麻雀館裏，拘捕了學生四十四名，除了明治大學和東京醫藥專門學校各

送

麥青

紀念一個戰友

夜，黑黑，
只有星光照在天上。

我送他到門口

輕輕說聲「再會」，

緊緊地握握手，

他走了，

向着夜的街巷。

今夜，他有遠的路程；

要爬山過嶺，

到伙伴們散居的地方，

到疏落的小村中，

分送我們的「禮物」；

告訴弟兄們：

怎樣生活，

怎樣去鬥爭！

挺俊的身影消失了，

我立在黑暗中，

一名外，其餘的都屬於早稻田。六月五日，又發動了第二次的逮捕，被捕者六十八名，其中有五名是女生，有七名是中學生，大部分是屬於日本大學，早稻田大學，慶應大學，中央大學，外國語學校，東洋商業學校的。第三次的逮捕是在同月二十一日，落網者一百三十餘人。一個應慶大學的學生，在接見新聞記者的時候，發表了如下的被捕感想：——

「我因為下午沒有課，陪友人到金春電映院去看新聞片，不料後來警察把我們一個個帶到刑事部去，叫我們寫了誓約書，才放我們出來。我問他們：「看正當的映畫倒底有什麼不對？」他們說，「從學校回家之後，就不要出去了，如果要出去，須得父母允許，和家裏人一道出去才好。」這完全把我們當作小學生看待！他們又把手按在胸前，說：「喂！明白嗎？如果不明白，就留在這里再說！」但是，我們究竟為什麼被拉到警察署去，這理由至今還不明白。同學們都和我一樣感到不滿。長此下去，東京的街道，我們簡直沒有行走的權利了。」

是的，被拉到警察署，或者被押入拘留所，這理由，大抵是無法明白的。許多知名的人物，都默默地走入牢獄，毫不分辯。連曾經提出「支那軍之鬼畜性」，說中國人是「鬼畜以上的東西」，希圖以此博得軍部好感的山川均，在被捕的那天，和他的夫人菊枝見面時，也只是沉默無語，冷靜地吩咐着她好好的哺養後院裏的鷄鶩。

為什麼要不聲不響，俯首就範呢？我想，這大概就是所謂無言的沉痛吧：警察既不是可與分辯的人，衙門也不是可以分辯的地方。說不明白，還不如閉口之為愈。

然而青年是沒有這樣的世故的，上面提及的談話，已經可以算得「天真」了。而早稻田的全體學生，卻還推派代表，向警署提出了嚴重的抗議。但這又如何抗議得了呢？在五大學當局和警署的聯席會議上，終于招來了對這「抗議」的暗暗的答覆，據警署的表示：「警察方面，向來是以父母之心來實施取締工作的，所以……」

這還用說得麼？我不想抄下去。世上恐怕也未必會有愛聽謊話的耳朵的。

四

然而卻不妨來看一看出自這「父母之心」的設施。

禁止拍照，禁止收聽外國無線電播音，禁止在公共場所低聲會談，禁止攜帶有關於中國抗戰的西文書籍，這些屬於政治範圍的箝制，早已成了週知的事實了。至于有關於經濟的禁令，也在一批一批的公佈。西洋的影片，樂器，化妝品，娛樂雜誌等等，當然是要限制檢

聽到他的脚步，

沉着而寂寞的響，

像鐵錘敲着寒冰；

遠了，遠了，

留在我耳邊的

只有風吹樹葉的聲音。

望望天空，

星星好像小燈。

「星呵！照他前行

讓他認清路，

那是田野？

那是溪流？

那是途徑？

莫因黑暗就誤了行程！

當他衝過敵人哨兵線，

願敵兵正做着回鄉夢！」

明天，

夜霧散開他回來，

我再握住他的手，

聽他講說，

伙伴們勝利的故事。

一九四〇、二、一八·抄

入的，連西文的教科書，也只有圖書館才能購買。西裝在逐漸減少，皮鞋已改用紙製；爲了節省汽油，就提倡徒步；爲了限制電力，就改用蠟燭；銑鐵製品，如書架，燈架，書桌，電灶，水壺，剃刀，紡績機，洗染機，計算機等，一律都禁止使用；釘子，火柴，肥皂，紙，繩，網，以及一切紙製品和棉織物，也加以嚴格的限制。及到最近，民政黨議員北聆吉，竟至于提議屠殺全國的貓犬，以節省飼料。這確是出色的打算，但從這里，人們也可以聽出末世的哀音來。

物質的享受回到了原始的狀態，精神的徬徨卻到達了痛苦的尖頂。

工人的工資一再減低，而工作的時間卻無限度的延長。最難壓止的是飢餓的火焰！爲了滿足這「窮迫」的心，日報上就常常刊登着有人拾得鈔票的消息。至于應付那些獨居的婦女的，則是馬路旁邊的皇皇的公告：——

「凡有丈夫出征在異國者，家內賢妻，應早晚向神官祈禱。爲保護丈夫在前線安全計，並應縫製「千人針」，寄往慰勞，以完成武士道婦女之崇高美德！」

雜誌也競出着所謂「未亡人讀本」的專號，在這些專號裏，抱着尾巴主義的作者，正在大談其「愛慾自制法」，「生活之道」，「如何獲得幸福」，「職業指導」等等。這是無聲的槍彈。作盡了「自制」的努力，却不會「獲得幸福」；躲入了「指導」的下面，也沒有學會這「生活」的「道」。她們掉入於無底的惶惑裏。

五

從惶惑裏直立起來的，是索夫團的組織。

然而又豈僅索夫團而已。時至今日，日本人民的反戰運動，是由知識份子傳染給平民，又由平民傳染給士兵了。在川崎，在東京，在神戶，在秋田，都會有過因抗拒兵役而引起的騷動；在上海，在南翔，在漢口，在廣東，都會有過因厭惡戰爭而發生的自殺。同時，這運動也由消極轉至積極，由思想轉至行動了。大阪軍火庫的爆炸，陸軍省文件的被竊，這是見於日本國內的；寬橋的叛變，南京的屠殺，天津日本憲兵營的反政府言論，上海江南造船廠的反戰爭標語，這是見於中國的。在戰場上，更多的是覺悟了的日本士兵，攜着槍械來歸，或者自動被俘的事情。

下面是日本各師團及滿洲派遣軍反戰同盟的傳單：——

「士兵諸君：

「粉碎軍部長年的橫暴，這正是時候了。
 「殺害了國室高橋，強迫了議會，犧牲了五十萬民衆，從大眾身上強奪了百萬萬稅金。
 這種傢伙，能够放他們這樣橫行嗎？」

「我們能够做剝奪日本大眾生命和生活的走狗嗎？」

「請看拚死爲正義而繼續抗戰的中國民衆啊！不覺得害羞嗎？」

「士兵大眾諸君，抓住機會啊！」

「一定不白死，好好地設法打敗仗，敷衍戰爭，不要死！不要受傷，不要打仗！」

「這正是忍之又忍的日本大眾的正義，也是懲罰軍部的使命！」

「懦怯的傢伙，儘可白白地送死！儘管變成殘廢！到那時，再來咒罵軍部，已經遲了！」

東京、大阪、久留米、京都師團
 及滿洲軍政部內派遣軍士兵反戰同盟」

這是一個碩大的組織，從血的戰鬥裏，日本的大眾覺醒過來了。

六

但在日報上，雜誌上，却是十分沉寂的，我們得到的不過是一點漏網的消息。

有誰要看統治階級的缺點的麼？只要留心新聞統制的辦法，問一聲禁忌的所在，這就可以知道究竟了。但在日本，由於新聞取締條款的繁多，報紙就變成百袖衣，雖經補綴還時時顯出破綻。這破綻，此刻却成了日本人民的透氣洞，他們是被悶得太苦，被壓得太久了。倘要苟延殘喘，這正是唯一的活路。

然而，也還得謹防着堵塞的工作。

戰事發生後不久，在「國策協力」的口號下，新聞的統制趨於強化。首先是移動了學藝欄，改變了一般文化的論調。據說是因爲「支那不法」，爲了維持「帝國威嚴」，必須「斷然腐懲」，於是乎就動起手來，實行「聖戰」了，這幾乎是千篇一律的中日戰爭觀，原是出諸一個模型的。在從前，日本的報紙上，大抵都有特殊的一角，發表着人們的意見，被稱爲「人民投擲憂鬱的垃圾桶」，讀賣新聞的「讀賣直言」，都新聞的「射擊兵」之類，至此也一一加上封條，縱有「憂鬱」，也不準再行「投擲」，只好爛在自己的肚裏了。

箝制輿論的詳細條款，我們是無法知道的，但從日本軍閥對北平，青島，天津等處西文報紙發出的所謂「密令」看來，則其禁忌之多，實在足以使日報變成白紙，不再留一撮油墨

作家短簡

艾青·靳以·唐弢

××先生：

由廣西日報社轉來快信，因弟剛由衡陽回新，故遲遲才看到，你和西彥先生編「現代文藝」，聞訊極喜，現在文藝刊物極少編得好的，以你編「中流」的經驗，當能有較好的成績是無疑的。

我已去年九月間即辭報館編務來此任教，本打算教一學期就去，奈此間堅留，只得再住下了。

弟艾青 三月三日

××兄：

許久沒有得到來信，可是我知道你很忙，所以自己也不打擾你。刊物寄來都收到，多謝，不過以後請告訴他們一聲，都請寄「重慶復旦大學」，免得遺失。

你辦刊物，我們非常贊同，而且已經爲你轉去一篇稿子，收到時當祈告知一聲，以後當隨時幫忙。

你如能到川滇一行極歡迎，××說今年也來的，如果遇到一起，那真又別有趣味了！

靳以 三月三日

× × ×

的。「密令」計分四次，共五十一條，因為太長，這裏不再抄錄了，橫豎總是這一套。

日本的查禁書報，本來是着限於所謂「敗壞風俗」的，轉而及於「思想」，還是一九三〇年以後的事情，常受注意的是左翼作家的作品，以及一些從俄文譯過來的書籍，但決沒有像這一回那樣慘烈的。從「事變」開頭，對於左翼的作家和評論家，就發出了所謂「禁筆令」，什麼東西都不准寫。其他被認為超出「國策」，違反「日本精神」的一切，也同樣遭受禁壓，河合教授的法西斯主義批判受到處分，是因為歌唱自由；退職軍官佐木的戰爭情報被科罰金，是因為宣傳人道。其他如橫田的世界法，田中的法律，宗教與社會生活，宮澤的法學小辭典，都會受到嚴厲的指摘。外來的基督教文書，一概買不到，有關於政治的更不必說，至於連希特拉的我的奮鬥，也由廢刑而大辟：翻譯時加以刪節，出版後，又受到了禁止發售的處分。

作家們被封閉，被拘禁；刊物和報紙被檢查，被停刊；然而日本的統治階級還是不放心。前年五月，警署又向出版業發出警告，凡是用筆名發表的政論和文藝，必須將作者的眞名，先行呈報。有誰不懂得這意義的麼？雖然是黑夜的屠殺，然而人們碰着的却正是這陰涼的積血。

奴隸們是以沉默爲抗議的，倘要見諸行動，這就是無爲。因此，日報和刊物就紛紛停刊了。或受取締，或出自動。在短期內，這些無疾而終的報紙和刊物，就有一千五百種。

自從中央公論因登載未死的兵而受到處分，編輯因此去職後，日本的輿論就完全沉寂了。剩下的只是一些唯唯諾諾，對國策點頭，向軍都叫好的胡調和跳躍。這是一個麻痺了的國家。議會成了「拍手場所」，報紙變做「官官新聞」。正如尾崎行雄說，日本的健康，在「蓋幹盤幹」中，終於受了「可怕的蠱毒」了。

但是，目前的沉寂，也許正是兆示着未來的風暴的吧！

從近來的報紙上，可以知道政黨的統治，正在作着最後的掙扎，而民主的評論也在逐漸抬頭。對於這些羨慕自由，却又躊躇着實行的傢伙，我們是不會寄與過大的期望的。然而這是大海裏的一絲漪汶，後面正跟着無數的波浪。

中國的民衆正在鬥爭，日本的民衆呢，也一樣鬥爭着，我想，總有一天，他們會匯成一流的吧。雖然現在還是黑夜，然而，希望是黎明的曠羊，却還是彼此一樣的。

（二月二十日改作。）

××兄：

執起筆來，真不知道從何說起！兩年來的分別，人事變遷使我完全落入在悲痛的環境中，幾於無法自拔。大概是去年吧，文化生活社轉來你的信，感謝你拳拳的好意，可惜我彼時正在和環境苦鬥，不但沒有如你所望，到永安來，而且連信也不會復你，我請你原諒這不得已的拖延。

去年年初，我的第三個孩子（一個三歲的男孩）死了，內子即因此起病，肺病，雖然經過多方的掙扎，全歸無效，纏綿六月，終於也撒手歸去了。妻死後十二日，次兒（一個五歲的男孩）又以結核腦膜炎逝世。後二十日，祖母又接着謝世。八個月內，四遭喪事，這悲慘的遭遇，豈是肉心所能擔承的！我竭力掙脫這哀痛的思緒，然而我無法撇開它。這是一個地獄，人間少有的地獄。現在，留給我的是一個七歲（十足僅五歲餘）的男孩，我得兼做母親的事務。

幾天從×先生那里接得你的徵稿信，附上一稿，不知能用否？

上海也仍舊是這樣。不過留滬的朋友還多，倒可減去許多寂寞，因為我們是經常能夠見面的。×先生本擬去遷，現已作罷。

現代文藝出版後，盼能寄我一份，改進也想拜讀，能將以前的補寄更好。因為都是從朋友處借來，很不暢快，而見到的期數又有限。別的容後再談。

弟唐弢上 三月八日

生命

葛琴

威瑛女士睜着燒熱的眼睛，從披掛在臉上的亂髮後面，她睜着桌上那隻空了的熱水瓶，和那隻被煤烟薰黑了的，幾處地方還貼着破紙的火油燈，她幾乎完全是用牙齒在磨出她的聲音：

「唉，這樣，這樣就生孩子了嗎？」

裏床牆壁上，突然擱起一隻黑色的手影，它癱瘓地抓着，似乎要挖破這牆壁，從那裏，讓她向外而大聲的叫一陣：

「啊，來個人啊！我，我要生孩子啦！」

然而牆壁外面，是個空空的客堂。前半夜還有些耗子什麼的在那裏穿來打去，咕嚕着供神像的一些乾菜，但這時候，却很久沒有牠們的響聲了。只有那扇通着毛廁的破門，在夜裏的冷風裏，不停地顫抖搖動，彷彿一個上年紀的老人，在那裏斷續地發着咳嗽的聲音，偶而使勁的撞着門檻，似乎想借這休息一下，但很快又癱地抖開，正和威瑛女士那種「緊蹙」的肚痛，暗暗地在彼此間苦悶的呼應着。

不知什麼時候下了雨，無聲的細雨在風裏飄着，直到威瑛女士背後的那堵牆上，在爬下兩條冰冷的屋漏水，她才摸着後頸骨直跳起來

，一下又沉重地靠到牆上，閉着眼，嚙！她移不動自己的身子。

就這樣生孩子了嗎？嚙，沒有人回答威瑛女士。而威瑛自己，到現在也沒有想過，到底

生孩子是應該怎樣的生活？前三天，當她離開難童救濟院的時候，那裏的幹事長——一個戴眼鏡的老寡婦，曾經這樣地安慰過她：

「瓜熟蒂落，當真生孩子，有什麼稀罕？許多人看見丈夫在面前，就格外的裝伴作勢，弄得人家心慌手亂，所以，所以像你嗎，我敢保險你平安無事！好，你房子租好了吧？」

「但是，應該找個醫院吧？」

這地方，威瑛女士除了難童救濟院的一部份同事外，她再找不到第二種熟人。兩個月前，她還在敵後的一個縣份裏，和她的丈夫，和她許多青年同志們在幹着「地下」工作，一羣政治進攻的先鋒者，連縣長也穿着草鞋和他們一起趕路，敵人來掃蕩的時候，他們曾經在什麼也沒有的高山中躲過幾天以上，但他們始終是熱烘烘的一羣，想起這一羣，想起縣長一再拜託過的這位幹事長，她的聲音已經在發抖

了，她幾乎用全身的力氣捏着幹事長的手，希望從這隻手上，得到一點最後的什麼力量。但幹事長很快抽起她的手，激動地拍着威瑛女士的肩膀：

「自然找醫院是最好囉，本來接個把醫生到家裏也平常得極，千等千樣，萬等萬樣，但這些，都已經過去了，不是嗎，敵人想把我们過去的一切都毀滅呢！所以我們也只有不顧一切的和他拚！這你們在前方跑慣了的，自然更比我明白多囉！」

「是的，我知道，我全知道——但這是另外的一回事！」

威瑛女士掠起她的頭髮，發亮的眼睛瞪着她，兩片貧血的嘴唇，在翕翕地顫動。

「另外的一回事？今天什麼別的事能離得了抗戰呢？」

幹事長閣上她面前的公文簿，似乎要用半天的時間，來和她開始這問題的激烈辯論。她重重的鬆一口氣，逼出一臉皺紋組成的苦笑，突然又搖搖頭：

「唉，這問題太大了，我老實告訴你吧，你的到這裏來，自然秦縣長一再託過我，自然沒有秦縣長，我知你雖是抗日同志，但我們並沒有必要在一起工作。所以，」

幹事長把公文簿一翻，用手指指着：

「所以，但不過，你也是知道的，院裏兩個月來的三次裁人，我並沒有提到你的名字，你們是艱苦中鬥爭出來的同志，我能對不起你

，但我能——！對不起艱苦的抗戰嗎？但是太使我為難啦，譬如你的生產費，照例是院裏應該給你的，而老實說，女同志也應該有這個權利的，但是你的小寶寶生出以後，你打算怎樣的繼續你的工作哩？」

又是一個皺紋組成的苦笑，戚瑛女士並沒有看她，她望着窗外那遙遠的天空，用短促的聲音說：

「那，我怎樣知道！」

「所以，所以是呵，這全叫我為難囉！老秦實在不理解我們這裏的工作重要性，其實救濟難童，救濟我們的第二代，它的意義會比持槍作戰更小嗎？所以，呃，是的——！你找的房子是第幾號門牌啊？」

幹事長又激動地拍着戚瑛女士的肩膀，並湊近她的耳朵小聲地說：

「總之，我是頂願意幫人家的忙，只要我力量所夠得上，是的，好，祝你平安，生產時候我一定來看你！」

生產的時間，終於到來了。難童救濟院的幹事長，除了叫工役送來戚瑛女士留在院裏的最後一部份東西以外，這個陰暗的小房間裏，就再沒有跨進過第二個人。一切都和她隔絕着，她希望在這短時期的隔絕當中，能够很快的使她重新回到前方，那全給破壞了的交通線阻隔着的前方，她將永遠的記住它，它那裏的每一個人，和每一個山脊每一棵樹。

她靠着淌下屋漏水的牆壁，覺得眼睛前面的東西，全在昏暗中顛來倒去的移動了他們的地位，她再不讓自己的眼睛閉上，她生怕這麼一閉，她什麼都會就此完結。汗不住的從她額上滲出，她清楚地覺得，她只要輕輕的一動，裏面濕透着的小布衫，立刻像冰片似的貼着她火熱的皮膚，於是全身，連燒紅着的臉頰，也都會同時的泛起一陣可怕的厲栗，冷氣直逼到她心裏。

她記起那次躲避敵人來掃蕩的夜裏，她們二十多個人，是怎樣的激骨地抖做一團，在什麼也沒有荒山上。而她的丈夫，爲了帶路還不幸掉進水潭裏，拉着，拉着，可是什麼人的手都是硬的，抓不攏，彎也不能彎，秦縣長急得發跳啦！可是子明——！呃！她的丈夫，不是到現在還是病不離身的，不是打擺子，就是胃痛胃擴張，而一個月裏，依舊有二十多天是經常在敵人的封鎖線上跑着，呃，子明！

戚瑛焦心地抓着胸口的衣服，直抓到什麼地方的縫綫在掛出脫裂的聲音。

下着的雨，沒有停過。屋瓦上已經發出淅淅的聲響，簷頭水滴滴地滴着，風竄進外窗客堂的時候，她背着上的汗毛，一下都豎了起來，彷彿有個穿着竹布長衫的人，在那裏匆忙地走動的。呃，客堂裏掛着的那幅神像，不就有一個穿長衫的傢伙嗎？他是誰？他是這房子裏的什麼人？

戚瑛眼睛睜空着裏，狠命也揪着她的被

角，忽然想起她死去的舅舅，從牢裏拖出他屍體的時候，他就是穿着一件月白色的竹布長衫，嘴張得那麼大，從張大的嘴裏，戚瑛清清楚楚看見他牙齒裏的一層黑色的烟污。

是的，黑烟污，白牙齒，嘴張得那麼大！啊，又來啦，客堂裏那陣噁噁的聲響，又來啦，似乎要衝開戚瑛女士的房門。戚瑛望着被燈罩裏高火頭那麼可憐地一幌，她立刻又沁出滿背的冷汗，揪着被，蒙住她的頭。她想放聲叫喊，是的，總該叫一個人吧，但是叫誰呢？房東的媳婦吧？稱呼她什麼呢？三天之中，她在廚房裏呱呱的忙過年，自己悶在冰冰的房裏，沒有交談過一句話，也沒有面地對望過一眼，而且她還困在東面的樓上。有丈夫，有兒子，除了東樓下的那個電燈，豆腐的聲老太婆以外，她是這房子裏唯一的女人了。時間永遠像在拉緊的弦上吧，剛蒙着頭躺落到枕上的戚瑛女士，突然，蛇似的劇烈地扭動着她的上半身，掙着火光四射的眼睛，咬着牙，挺到牆上，沉重地靠着。她知道，從前家裏嫂嫂生孩子的時候，總有兩個力氣大的女人，交換着坐在她的後面，抱住她的腰，據說有着好的抱腰人，產婦不知要省力多少，比吃什麼參湯桂圓湯還實惠！她望着腳頭的那條小花被，一面用虛腫的腳把它挑起，一面伸出發抖的汗濕濕的手，做着好幾個姿勢，好容易把它拖了過來，她想襯在自己的腰後，但已經不能，她聽着自己身體下面，突然突啦一響，她

立刻發覺着大量的水分，制不住的緣着大腿流下去，很快又流滲到她的身子下面，她想這大概是生的時候了，她聽到自己的心在突突地跳，拚着氣，死命的抓住墊褥，她預備一口氣就把這小傢伙從肚子裏送出。

可是作怪，肚裏的孩子不聽她一點力，似乎那作怪的孩子在恨她怨她：「啊，母親啊，夠啦！你要狠心地毒死我嗎？你從前吃下那麼多的金雞納霜，通經丸子，够啦，够啦，你還常常要用拳頭搥我，啊！够啦，等着吧，我狠心的母親！」

是的，剛才的「緊陣」劇痛，反而平了下去。咸瑛抵着乾裂的嘴唇，似乎在冒烟的眼光，又再一次的落到那隻空了的熱水瓶上，她焦燥地緊緊自己的拳頭，她要是抓得到這隻熱水瓶，她會立刻把它摔碎在地上。

破袍水繼續的流着，但已經很少。她輕輕地移一移自己的身子，她再不能想像自己是落在一個怎樣污濁的泥潭裏，她想起那些常常被人罵作不知趣的病人，是怎樣的把尿和糞，拉撒在自己的牀上，而那種被罵的人，又怎樣的激起他的忿怒和怨恨。然而她，怎樣渴望着有個責罵的人，能出現在她的面前啊！

她拉起那條小花被，記着要把它靠在腰後，可不知怎麼一來，她的眼睛倒先閉上了，手裏抱着那條被，一半偎在她火熱的臉頰旁邊，微弱的鼾聲，輕輕地翕動着她上面的那條米黃色的綢蓋被——她唯一的貴重財產，母親的遺

產呵！一切都顯着相反和平靜，裏牀牆角邊，樸素地繪着她一幅黑色的側面剪影，蓬鬆的散髮，高正的鼻樑，睫毛長地，矗立在她平靜的眼沿上，一個二十三歲的女青年啊，什麼東西能磨折她呢！是的，她常常遇到什麼困難和磨折，就想法激勵自己，也激勵她週圍的同志們，譬如這次從難童救濟院出來的時候，她始終冷靜地望着那個滿口抗戰救國的幹事長，最後她暗暗地在心裏說着：

「好，去你的吧，什麼也壓不倒人，要不然，日本帝國主義的飛機大炮，早把中國人民征服啦！」

這時在平靜中睡去的咸瑛女士，她依然緊緊地抓着她的拳頭，似乎什麼時候，都不預備鬆開似的。

「啊！我在幹什麼呀！」

突然，咸瑛女士瘋了似的抓住自己的頭髮跳醒了，不知又是什麼思夢磨折了她。她一眼不睜地望着對面牆上的那件黑大衣，似乎是一個張開臂膀的黑影，在向她可怕地撲來！呢，這是什麼呀，不，她，她不就是自己丈夫的前一個愛人嗎？但是她死啦，帶着七個月的孩子在肚裏，給敵人的機關槍射死啦！呢，方敏，你，你要做什麼呀？

懼怕和劇烈的絞痛，把縮成一團的咸瑛女士，有力地摔在裏面的牆角裏，她一手遮着眼睛，同時緊緊的咬着嘴唇，想咬到它出血，咬

到自己清醒。但第二陣更劇烈的絞痛，彷彿要把她的人，像吞下一顆炸彈似的，全部的把她爆炸。至少把她的半個身子斬斷，特別是發酸的腰眼，和肛門口的那脹死人的難受的「後重」。

她沒有理由地推着自已的肚子，彷彿那樣會幫着她早一點脫出那人類的不幸災難。可是聯續的陣痛，使她不能指揮那種本能的動作，她的瞳孔似乎在縮小，她看不見原來的火光，一切是那樣的黯淡，迷糊。她抓碎着下面的墊褥，墊褥裏的棉花什麼。

雨似的汗，從她臉上直瀉下來，她接連着用最大的力氣張了五口氣，可是連孩子的頭也沒有出來，而她已经全身發軟了，她覺得每根骨頭，都已散開，而每一個細胞，都已粉碎地變着無千萬的金星，從她那迷糊的眼睛裏飛了出去，她再不想像自己，甚至一分鐘以外的事。

「啊！于明！」

她的心在咬着她丈夫的眼睛，咬着丈夫那每根髮曲的頭髮。

雨不斷的下着，那扇通着廁所的破門似乎已經搖脫了力，好久沒有它的聲音了。這時最後一次敲更的梆子聲，遠遠地走進了隔壁那條深長的巷子，巷子裏的狗，疲倦地叫了幾聲，彷彿一點也沒有挑戰的意思。但咸瑛女士却狂可地清醒起來，她用心地豎着她的耳朵，注視着那個黑黢黢的一線窗，她希望那更夫的脚步，很快能踏進她這一線窗外面的狹弄裏來，是

的，她並且希望着，這條黑暗的狹弄裏，忽然會出現一件什麼驚人的事體，讓發抖的更夫，把小巷子的人從夢裏叫起；或者一個不幸的偷賊，正撞在那更夫的手裏，而那個偷賊，確又正在挖着這一線窗下面的壁洞。總之，她相信，這時候任何一種力量，都能像嫂嫂的抱腰人那樣的幫助她。

但幾乎在同時，這房子裏的扶梯在格格地響着，立刻在她的房門外面，出現着房東媳婦的聲音：

「喂，小姐，你在『發動』了嗎？」

威瑛突然抱住自己的胸，她想不到應該怎樣答應她。眼淚湧到她的眼睛裏，連呼吸管也都被這些奔動的眼淚阻塞着。

「爲什麼不早響呀，前面不就是醫院嗎？再加——新年新歲的，喂，開門呀，我把你送醫院去，我把你送醫院去！」

「不！謝謝！」

威瑛一口氣咽下所有的淚水，她儘量把極硬的聲音放寬着，要不讓這個女人聽出她在劇烈的陣痛當中。

「噫，這又奇怪啦，新年新歲，再加這地方也沒有這個規矩，你不是說好要進醫院的嗎？再加，喂——開門呀！」

門岌岌地搖着，連着威瑛女士靠住的那個牆角，也在岌岌的搖動，她眯着那雙冒煙的眼睛，一手推起臉上的頭髮說：

「是的，謝謝！恐怕還早哩！」

「早嗎，喂，不過我也是好意啊！」

「嗨！」

威瑛女士已經完全不能聽見她的聲音，她昏亂地扭倒在被屋漏水滴溼着的枕頭上，縮縮着，閉着一大口氣才勉強張開她的眼睛來，她望着面前那隻洋燈搖搖頭，黯然地在心裏對自已說着：

「呢，死吧！但是——子明呢？」

「噫！」東樓上什麼東西掉到樓板上，房東媳婦的聲音，突破着全屋的沉寂，亂箭似的從上面射下來：

「什麼啦，你叫她活，又不像活，你叫她死吧，倒還有着氣哩！溫沌開水，陰陽怪氣，……什麼啦，跟她說說到像別人要賺着她的錢！啊吓，真不要氣直了我吧，……什麼，打仗就不要年月嗎，五路財神也沒有請過呀！虧你們，虧你們瞎了眼，找進了這樣的一個活寶貝……」

「呱！」昏亂得完全像浮在雲裏的威瑛女士，自己也不知怎麼的，這討命的孩子，就在這時候被她生出了！孩子的哭聲，把她清楚地震醒着。

她擎起兩隻發抖的血手，眼睛圓圓地直視着前面，她不敢揭開這蓋被，孩子在裏面連聲的哭着，一種絕大的恐怖壓着她的心。

突然，全身的血液衝到她眼睛裏，她再看

枕頭，她想，不，她並沒有想，她看見許多丟棄在山野上給野狗們啃噬的嬰孩屍體，她也聽見敵人大掃蕩來的時候那些嬰孩們啼哭的聲音

；她看見，她看見丈夫子明那種驟然失去了人性的眼睛；「呢，自然，管自己活着，孩子嗎，怎麼都好；」她看見，她看見秦縣長握住她的那隻蒼白的瘦手，那沙啞的聲音說：「好，三個月見，平安，一切都沒有問題的」；她看見舊衙門翻造的難童救濟院；看見滿臉縐紋滿口抗戰的寡婦幹事長；她看見，她更看見一羣陌生的人們，是怎樣的拿着木棍在追趕着一條走頭無路的剛生下孩子的母狗，然而她看見，她更看見——啣！

突然，她眼睛前面什麼都看不見，她猛地揭開那蓋被，對着在血污中扭動的一團，一下把手裏的枕頭撒下去！「啊！」她隨着自己那個爆斷腸子般的叫聲，她揪着枕頭的兩隻血手，立刻跟着她倒下去的身子，突的鬆開了！

洋燈裏的火頭，在不住的飄幌，一條黑色的烟舌，祇出燈罩上的破紙外面，整個屋子似乎在那幽暗微弱的光波中，在慢慢地浸沉下去，牆上的屋漏水，無聲地爬着，兩條蠟淚似的，它們默默地望着牀上的母親與孩子。

天微微的發亮，前面那座紅色光頂的高樓——福音醫院裏，傳出撒冷撒冷的鈴聲，這鈴聲，叫醒着全院的病人，並且誠摯地安慰他們：「祝福呵！你們痛苦的一夜又過去了。」這面屋子裏的威瑛女士，依舊像剛才那樣

，半躺半坐的靠在那堵爬下屋漏水的牆上，她臉的全部，全給那燈的黑暗面遮着，這時她驟然看見那將要發亮的一線窗，心裏吃重的一震，她覺得自己身體的全部，像脫了籠的什麼東西，一下無力地散了開去，眼淚淌到臉上，但很快又別了過去，望着那暗啾啾的牆角，她生怕看見被她拉到牀沿上的那個滑膩膩的小生命，是的，她不能再看他，她把剪下的臍帶和胞衣，早放在這小生命的旁邊，「唉，帶着吧，孩子，你投錯了時代也投錯了人啦！」

但是，孩子還拼命敲着他的肚子在嗚聲地哭着，舞起兩個發抖的小拳頭，似乎在憤怒地尋找他的仇人，總之，他不能隨便的來，也不能隨便離去他來到的這個世界。

威瑛眼睜睜的望着裏牀的牆角，焦裂的嘴唇，鋸齒般的拉開着。而那條舌子，也患着什麼像癱瘓似的，給火在燒的舌根吊緊着。她彷彿滿身全是耳朵，在聽着外面每一滴的簷頭水，不，她，她狂怒地咬着自己的手，是的，她咬着手背上的肉，狠毒地搖着她的頭。

她不敢看那孩子一眼，孩子的呼吸，使她窒塞着每一根血管，她希望自己的血管逆斷，也希望孩子的呼吸早一點停止，她不能看他，也不能拉他，雖然一分鐘裏，她想伸出一百多次的手，但她的手終於給自己的牙齒狠毒地咬着！

孩子的嘶聲，在慢慢地低下去，嚥下去，慢慢地，嚥了！

亮光，從一線窗裏無力地推進，推到屋子的一半它停着，在那裏冷冷地瞪着白眼，似乎對着黑暗裏的那個女人，在惡聲的毒罵着：

「啊！什麼黑心的毒婦，你——人類的劍子手！」

威瑛一下咬出手上的血，可是她不知道，一陣猛烈的敲門聲，把她突然驚得從牀上跳起來——

「誰？」

她眼睛裏的火星，直射到那敲得要倒下的門上。

「啊，你倒怎麼說的，開門，這房子沒有賣給你啊！」

房東媳婦哭哭啼啼的拍着這房門外那張洗衣桌：

「什麼，冤有頭，債有主，你為什麼偏要

尋到我們這一家呀！怪不得昨天阿寶老子，一輸就是洋錢二十，開門！」

門外那兩路蛇似的眼光，似乎正咬在威瑛的臉上，不，眼光，那些陌生的眼光啊，全屋子，全巷子，都要在射倒威瑛女士的門，推到這屋子裏所有的牆壁，好！來吧！

「開門，你算什麼的啦，開！你能擔保這房子不火燒，擔保這房子裏的人三年不跌破一個腳趾嗎？開門——出來說話！」

威瑛滿牀找着自己的褲子，啊！她突然撲到孩子的肚子上，她糊糊的眼睛前面，還看見那

「啊，孩子，我的生命！」

她用力地抱起孩子，貼到火熱的胸上，緊緊地抱着。

二九，二，二八於金華

作家短簡

蕭軍

兄：
三月二十五日收到來信。很早從景宋先生函中就知你在福建。「改進」此地

也見到了幾期，印刷、編排、選材全相當好。惟自第二卷以後，改了樣子，也沒有你主編的名字，我以為你不幹了。……你在那裏能這樣努力開展文化工作，真了不起！我只當盡力湊趣。關於文藝刊物寫稿事，要待從重慶回來再說。……大概四月底五月初，我決定要離開這裏了，大概仍去戰區討生活。我生活在這裏，似乎生活在爛泥沼裏！

蕭軍上 二月廿六日

托爾斯泰的思想

德國 S. 楮威格作
許天虹譯

一八八三年三月七日，偉大傑亞于托爾斯泰一籌的俄國作家屠格涅夫，寫了一封很動人的信他的朋友——正住在亞斯那亞·波雷亞那（註一）的托爾斯泰。在這幾年間，他所尊崇為本國最偉大的作家的托爾斯泰，已由文學轉向了一種「神祕的倫理學」；這位在描寫「自然」和人物的本領上超過其他一切作家的人，現在桌上只放着些神學上的論文和一部聖經——屠格涅夫對此已不安地觀察了好幾年。他生怕托爾斯泰也像戈果里那樣，將其最富于創作能力的歲月浪費在對世人毫無意義的宗教思索上。所以，在他最後一次病中，他伸出手來拿了鋼筆——或者應說是鉛筆，因為這時他已無力握筆了——對他本國最富於世界性的天才作一動人的懇求。他寫道，這是一個垂死的人的最後的，誠懇的請求。「回到文學來吧！這是你真正的天稟所在處。俄羅斯的大詩人啊，請聽我的祈求！」

這封信寫到中途，他就無力寫下去了（屠格涅夫這樣註明着）。對於這動人的臨終的呼聲，托爾斯泰並沒有立刻答復；當最後他要想答復時，已經太遲了，屠格涅夫沒有知道其切望有否被接受就死了。托爾斯泰大概覺得難以答復他的朋友，並且聽從其意見吧，因為驅使他去深思，尋求上帝的，並不是虛榮心，也不是理論上的好奇心。反之，他覺得自己的這種傾向並不是自願的，實在是違反自己的意志的。應該很深的托爾斯泰，會比任何人更甚地看到並且感到塵世的肉慾方面，以前從未表示過對於玄學的傾向。他從未因為原始的衝動或思索的樂趣而成爲一個思想家；在其史詩似的藝術作品中，他所最關心的乃是人生的肉慾成分，並不是人生的意義。所以，他不是出乎本意

地轉向思索的，而是由于突然受了一個打擊——來自外邊暗中的什麼地方的一個打擊。這打擊使得這個一向昂首自信地生活着的強壯，結實，康健的人意搖搖欲墮，不能不用戰慄的手去尋求支持物。

托爾斯泰受到這內心的打擊，是在將近五十歲的時候；這打擊沒有適當的名稱，而且也沒有任何可以具觀的原因。凡是幸福的生活所需的一切條件，在這時他已毫無缺憾地具備了。托爾斯泰很康健，在體格上實在比任何同時代的人都更強壯；他的智力很旺盛，藝術生活也很飽滿。他擁有着一片大地產，在物質方面毫無憂慮；論名望，第一他是最高貴的一家貴族的後裔，第二——這是更重要——他是俄國最偉大的作家和名著全球的小說家。他的家庭生活十分美滿：他有妻子和兒女，找不到絲毫不滿于生活的外部原因。

於是突然從暗中來了這個打擊。托爾斯泰覺得自己遇見了什麼可怕的事。「生活突然停住了，變成了醜惡的東西。」他覺得他的四肢彷彿都在問他自己怎樣了——爲什麼有這突然的憂鬱，有這些一陣陣的恐怖，爲什麼沒有東西再能感動他或使他高興？他只覺得工作變成了可厭，他的妻子變成了一個陌生人，他的兒女們都跟他漠不相關。一種厭世之情 *Tedium Vitae*，佔有了他，他把他的獵槍鎖藏了起來，因爲恐怕在絕望時用牠來把自己打死。「在這時，他才明白地了解了情形」，一切有生之物，連他自己在內，前途都只有受苦，死亡，和

（註一）Yasnaya Polyana 爲托爾斯泰故鄉。——譯者

永恆的腐爛在等待着；因此他已立下決心，不能再如此生活下去；非找到人生的意義，就用槍把自己打死。」

對於這使托爾斯泰成爲一個思索者，一位思想家，一位「人生的導師」的內心騷動，我們也不必給他什麼名稱。也許這不過是「人生轉變期」的一種情形，對於老年人的害怕，對於死的害怕，一種後來變成暫時的精神上癱瘓的神經衰弱症患者的意氣消沉。但是有智慧者！尤其是藝術家的本性，必然要觀察且進而克服其內心的危機。最初，只有一種無名的不安逐漸佔有了托爾斯泰。他要知道，他遇見了什麼事；爲什麼以前似乎如此有意思，如此充實，如此豐盛，如此變化不一的人生，突然變成了空洞而毫無意義？正如其傑作中的伊凡·伊利支初次感覺到死神的鐵爪那樣驚駭地問他自己，「也許我過去的生活不合正道吧？」——托爾斯泰開始每天檢討他自己的生活和人生的意義了。他的成爲一個尋求真理者和哲學家，並非由於思索的樂趣或理智上的好奇心，而是爲了要保全自己，是由絕望出發的，他的思想，正如巴斯嘉（註一）的那樣，是瀕于深淵邊上或由深淵中出來的哲學；他檢討人生，是由于害怕死亡，害怕虛空。這時期的托爾斯泰保藏着一張紙片，上面列着他必須解答的六個「未知的問題」：

- （甲）我爲什麼生活着？
- （乙）我和其他一切人存在的原故是什麼？
- （丙）我的或任何人的存在有什麼目標？
- （丁）我的心中所感到的「善惡之分」表示着什麼，他爲什麼存在於那裏？
- （戊）我該如何生活？
- （己）死是什麼——我如何能救自己？

解答這些問題——他和別人如何能過正當的生活——甚于其文學工作，乃是托爾斯泰此後的三十年生活的意義和目標。

在他追究人生之意義的歷程中，第一個階段所得的結果是十分自然的。托爾斯泰雖有若干虛無主義的傾向，（大部分表現于其「歷史

哲學」中——見「戰爭與和平」），他却始終不是懷疑主義者。無論在外表上或內心中，他一直過着一種開適自在的，享樂而勤懇的生活。突然皈依了哲學以後，最初他是去向那些哲學界的權威請教人生的意義。他開始閱讀種種傾向的哲學書，叔本華的和柏拉圖的，康德的和巴斯嘉的，要他們對他解答「人爲什麼而生活」的問題。可是無論這些哲學家或各種科學都不能給他所追求的答案。托爾斯泰快快不樂地發見，這些哲人的意見只在「不直接論到人生問題時才是明晰確切的」，可是當人家向他們求確定的忠告和援助時，他們却老是閃避着不作答復；所以他們中間沒有一人能說明托爾斯泰認爲重要的唯一問題：「我的生活究有什麼現世的意義？」

因此，第二步他就由哲學轉向宗教去尋求慰藉。知識已自絕於他，所以他要求得一種信仰，他禱告道：「主哪，給我一種信仰，並且讓我幫助他人來找得牠。」

在這個惑亂的階段上，托爾斯泰還沒有想到什麼有世界性的教義；他並不是什麼創制者，什麼精神上的革命者。他只要爲他自己，爲那惶惑的人萊奧·托爾斯泰，找到一條道路和一個目標，以恢復他心靈上的和平。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只要把自己從自己的虛無主義中「救」出來，爲那無意義的存在求得一種意義。他這時絕沒有夢想到要宣揚一種新的信仰，他並不想脫離那古老的、傳統的、正統的基督教。他反而重新去跟教會接近了；他在十餘歲的時候，本來已停止了祈禱上帝、做禮拜、和準備領「聖餐」。他竭力要做得全心全意地虔信；他遵守教會裏的一切誡條和規律，他禁食，朝拜寺院，跪在神像

（註一）Blaise Pascal (1623—1662)，法國的哲學家 and 數學家。——譯者。

（註二）The Gospels, 「新約聖經」中的首四書，即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約翰福音，皆記耶穌言行。——譯者。

面前，跟主教們、神甫們、和新派教士們辯論；尤其重要的，是研究「四福音書」。(註二)

於是發生了不安靜的追求真理者總要遇見的事。托爾斯泰發現「福音書」中的規律和誡命都被忽略着，而俄國的「正教」所宣講的「基督的訓誨」絕不是原本的，「真正的」基督訓誨。他在這兒發見了他的第一件工作：解釋「福音書」的真正意義，並將這個「基督教」教授給大家——「作為一種新的人生觀，而不是一種神秘的教義。」那尋求真理者變成了一個明認信教者，這明認信教者又變成了一個預言者——先知；而在先知與熱狂的傳道者之間是沒有多大距離的。個人的絕望逐漸形成了一種主張服從權威的教義，一種對於一切理智和道德思想的革命，而且又是一種新的社會學。那孤寂的人原來又驚又懼的問題，「我為什麼生活着，我該如何生活？」逐漸變成了一個對於全體人類的命令，「你們該如是生活！」

千年來的經驗已使「教會」特別會感覺到包含在任何人對「福音書」的解釋中的危險性。「教會」知道，無論何人如要使其生活完全符合「聖經」中的文字，勢必跟「教會」的正式標準和國家的法律發生衝突的。托爾斯泰的第一本講道的著作，「我的懺悔」(註一)為檢查官禁止發行；第二本，「我的信仰」則為「宗教大會」所禁止；雖然教會的當局，最初由于尊敬這位大作家，不願作最後的處分，但終于不得不把托爾斯泰驅逐出教。因為全身心都激動着的托爾斯泰，已在開始去顛覆「教會」，國家，和現世制度的一切礎石了。正如那些「發爾多教派」，(註二)「阿爾比宗派」，(註三)「非幼時洗禮論者」，農民中的宣傳革命者，以及一切企圖使基督教重返於原始的基督教而完全照着「聖經」中的文字生活的人那樣，托爾斯泰正在無可挽回地變成爲國家的最堅決的敵人，近代最熱情的無政府主義者和反集體主義者。他的精力，他的決心，他的能耐，和他那不屈不撓的勇氣合在一起，就使他在一方面走得比路德、喀爾文等最熱狂的宗教革命家更遠，而在另一方面，即社會學說方面，也走得比史蒂納

一派最大胆的無政府主義者更遠。不久，近代文明和十九世紀的社會及其一切的正義和不義，就不知道有哪個比這位當代最偉大的文藝家更激烈，更危險的反對者了。沒有一個社會批評者，其破壞力更甚於這個會經做過其時代的最偉大的藝術建設者的人。

但是教會與國家很明白這種堅決的個人主義者的危險性，很明白即使純屬思想方面的研究也會逐漸侵及實際方面；引起塵世間的最大混亂的，正是那些最忠實最有才能的改革者。教會和國家很知道，原始的基督教目標在建立一個「天國」而不是塵世間的國，其誡命由國家的立場看起來有一部分是叛逆的，否認政府的，因為牠命其信徒將基督放在「該撒」(註四)之上，將天國放在塵世的國之上，所以必然要跟爲臣民者之義務、國家的法律和機構發生衝突的。但是托爾斯泰僅僅慢慢地才明白，他的追究和摸索將引他到怎樣的一個荊棘叢中去。最初他以為不過在企圖整頓他自己的私生活，要想使他個人的態度儘量與「聖經」中的誡命相符，使自己的心靈可以得到安息吧了；他但求能跟上帝和平相處，且跟自己和和平相處。可是在不知不覺間，那原來的問題，「我的生活上有什麼不對？」却化成了一個概括的問題，「我們大家的生活上有什麼不對？」於是就變成了對於其時代的批評。他開始向周圍觀察，就發見了——這並不是難事，尤其在當時的俄國——社會上的不平等情形，貧富間的對照，豪華與污穢間的對照

(註一) My Confession, 寫于一八七九年至一八八二年。——譯者。

(註二) Waldensians, 耶穌教之一派，一七〇年里昂人 Peter Waldo 所創，不贊成天主教而宣傳新教者。——譯者。

(註三) Albigensians, 第十二世紀時發源于法國南部的 Albi 城的改革派。——譯者。

(註四) Caesar, 羅馬皇帝的稱號。德語的 Kaiser, 俄語的 Tsar (沙皇), 都與此相等。——譯者。

；除了他自己個人的過失以外，他又看到了跟他同夥的上層社會分子的一般不義，他就認定其主要的職務是要竭其全力來糾正這種不義。在這件工作上，他也發動得更慢；這個非常頑強的，目光極其銳利的人，行將走上一個很長的旅途，但在他成爲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和原始的革命者之前好，他先假了一個慈善家和自由主義者。在一八八一年，他偶然在莫斯科住了一些時候，這才使他接近了社會問題。在「我們該怎麼辦？」一書中，他的顫動的形象描寫着他跟大都市中的大衆悲慘情形初次相會的經歷。當然，在他以前旅行和閱步時，他那明澈的眼睛看到「貧困」已不止千次，可是那不過是農村中和鄉間的個人的貧困，並不是工業都市中的集中的、無產階級的貧困，爲時代所產生的貧困，機械文明的機械產物。將其對於「聖經」的態度置之實踐，托爾斯泰最初企圖用送禮、捐錢、組織慈善事業來減少那些悲慘之事；但不久他就明白，無論什麼個人的行動是無用的，而「單靠金錢並不能改變這些人的可悲的生存。」只有完全改造現社會制度，才能真正改變他。因此他在時代的牆壁上寫着這幾句激烈的警告話：「在我們——富人與窮人之間，老是隔着一堵虛偽教育的牆壁；在我們能夠幫助窮人之前，我們必須先推倒這堵牆壁。我不由自主地得到了這個結論：我們的財富乃是一般平民的慘苦的真因。」現在的社會構造一定有什麼地方不對；這在他的心靈中最深奧的處所都是十分明白的，故自此以後托爾斯泰只抱着一個目標——教導人們，警告人們，要把人們教育得自願用力來糾正將人類分成幾個完全隔絕的階層的制度。這件事應該由他們自動地來做，純然出自自願，出乎道德上的明察。這就是「托爾斯泰主義」的開端，因爲托爾斯泰的目標全在道德上的革命，而不在于暴烈的革命，那種革命會立刻劃平社會，免除人類的流血的叛變。牠該是一種以「良心」爲本的革命，在這種革命的過程中，富人應自動地放棄其財產，閒蕩者應自動地放棄其閒蕩，大家應當照着上帝所定的自然法制重新分工合作，務使沒有一個人會佔別人的勞動所得，而每一個人都可以滿足同樣的需要，自此以後，他就

把奢華看作一朵有毒的，由這腐肉所長成的花；欲求人間的真正平等實現，非把他連根拔去不可。由這信念出發，托爾斯泰就開始猛烈地攻擊私有財產制，甚至比馬克斯和普魯東都猛烈百倍。「在今日，財產乃萬惡之源。牠們使擁有者受苦，也使無所有者受苦。在擁有得太多的人與生活在貧困中的人之間，衝突是無法避免的。」萬惡皆起源于財產，所以當「國家」還認可財產制度時，托爾斯泰以爲牠（指國家）是既不合基督教義，又違反社會性的，而且成爲一個同謀犯或竟主犯——因爲托爾斯泰認爲財產是對別人的一種罪過。「世界上的國家和政府都爲財產而從事陰謀並且交戰，有時爲了萊茵河的兩岸，爲了非洲的土地，有時爲了中國和巴爾幹半島；銀行家、商人、製造業者、和地主們努力活動，設計，苦惱他們自己和別人，全是爲了財產的緣故。官吏們爭鬥，欺詐，壓迫別人，自己受苦，也全是爲了財產的緣故。我們的法院，我們的警察，都擁護着財產。我們的流成地和監獄，我們的一切所謂取締犯罪的可怖之事，完全是爲了保護財產而存在的。」

所以，在托爾斯泰的心目中，世界上只有一個巨大的收受贓物者，牠包庇着現社會上的一切不義之事：這罪犯就是「國家」。據托爾斯泰的意見，國家只是創造出來保護財產的；只是爲了這個目的，他才建立了牠那天羅地網似的武力體系，其中有法律，有檢察官，有監獄，有審判官，有警察，有軍隊。但是國家的最可怖，最不敬上帝的惡行，托爾斯泰却以爲是其本世紀的新發明：普遍的軍役制。在他看來，沒有什麼是比這樣強迫一個基督教徒服從國家的命令，爲了一個偶然發生的口號——如「祖國」、「自由」、「國家」等——就拿了殺人的器械去殺害素不相識的陌生人，更違反基督的教訓和「福音書」上的誠命了。托爾斯泰不住地大聲疾呼着：這些口號的唯一目標爲保護並不歸他所有的財產，並且強制地將財產的觀念提高爲一種道德律上的觀念。托爾斯泰寫了成千成萬的篇幅來力說這一矛盾：在現階段的所謂文明中，（他在其中只看到一種道德上的墮落），人們竟會在

國家的命令之下被迫去互相殘害。這是違反上帝的誡律，違反內心的道德上的誡律的，因為這樣一人被違反本意送進了一個為自己的良心所嫌惡的地位。」

如此，由尋求福音者變成永久的，激烈的無政府主義者的托爾斯泰，得到了這個結論：凡是有知識有道德的人遇見國家作「不合基督教義」的要求——即徵兵——時，都應該加以抵抗，不過並不是用武力來抵抗，而是用「無抵抗」來抵抗；除此以外，他還應該自動地放棄一切以剝削他人的勞動為本的活動。有廉恥的人，不應該愛國地思想行動，應該人道地思想行動；托爾斯泰不住地指示着：各個人最神聖的權利為發乎內心的信念放棄種種事物，雖然這些事物在法律上是許可的或竟是必須的，並且不願從被認為不道德的國家的一切法令。所以勸告基督教徒儘可能地規避一切的規律和機關，不要現身于法律上，不要接受任何官職，以期自己的心靈清白無垢，托爾斯泰再三地鼓勵各人，不要被那虛偽的，反道德的武力主義所嚇倒，即使他自稱是維持法律和秩序的武力，因為現在的國家本身就是一種潛在的不義的擁護者、律師、和執行吏。在托爾斯泰看來，即使個人的不願國法的犯罪，在道德上也沒有像這「魔王」的那些似乎很守秩序，行動合乎人道的機關那樣可惡。「強盜、竊賊、殺人犯、騙子、可以做戒別人勿做壞事，他們會在人們心中引起一種厭惡之情。可是，犯了盜竊、殺人、放火等行為而以宗教上的、科學上的、或自由主義的理由來粉飾他們的人——也就是做這些事情的地主、商人、製造業者……却會鼓勵別人來做效他們的行為；他們不但損害了直接受害的人，而且因為消滅了千百萬人心目中的善惡之分，破壞了這些人的道德，使這千百萬人也受害無窮。……富裕的，受過教育的人在並不受激情衝動的時候，得了基督教教士們的鼓勵和聲援，而判決執行的一場死刑，其腐化，惡化人類的程度實遠過於沒有受過教育的勞動者，往往在激情不可遏制的時候所犯的千百件殺人案。……無論哪一場戰爭，即使是極短的，帶着因而發生的一切損失、偷盜、被縱容的暴行、和

殺人，帶着表明其必要性和正當性的種種飾辭，帶着對於黷武行為的讚美和頌揚，帶着對於國旗和「祖國」的種種禮祝以及對於受傷者的假惺惺的關切——其腐化人們的程度在一年間即遠過於各個人數百年間在激情不可遏制的時候所犯的千萬件搶劫、殺人、和放火等件。「換言之，國家——現社會制度，乃是主要的罪犯，真正的「反基督者」，罪惡的化身；所以托爾斯泰正對着他進出了這兇猛的一聲來：「消滅這無恥的東西！」

如果這人類社會的機關——國家，完全是罪惡的化身，是最昭著的塵世間的「反基督者」，那末照托爾斯泰的意見，一個基督教徒自當遠避這邪惡的鬼怪的要求和誘惑了。自由的基督徒對於俄國，應該正像對於法國或英國一樣的冷淡；其思想不應囿於國界以內，應以全世界的人類為懷。在精神上，托爾斯泰脫離了國家，正如他已脫離俄國的「正教會」那樣；他宣告道：「我不能承認甚麼國家或民族，也不能參加他們的爭鬥，無論是用筆來宣揚這個主題或為任何一國効勞。我不能參與建立於「國家的區別」上的任何事情，如海關、徵稅、製造軍器和爆炸品，或任何作戰的準備。」基督教徒不可以憑藉國家機關取得任何利益；他不應該在國家的保護之下企圖發財，或靠了牠的勢力創立大業。他不應當去向法院訴訟，不應當使用工業製品，終身不應當享用由別人的勞動產生出來的任何事物。他不應當擁有財產，他應該避免授受金錢，他不應該乘坐火車或自由車，他永不應該選舉或擔任官職。他絕不能宣誓效忠於「沙皇」或其他任何的政權，因為他只應該服從上帝和「福音書」中所記載的他的說話；除了自己的良心以外，他不應該承認任何的審判者。托爾斯泰心目中的「基督教徒」——其實很可稱之為「純粹的無政府主義者」——應當否認國家，在道德上生活于這不道德的機關以外。這完全否定，完全消極冷淡，願意忍受任何痛苦的態度，乃是托爾斯泰跟痛恨國家而不加以漠視的政治上革命者的唯一根本異點。

這就是說，我們不應當忽視托爾斯泰與列寧之間的主義上的歧異

；正如他猛烈地堅決非難現社會制度一樣，「托爾斯泰主義」也完全反對用暴力來抵抗這社會制度，而革命是必須用另一種罪惡——即暴力——來跟罪惡作戰的。我們不可以利用「惡魔」來跟「魔王」作戰。照着他那最高的，最深刻的主義——「忽以暴抗惡」——托爾斯泰只教人以消極的，個別的抵抗來作戰，不許以積極的，革命的方式來作戰。基督教徒應當忍受國家施在他身上的一切不義之事，可是絕不因此而承認國家。他決不應該用武力來反對武力，因為他自己的暴行將無異于承認武力和罪惡的主義是可行的。托爾斯泰主義的革命者決不打算，但却容讓自己挨打，他不尋求外界的有權力的地位，但決不容任何暴力改變其內心的「非暴力」態度。他不應當去奪取「政權」、「國家」；他應當樂之如敝屣，因為他在內心中並不屬於這些，也沒有一個人能強迫他的良心變為他們的臣僕的。

所以，在他那宗教性質的，「原始基督教」式的抵抗一切權力與那種政治上的，積極的階級爭鬥之間，托爾斯泰把界線劃得非常清楚。「當我們遇見革命家時，我們常誤以為他們與我們之間有許多共同之點。因為，他們與我們都喊着，『取消國家，取消財產，取消不義！』等等口號，可是其中却有一大異點：在基督徒的心目中，國家是不存在的，而這些人却要消滅國家。在基督徒的心目中，沒有財產存在；而這些人却要廢除他。在基督徒的心目中大家都是平等的；他却要消滅不平等。革命家在外界跟政府鬥爭，可是基督教却毫不爭鬥；牠由內部毀壞了國家的基礎。」如有日益增加的成千成萬的人，各自憑着自己個人的信念，不願屈服，甯願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去，被鞭打，被投在監獄中，那末，照托爾斯泰的意見，他們那種英勇的消極抵抗所完成的，將勝過革命的那種暴烈的團結行動。就爲了這個緣故，憑着嚴格的「不抵抗」主義，宗教性質的革命終於會比暴動和秘密結社對於國家具有更大的危險性和破壞性。要改變世界上的制度，非先改變人本身不可。換言之，托爾斯泰所夢想的，是發自內部的革命，不是鐵拳的革命，而是一種不能動搖的，甘願忍受任何痛苦的良心革

命——是心靈的革命，不是拳頭的革命。

托爾斯泰的這種「反國家的教義」——牠使我們記起了馬丁·路德的論文「基督教徒之自由」——本身是非常直接有力的。其中的唯一缺陷出現于托爾斯泰企圖將其「自決」的要求轉化爲一種積極的「國家學說」時。人終究並非生活于其時代以外的真空中；千百萬的個人擁擠于許多平面上，各色各樣的事業在日常生活互相交叉——在如此的人間，我們即使將那罪惡的「國家」剷除，仍非有某種一定的生活規律不可；對於從前的「非」，非有一種「是」來代替牠不可；對於從前的惡，非有一種「善」來代替牠不可。在這兒，我們又看到了社會學說上的建設工作是比批評困難多少倍：這在人類歷史上已表明過不下千次。當托爾斯泰由診斷轉到處方時，當他由否定非難現社會制度進到建議創立未來的更好的人類社會時，他的觀念完全朦朧了，他的思想完全混亂了。原來托爾斯泰所推荐的團結利害互相衝突的一切分子的手段，用以代替那有權力、有法律、有執行機關的鞏固統一的国家機構的，只是「愛」、「兄弟之誼」、「信心」和「生活于基督心中」——我們竟從一個曾經幾乎空前絕後地搜索過人類的心靈深處的人那兒聽到這樣的話，實在不勝驚異。照托爾斯泰說起來，今日存在於有產階級——被文化寵壞的男女們——與赤貧階級之間的鴻溝，只能如此加以填平：即由有產階級自願地放棄其一切特權，不再對人生作偉大的要求。富人應拋棄其財富，有知識者應拋棄其驕矜；藝術家的創作應以能使大眾理解爲唯一目標，無論那個人都應完全靠着自己的勞動而生活，所取的勞動代價不應超過此種原始的生活方式所需者以上。托爾斯泰的中心思想是：社會的平等化手續，不應自下而上，如革命家所主張的那樣奪取有產者的全部財產；却應該自上而下，由有產階級自發地讓予。

托爾斯泰明知道如此退到原始的農民生活方式，將消滅我們文化上的許多有價值的事物。因爲要使我們更其易於接受這個，他寫了一本論藝術的小冊子，竭力貶抑我們那些最偉大的藝術家——連莎士比

聖和悲多汝在內。↓的價值，因為他們的作品還不能使大眾充分理解。他以為最重要的，無過於消滅毒化今日的世界的貧富間的可怕裂痕。因為一旦平等的需要或單純化的需要恢復了人間的統一性，據他看來，那些邪惡的嫉嫉本能和憎恨的本能就不能找到攻擊的目標。那時就無庸創立特別的權力機關並用武力來維持牠們了。當社會上的一切卑崇之分都被取消，人們重新知道結成一個兄弟般的大同社會時，真正的「天國」就立刻實現在地上了。

這番議論在一個充滿着極端的社會上不平等的國度裏是如此動人，而托爾斯泰在當時的威望又是如此強大，以致許多人竟想把托爾斯泰這種新的社會學說置之實踐。在有幾個地方，人們企圖將他實地試驗，創立了幾個以沒有財產和非暴力主義為本的社團。可是，這些嘗試都先後失敗了；就是在他自己的家裏和家屬間，托爾斯泰也沒有實現其基本的主張。他努力了好多年，企圖使其私生活照其學說相協調；他拋棄了他所愛好的打獵，以求不再殺生；在可能範圍內，他儘量避免乘坐火車，他將其著作所得的進款交給他的家屬或在慈善事業上；他不願再吃肉，因為這必須殺害生物。他自己耕種田地，他穿着粗陋的農民服裝走來走去，他親手拔自己的草。

可是他沒法克服現實對他的思想的抵抗，尤以在他自己的家庭間，在他所最接近最親愛的人們間為甚。↓這是他一生的最大悲劇。他的夫人變為疏遠了；他的兒女們不能明白，為什麼他們應該為了他們父親的學說的緣故，特別受着農家子女樣的教養；他的書記們和翻譯者好像酒醉的車夫似地爭論着其著作的「產權」。他周圍沒有一個人承認這個極好的異教徒的生活是真正的基督教徒的生活，就是他自己。↓如其日記所示。↓最後也知道他所具有的知識和激氣使他比任何人都更不適于實踐這竭力提倡的理想。我們在其日記中讀到這一問一答時真要心驚胆戰：「萊奧，托爾斯泰，你在照着你的教義生活嗎？」——「接着是這痛心的回答：「不，我要痛愧死了。我犯了罪，我應受人們鄙棄。」因此，這位感到死神將要蒞臨的八十三歲老翁，就在

天夜裏由家中出奔，在一個小小的火車站上，孤寂地失望地死於其最神聖的理想中。

雖然如此，假使我們像煞有介事地說，托爾斯泰的社會宗教理想正如柏拉圖的烏托邦或盧騷的社會制度一樣地不能實現——那是一種廉價的事後聰明話。假如要發現其理論方面的著作僅偶一表現其小說中的漂亮和使人信服的性質，那也是孩子們都做得到的易事；只要將其闢揚同樣理想的一兩個通俗故事，拿來跟他那些理論作品的大聲疾呼的熱狂色彩作一比較，（這也就是本書（註一）所想像的一件「事」）就足以感到其間的差異了，他那些最好的通俗故事，實在可與「約伯記」、「路得記」、（註二）並列在「聖經」中；在這些故事中，他是又簡潔、又巧妙、又富於獨創。反之，他的哲學却常常變為散漫，勉強，而且還常常帶着一種使人不快的，獨斷的口吻，彷彿一千八百八十餘年來，只有他——萊奧·托爾斯泰，才正確地「理解那些「福音書」，而在他之前絕沒有人精確地想透過人類社會的問題似的。這使得我們時常想要響應屠格涅夫的新求，懇求托爾斯泰從「我們該怎麼辦？」及「天國自在人心」等散漫的論文和他那些毫無效果的「聖經」調話工作回到藝術創作的領域中來；在這兒，他並不是一個空泛的理論家，而是其本國以至其時代的最偉大描摹者。↓無可爭辯的天師。雖然如此，我們却不能不承認托爾斯泰的人生哲學在世界所產生的有力的，甚至劃時代的影響；如果說，他同時代的思想家——連馬克和尼采在內——絕沒有一個曾在上百萬，上千萬的人心中引起同等的情緒，（雖然他們感應的方式各不相同）也決不是誇張的話。正如「天國之河」自中央流向彼此相反的方向那樣，托爾斯泰的思想也奇

（註一）指作者所編的「托爾斯泰的思想」一書，本文乃其「緒論」也。——譯者。

（註二）這些多是基督教的「舊約聖經」中的篇名，記虛信上帝約伯和路得的傳說者。——譯者。

異地孕育了二十世紀的幾種截然相反的心智上的運動。恐怕沒有什麼能比「布爾雪維主義」跟他更相擊刺了；他主張用「愛」來調和一切，而這種主義却主張撲滅其敵人着手；牠給與國家——托爾斯泰心中的「魔王」——一種空前的超越個人的權力；其極端的集權制度，其無神主義，其鼓動大眾奮起的志願，都跟他那「你們該如是生活」一文中所力說的完全相反。然而，十九世紀的俄國革命家為列寧和托洛斯基所做的清道工作，實在沒有一人及得上這個反對革命的伯爵；他是公然輕蔑「沙皇」的第一人，他為「宗教大會」的禁令所逼，已脫離了「教會」；他猛烈地擊碎了一切現存的權威，他又主張社會的調和，力說這是更好的新世界的必要條件。他的著作，雖為檢査官所禁止，却被人們傳抄着，為上十萬的讀者所讀到，使其廢除財產的主張成為大家的知識，雖然在當時，即使最猛烈的社會革命家也還以自由主義的改良和緩和辦法為滿足。沒有一部書或一個人會像托爾斯泰的急進思想這樣使俄國人變成急進；沒有一個人會如此地鼓勵其同國人不要怕做任何大胆的事。雖然他內心中一定要竭力反對，他實在應得在「紅場」上享有一紀念碑。正如盧梭為「法國大革命」之父一樣，托爾斯泰實是俄國的世界革命之父（雖然這兩大個人主義者本心中大概都不願意享此榮譽的）。

可是同時，說也奇怪，對於另外的千百萬人，他的教義却發生了恰恰相反的效果。在世界的另一端，在印度，那原非基督教徒的甘地由托爾斯泰的教誨承受了原始基督教的使徒之職。那些俄國人採用了托氏思想中的急進性質，甘地却接受了其不抵抗主義，他首先領導他的三萬萬同胞來實施消極抵抗的技術。在這場爭鬥中，他也使用着托爾斯泰所推許認可的其他各種不流血的武器；即遺棄工業，從事家庭勞動，並且極端減少外界的需要以獲得內心的和政治上的獨立。數萬萬的男女，有些在俄國的積極的革命中，有些在印度的消極的革命中，都採用了這個反動的革命家或叛逆的反動分子的思想——雖然他們採用的方式或許會被其創造者所嫌惡或反對。

但是思想本身是沒有什麼趨勢的。要直到時代抓住牠們的時候，牠們才會乘風破浪而遠颺。思想本身只是一種動力；牠們雖能引起行動，卻不知道這行動的目的地。牠們之中無論有多少成分可以受人攻擊，並不能改變這事實：托爾斯泰的思想既已無疑地變更了世界的歷史，其理論方面的著作連着其中的一切矛盾都永遠成為現代最重要的知識上和社會上的遺產了。即在今日，其中仍有不少的東西可給與各個讀者。為非戰主義與人間的和平諒解而奮鬥的人，很難找到如此充實而有系統的一個反對戰爭的武器庫。在心靈上憎惡現在流行的將「國家」奉為我們思想與努力的唯一正當目標，不願犧牲一切來供奉這個偶像的人，將在其中獲得不少新的勇氣。無論那一個政治家，無論那一個社會學者，將在其對現代的根本評語中發見「先知」似的預言；無論那一個藝術家，將為這大詩人的榜樣所策勵——他曾折磨自己的心靈，使得他自己能為全體人類思想，且能用他的文字之力來跟世間的不義作戰。我們如能把一位巍然屹立的藝術家同時看作一個道德上的榜樣；他並不醉心于其名聲，却使自已成為人類的公僕，而在他爭取純正的生活之際，除了他自己的不能腐化的良心以外，絕不服從人間的任何權威——我們如能把一位大藝術家看作這樣的一個人，那總是一樁無上的樂事。（本篇完）

後記

這篇原是斯丹芬·格威格(Selar zweig)所編著的「托爾斯泰的思想」(The Living Thoughts of Tolstai)一書的「緒論」。格威格本是德國籍的猶太作家，現亦逃亡在外。他對於德、法、英、俄諸國的文學都頗有研究，著有文學家傳記多種；其「羅曼羅蘭傳」早已由楊人樞先生譯成中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他在英美兩國的名聲，似乎比在德國更大。

「托爾斯泰的思想」一書，係英國的Cassell公司特請格威格編著，作為「現代思想文庫」(The Living Thoughts Library)之一而出版的。

人靠什麼生活

俄國 L. 托爾斯泰作
許 天 虹 譯

「我們知道，我們已由死亡轉入了生命，因為我們愛着我們的弟兄。不愛弟兄的人，逗留於死亡中。」——「約翰第一書」(一)第三章第十四節。

「凡是有塵世財物的人，看到其弟兄在患難中，而封閉其同情心的，上帝的愛怎能居留在他心中呢？」——同書第三章第十七節。

「孩子們啊，我不要在說話上愛，也不要開口頭上愛；我們當在行為上和實際上愛。」——同書第三章第十八節。

「愛是上帝的；愛人都係上帝所生，且認得上帝。」——同書第四章第七節。

「人在無論什麼時候都沒有見過上帝，如果我們彼此相愛，上帝就居留我們心中，他的愛在我們心中完成了。」——同書第四章第十二節。

「上帝就是愛；居留愛中的人，居留上帝心中，上帝也居留在他心中。」——同書第四章第十六節。

「如果有人說，我愛上帝，却恨其弟

兄，他是一個撒謊者；因為不愛他所看見的弟兄的人，怎能愛他所沒有看見過的上帝呢？」——同書第四章第二十節。

從前有一個鞋匠，他和他的妻子兒女住在一份農家。

他既沒有房屋，也沒有田地，專靠着兩手的勞動養活他自己和他的家屬。

麵包很貴，工資却很便宜，他所掙得的錢都吃光了。

他和他的妻子兩人只共有一件羊皮掛子，而且這件掛子也已經破爛了；兩年來，他一直想買些羊皮來做件新掛子。

當秋天來到時，鞋匠已積聚了一點錢；三盧布藏在他妻子的抽屜裏，本村的農民還欠他五盧布二十戈貝克。

所以一天清早，鞋匠要動身到村上去買羊皮。他在襯衫外面穿了他妻子的棉絮襖，又在這外面穿了他自己的布大褂，把那張三盧布的鈔票塞在袋裏，折了一根棒來做手杖，吃過早飯就出發了。他這樣想着：我先到村上去收取

那五個盧布，這跟我袋裏的三盧布放在一起，就可以買羊皮來做掛子了。

鞋匠走到了村上，跑去找一個農民。這人並不在家。他的妻子答應叫她丈夫在本星期內把錢送去，但此刻却一個錢也不能給鞋匠。他又去找另一個農民，這農民憑着一切的神明賭呢說，他沒有錢，只付了二十個戈貝克，作為一次補鞋的費用。於是鞋匠想，他只好去賒買那些羊皮了，可是確皮匠什麼也不肯賒給他。

「你只要拿錢來，」他說，「你就可以揀你所心愛的東西去。我知道收賬是怎麼一回事。」

因此，鞋匠只好空手回去了；他只得到了那二十戈貝克補鞋費，另外又從一個農民那裏拿了一雙舊的靴來配底。

因為老大不高興，他竟把那二十個戈貝克完全買酒來喝了，才走回家去。在這天清早

(註一) 「約翰第一書」是基督教的「新

約聖經」中的篇名之一，據說是

耶穌的門徒約翰寫給信教者的信

· 譯者 ·

，他也覺得很冷；如今喝了酒，雖然沒有穿羊皮掛子，他也覺得很暖和了。他一路走去，一只手用手杖敲着那些凍結的石子，另一只手揮動着那雙靴，同時自言自語道：「即使不穿皮掛子，我也很暖和。一兩杯酒會使血液跑得快起來。幹嗎要皮掛子呢？我能照着自己的心意做，就忘却了一切的憂愁。我就是這樣的人。我還要什麼呢？我不需要羊皮掛子，永遠不需要，一生一世都不需要。唯一討厭的事是，老太婆又要嘖哩咕囉了。這也太使人難過，簡直是侮辱人。你爲他拚命工作，而他却作弄你。且住！如果你不拿錢來，我要拿你的帽子去！——我對上帝起誓，要把你的帽子拿去！他給我二十個戈貝克，這算什麼呢？至多只能喝一頓酒吧了。他說，『我沒有錢！——你沒有錢，我難道有錢嗎？你有房子，有牲口，還有旁的東西，我却只有我自己光溜溜一個人。你自己有麵包，我却必須出錢去買。只是麵包一項，我就須化三盧布一禮拜。當我回到家裏時，麵包吃光了，就須再拿出一個半盧布來。你非把欠我的錢給我不可！』

這麼自言自語着，鞋匠走近了轉角上的小禮拜堂。他望見禮拜堂後面有一樣白色的東西在閃爩着。這時已近黃昏，鞋匠看了又看，始終看不清楚那究竟是什麼。他心想那邊絕沒有什麼石頭的。也許是什麼牲口嗎？可是看樣子又不像牲口。它的頭部看來好像是一個人頭，可是那白色的部分又是什麼呢？再者，假如是

一個人，他在這兒做什麼呢？

他走得近了，於是看得很清楚了。多麼奇怪啊！——坐在那邊的竟是一個人，不知是死的還是活的，赤條條的一絲不掛，一動不動地斜靠在禮拜堂牆腳邊。鞋匠打了一個寒噤。一定是什麼人被殺死了，那些殺人犯搶去了他的財物，把他拋棄在這兒，如果我走近去，我也許會被牽連在內哩。

這麼想着，這兒鞋匠就急急地打禮拜堂旁邊走了過去。他拐過了牆角，就看不見那個人了。他繼續走了幾步，回頭一看，却看到那人不再靠在牆上，而在移動了，彷彿在張望什麼似的。鞋匠嚇得更慌了。他暗想，我要不要走到他那邊去，還是繼續走自己的路，如果我走回到他那邊去，也許會發生什麼事端。誰能說他是什麼？他在這兒不會有什麼好事的。如果我走回到他那邊去，他或許會撲到我身上來，毫無慈悲地扼死我；即使他不扼死我，我對他有什麼事可做呢！——對於一個赤條條一絲不掛的人，你有什麼辦法呢？難道把我身上的衣服剝下來給他穿嗎？我還是走我自己的路吧！

鞋匠想到這裏，就加緊了他的腳步。他已走得離那小禮拜堂相當遠了，可是這時他的良心却覺醒了。

他停了步，對自己說道：「你怎麼啦，賽明？這兒有一個人正在患難中奄奄待斃，而你却像一個懦夫似的逕自走過。難道你忽然發了財，怕他搶你的財產嗎？賽明，你羞不羞！」

於是賽明就轉過身來，向着那個人走去。

二

賽明朝着那人走過去，對他一看，啊！原來是一個年富力強的年青人，身上沒有一點創傷——不過因爲受凍受斃才成了這個樣子；他斜靠着牆，坐在那裏，並不張開眼來看賽明，彷彿十分疲乏無力似的。當賽明走到他身邊時，看哪！他突然清醒過來了，旋轉頭來，張開眼睛望着賽明；他這一望，使賽明心中充滿了對他的愛。賽明把那雙靴拋在地上，解下束腰帶來放在靴上，就把他的大掛脫下來了。

「喂，把這拿去，」他說道。「不要謝我！快穿上牠吧！——快，快！」他抓住了那人的腋下，把他扶起來。那人站了起來，賽明就看到他的身體很清白稚嫩，手脚也沒有受傷，臉色很和善可愛。賽明把大掛披在那人肩上，但是仍不能套上袖子。賽明幫助他把兩臂伸了進去，把大掛裹在他身上，扣上了鈕扣，又把束腰帶繫好。

於是賽明脫下他那頂破帽子來，想戴在那人頭上；可是他自己的頭上却冷起來了。且住，他心中暗想，我的頭上是光禿禿的，他却有很長的鬚髮。所以他重新戴上了帽子。我不如把那雙靴給他吧。

他就使那人坐下去，替他穿上了靴。鞋匠這樣替他穿戴好了，就說道：「喂，老哥，現在你動動吧，使得自己可以暖起來。」

事情不用我們操心，終會水落石出的。你能够走路嗎？」

那個人一動也不動；他親愛地望着賽明，可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你爲什麼一聲不響？我們不能在這兒過夜的。我們必須去找一個地方來往。喂，把我這根棒拿去拄着吧，如果你沒有力氣的話。現在趕快走吧。」

於是那人就開步走了；他毫不費力地走着，走得跟他的同伴一樣快。

當他們這樣大踏步走着時，賽明問道：「你究竟從那裏來的？」

「我不是本村人。」

「本村的人我都認得。你怎樣到那禮拜堂那兒去的？」

「這個我說不清楚。」

「是不是有人損害了你？」

「並沒有什麼人損害我；是上帝罰我那樣的。」

「自然，無論什麼事都出乎上帝的意旨；不過雖然如此，你在露天還是不能過活的。你要上那兒去？」

「我並沒有一定的目的地。」

賽明弄得莫明其妙了：看這人的樣子不像是一個壞人，他說話很文雅，可是他絕口不肯說明自己的身世。接着，賽明想道，「這也是世界上常有的事」，就開口對那人說道：「你聽我說，你還是到我家裏去吧，至少你可以休

息一會兒。」

賽明向自己家裏走去。那個陌生人跟他並駕齊驅地走着。這時風大起來了，猛烈地吹到賽明的絮襖裏邊去。他的醉意逐漸被吹醒了，身上覺得冷起來了。他迎風走去，大聲地喘着氣，把那件女人的絮襖緊緊地裹在身上，一邊想道：「我已把事情做定當了！我本是出去買羊皮，回來時却少了一件大褂，而且還帶了這

個赤身露體的人回去。老太婆對此不會十分高興的！」賽明一想到他的老婆，就不安起來了。可是當他看着那陌生人時，他却記起了這人在禮拜堂後面看他的那種眼色，他的心就歡欣地雀躍起來了。

三

且說賽明的妻子老早就把家事收拾好了。她已砍好了柴，提好了水，餵好了孩子們，就是自己的飯也吃過了；此刻她正在默想着。她默想的是，她應該何時把麵包烘起來——今天呢還是明天？現在還剩着一大塊麵包哩。

如果賽明在村上吃過中飯，她這樣想着，晚飯吃不下多少，那末這點麵包就可以吃到明天了。

瑪得利娜手裏翻來覆去弄着那塊麵包，同時想道：「今天不烘麵包了。反正剩的麵粉已沒有多少——只能吃到禮拜五。」瑪得利娜放了麵包，就坐在桌旁爲她的丈夫縫補襯衫。她一邊縫，一邊想着她丈夫去買羊皮來做掛子

的事。

但願那硝皮匠不欺騙他才好。我那老公，腦子實在太簡單了。他決不會欺騙什麼人的。可是無論哪個孩子都可以作弄他。八個盧布已不算少了；這筆錢照理可以買到一張很好的羊皮。即使是沒有硝過的，也可算一張好羊皮。去年冬天，我們沒有皮掛子穿，我們就不能夠到河邊或旁的任何地方去。我的丈夫若要出門，非把一切都穿在身上不可。就是今天他出去時，也把一切都穿在身上了，沒有一絲一縷留給我。他今天出去得很早；現在該已經回來了。但願我那鳥兒沒有在什麼地方纏住才好！

她正想到這兒時，門外傳來了腳步聲，有人走了進來。瑪得利娜把她的針插在襯衫上，走到外邊的那間屋裏去。一看，原來有兩個人——一個是賽明，還有一個是穿着氈靴，不戴帽子的男人。

瑪得利娜立刻聞到了她丈夫散發出來的燒酒氣味。唔，她暗想，我猜得很準；他被纏住了。她看到他身上沒有了那件大褂，只穿着她那件絮襖，什麼也沒有拿回來，而且一聲不響，好像很難爲情似的——瑪得利娜的心臟停止跳動了。他已把那筆錢喝光了，她暗想。他跟他所遇見的第一個流氓同到酒館裏去，化完了錢又把他帶回家來！

瑪得利娜讓他們走進了房裏。她自己也跟了進來，就看到那個陌生人很羸瘦，他穿着她和她丈夫共有的那件大褂。大褂底下看不到襯

衫的形跡，他又沒有戴帽。他進來後，就站在那兒，一動也不動，也不抬起眼睛來看人。如果他是這樣的害羞，他決不會是什麼好人的！

瑪得利娜想。

她陰沉地看了他們一眼，就走到爐灶那邊去，靜待他們倆怎麼樣。

賽明脫下了帽子，若無其事地坐在長凳上，說道：「瑪得利娜，把晚飯準備起來。」

瑪得利娜對自己咕囉了幾聲，仍舊站在爐灶邊，一動也不動。她只是先看看這個，又看看那個，於是搖搖頭。賽明裝作什麼都沒有看到，拉住了那陌生人的手，說道：「老哥，坐下來。我們要吃晚飯了。」

那陌生人就坐在長凳上。

「唔，你沒有燒好什麼東西嗎？」

於是瑪得利娜大發咆哮了：「燒是燒好了，但不是為你而燒的。你又大喝老酒把自己喝糊塗了，我知道。你出去買羊皮，回來時却沒有了掛子；而且又拉了一個赤身的浮浪漢到我屋裏來。我沒有晚飯來給你們這些醉漢吃。」

「得了，瑪得利娜，你講的話多無聊？你得先問問看，這人是誰——」

「那末你快告訴我，那筆錢是怎樣被你化了的？」

賽明伸手到那件大掛裏去，摸出了那張鈔票來，把他攤開在桌上。

「錢在這兒；鉄利富諾夫沒有還賬，他要我等到明天。」

聽了這話，瑪得利娜更其憤怒起來了。「你沒有買到羊皮，你却把最後的一件大掛穿在這窮光蛋身上了，還要把他帶到我屋裏來。」

她一邊這麼說着，一邊就伸出手去拿了那張三盧布的鈔票，把他放在抽屜裏，又說道：「我沒有晚飯；我不能給我所看到的每一個赤身的醉漢吃飯。」

「噯，瑪得利娜，不要這樣隨便亂說。且聽人家告訴你的話……」

「這樣醜陋的傻子還有好話說！現在我已明白當時我為什麼不肯嫁給你，你這酒鬼！母親給我的衣裳，都給你喝光了。今天你到村上去買羊皮，却又喝醉了回來。」

賽明想對他妻子說明，他只化了二十個戈貝克來買酒喝。他想告訴她，他是在什麼地方遇見那人的。可是瑪得利娜不讓他插進一句話去；她的舌頭好像水磨似地響個不休。她把十年前的往事都翻了出來，對他曉曉不休。

瑪得利娜這樣講了又講，不住地講下去。最後她竟奔到賽明那邊去，扭住了他的袖子，嚷道：「還我這件棉絮襖！我只有這一件棉絮襖了，你又把他拿去穿在身上。立刻還我，你這無賴！你這不要臉的東西！」

賽明想把那件絮襖脫下來，就把袖子翻了過去。他的妻子却急急地用力把他拉下來，以致絮襖上的線縫統統都開了。瑪得利娜拉下了絮襖來，把他披在自己頭上，就向門口跑去。她本想跑到外邊去，可是突然又站住了。她的

心幾乎憤怒得要爆裂了，可是她還是想知道那陌生人究竟是誰。

四

所以瑪得利娜站住了，說道：「如果這是一個好人，他怎麼會赤身裸體呢？他甚至於襖衫都沒有穿一件。而你，如果你並沒有做過什麼不正當的事，你也應當告訴我，你在那兒找到這麼一位大先生的？」

「這正是我所要告訴你的。我正在走回來的時候，突然看到了這個人，赤裸裸的坐在禮拜堂旁邊，凍得發僵了。現在並不是夏天，沒有人會赤身坐在露天的。上帝使我遇見了這人，不然他就完了。怎麼辦呢？這是毫不足奇的！我扶他起來，替他穿了衣服，就帶他回來。你鎮靜一點兒吧。那是一種罪孽呢，瑪得利娜。你須想到死的時候。」

瑪得利娜正要開口罵人，她的眼光落到了那陌生人身上，她就默不作聲了。這陌生人一動不動的坐在那兒。他仍舊坐在長凳上，正如最初坐下去時那樣，兩手摺疊着放在膝上，頭低垂在胸前，兩眼緊閉，縐着眉頭，彷彿有什麼事情在使他痛苦似的。瑪得利娜看了，什麼話也沒有說。

可是賽明說了：「瑪得利娜，你心中難道沒有上帝嗎？」

瑪得利娜聽到了這話，又望望那個陌生人，於是她的心中突然感動了。她離開了門口，

走到爐灶邊去，搬過了晚飯來。她把菜碗放在桌上，倒了一點麥酒，把所剩的那塊麵包也拿了來。

「吃吧，」她說。

賽明叫那陌生人坐得更近一點。「坐近一點，好朋友，」他說。

賽明切開了麵包，在麥酒裏漬一下，他們就吃起來了。瑪得利娜對這陌生人起了憐憫之情，竟逐漸有點喜歡他了。突無，這陌生人的眉頭不再繃結，高興起來了；他注視着瑪得利娜，微笑了一下。

吃過了晚飯，瑪得利娜把一切收拾乾淨，就來詢問這陌生人：

「你是什麼地方的人？」

「我不是本地人。」

「你為什麼來到此地？」

「這個我可說不清楚。」

「誰搶劫了你？」

「是上帝罰我的。」

「你就這樣赤身裸體躺在那兒？」

「是的，我就這樣赤身裸體躺在那兒，凍僵了。於是賽明看到了我，哀憐我，脫下他的大掛來，穿在我身上，接着又叫我跟他一道來。到了此地，你又給我吃喝，並且哀憐我。願上帝獎賞你們。」

瑪得利娜站起來，到窗口去拿了她的剛才正在縫補的那件賽明的舊襯衫來，遞給這陌生人。她又去找了一條褲子來交給他：

「拿着。我看你襯衫都沒有穿。把這件穿上吧，現在可以睡覺了。你喜歡睡在哪兒就睡在哪兒——在長檯上或是暖炕上。」

那陌生人脫下大掛，穿了襯衫，就倒在長檯上睡去了。瑪得利娜吹熄了燈，拿了那件大掛，就緊挨着她的丈夫躺下了。

瑪得利娜用大掛的一端蓋着自己的身體，可是却不能入睡。她心中老是想那陌生人。她想到僅剩的一塊麵包已經吃光了，明天一點麵包也沒有了；她又想到已攪襯衫和褲子送給了人家，心裏就覺得發愁；可是她一想到他的笑容，她的心又欣喜地跳躍起來了。

瑪得利娜躺了好久，還沒有入睡，於是她聽到賽明也還沒有入睡，正在把那件大掛向自己身上拉。

「賽明。」

「呢？」

「我們已把僅剩的一塊麵包吃完了，我又沒有烘新的麵包。明天不知道怎麼辦才好。恐怕只好去向隔壁老婆婆借一點來吃了。」

「只要活着，我們總有東西吃的。」

她又動不動地躺着，沉默了好久。

「說到頭來，他似乎是一個規矩人。不過怪得很，他怎麼絕口不肯說明自己的身世？」

「大概不便說吧。」

「賽明。」

「呢？」

「我們送東西給別人，為什麼沒有人送東西給我們呢？」

賽明不知道怎麼回答這個問題才好。他只說了一句：「不要再講話吧，」就翻了一個身，入睡了。

五

第二天早上，賽明醒來了。孩子們都還睡着；他的妻子去向鄰居們借麵包去了。只有昨天來的陌生人穿着舊襯衫和舊褲子，坐在長檯上，兩眼望着天。他的臉色似乎比昨天更歡快了一點。

賽明開口道：「聽我說，朋友，我們的肚子需要吃麵包，赤裸的四肢需要穿衣服。人非吃喝不可。你會做那一類工作？」

「我什麼也不會做。」

賽明吃了一驚；接着又說道：「只要人願意工作，無論什麼事都可以學會的。」

「人們都工作，那末我也工作吧。」

「我說怎樣稱呼你呢？」

「米仙兒。」

「很好，米仙兒。關於你的身世，你一點也不用告訴我。可是人非吃喝不可。你如能給我做的工作，那末我當供給你吃喝。」

「願上帝獎賞你。我會學習的。告訴我，我該怎麼做？」

賽明拿了一根線，把他繞在手指上打了一個結。

「這並沒有什麼大奧妙。留心看着……」

米仙兒留心看了一遍，依照着鞋匠的方式把線繞在手指上，打了一個結。

於是賽明又做給他看，鞋子底面間的革條是怎麼模做的。這個，米仙兒也立刻明白了。於是鞋匠師傅又做給他看，鬚毛是怎麼樣穿進去的，鑽子該如何使用。這些，米仙兒也立刻明白了。

總之，無論賽明教他什麼方法，他都立即學會了；到了三天以後，他就工作得跟老資格的鞋匠一樣了。他一天到晚工作着，絕不走動，而且吃得也不多。在沒有工作做的時候，他會接連坐上幾小時，兩眼望着天。他從不離開那間房子，從不說一句不必要的話，從不同別人開玩笑，也從不嬉笑。

他們只看見他笑過一次：就是第一天晚上，瑪得利娜請他吃晚飯的時候。

六

過了一天又一天，過了一禮拜又一禮拜；整整一年過去了。米仙兒始終留在賽明的家裏，工作着。

賽明的伙計的名聲已傳遍了遠近。人們都說，沒有一個人會做像賽明的伙計米仙兒所做的那樣整齊，耐穿的皮鞋。所以老遠的人都到賽明這裏來定做皮鞋，賽明的生意就日益興隆了。

冬季裏有一天，賽明和米仙兒正在做工，有一輛三匹馬拉的馬車響着叮噠的鈴兒來到了

賽明的屋前。他們向窗外一望，看到那輛馬車已停在那兒，一個年青小夥子從車上跳下來，打開了車門。一個穿着皮褂子的紳士從車廂裏走了出來。他走出車來，就向賽明的小屋走來，跨上了階石。瑪得利娜連忙奔出去，打開了大門迎接他。紳士彎着腰，走進了房裏，才把身子挺直。他身材高大：頭幾乎碰到屋頂，身體佈滿了整個屋角。

賽明站起來鞠了一躬，驚異地望着這位紳士。他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人。賽明自己很羸瘦，米仙兒也很纖弱，瑪得利娜更是瘦得有如木片；這個人却像是從另一個世界裏來的。他的臉又紅又胖，頸項粗得和牡牛一般，全身好像是用鋼鐵鑄成的。

紳士立定了喘着氣。他脫去皮褂子，坐在長椅上，說道：「哪個是鞋匠師傅？」

賽明跨上前去，說道：「是我，老爺。」於是紳士喚他的僕人道，「噶，費提亞，把皮革拿到這邊來。」

僕人拿進了一捲東西來。紳士接過來，把他放在桌上。

「打開牠來，」他說。僕人就把這一捲東西打開。

紳士用一個手指指着這塊皮革，對賽明說：「聽着，鞋匠，你看到這塊皮嗎？」

「看到的，老爺，」賽明說。

「唔，你可知道這是什麼皮？」

賽明伸手摸了一摸那塊皮，說道，「好得

了不得的皮。」

「這還用說！當然，你鄉下佬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皮革。這是德國皮，我化了二十個盧布才買來的。」

賽明嚇倒了，戰戰兢兢地說道：「像我這樣的人哪裏會看到這種皮革？」

「當然不會！你能用這塊皮來替我做皮鞋嗎？」

「能，真的，老爺。」

紳士聽了這話，對他嚷道：「說說自然是容易的。你得記着，你在替誰做皮鞋，而且這是怎麼樣的皮。替我做一雙能穿一年，不會破裂或走樣的皮鞋。如果你做得到這事，就動手把皮革切起來；如果你做不到，就讓牠去，不要丟去切開這塊皮。我先告訴你，如果不滿一年這雙皮鞋就破裂了或走了樣，我就要把你關在監牢裏。如果牠們並不破裂或走樣，我就給你十盧布的工錢。」

賽明驚慌起來了，他不知道怎麼回答才好。他望着米仙兒，又用臂肘輕輕地推他一下，低聲問道：「我可以接受嗎？」

米仙兒點點頭：不用害怕！把這項生意接下來就是。

賽明聽從了他的伙計的話，答應替那紳士做一雙能穿一年，既不走樣又不破裂的皮鞋。

紳士又叫他的僕人過來，替他脫去左腳的皮鞋。於是他伸出腳來，說道：

「量我的腳吧。」

賽明拿了一張十多吋長的紙條，跪下去，先在自己的圍裙上仔細將手擦個乾淨，免得弄髒紳士的襪子，於是就動手量起來了。他先量腳底，後量腳背；接着又量小腿——可是他那張紙還不够長。那只龐大的腳上面，生着一只粗如梁木的小腿。

「留心，不要在腿部做得太緊了。」

賽明又縫了一條紙到那紙條上去。紳士坐在那兒，翻動着他那些穿在襪裏的腳趾，一邊望着房裏的人們。他看到了米仙兒腳就問道：

「這是什麼人——站在那變的？」

「這是我的伙計；他也將幫助我做這雙皮鞋。」

「注意，」紳士對米仙兒說道，「不要忘記，這雙皮鞋須經穿一年。」

賽明也回轉頭去望一望米仙兒，却看到米仙兒並不在望着紳士。他站在紳士後面的角落裏，眼睛彷彿在注視着什麼人。米仙兒站在那兒，一眼不霎地注視着；突然他微笑了，整個臉上露着喜色。

「你站在那邊癡笑什麼，鄉下佬？還是留心點，使這雙鞋子能如期做好吧。」

於是米仙兒答道：「牠們一定能如期做好。」

「但願如此！」

腳寸完全量好了，紳士穿上了那只皮鞋，把自己暖烘烘地裹在皮掛子裏，就向門口走去。可是他忘了彎腰，以致他的頭在門楣上撞碰了

一下。

他一邊呢罵，一邊撫摩着他的前額。於是牠跨進馬車，驅車走了。

紳士走後，賽明說道：「一個鐵製的人。世界上能够打死他的棍子還沒有做成。他的頭幾乎把門楣都撞了下來，可是他似乎一點也不覺得痛。」

但是瑪得利娜却說道：「過着他們那樣的生活，這些人怎麼會不強壯呢？即使死神也不能損傷這樣的大漢的。」

七

於是賽明對米仙兒說道：「唔，我們已把這項生意接了下來；但願我們不是自討苦吃！這皮革價錢很貴，而且跟這位先生是不能開玩笑的。我們決不能切錯這塊皮。你做吧！——你的眼睛比我尖，手也比我伶俐，鞋樣在這兒。你切皮，我繼續做這些鞋頭。」

米仙兒照着他師傅所吩咐的，拿了那位紳士的皮革，鋪開在桌上，疊成兩層，就拿起刀子來切了。

瑪得利娜走過來看他切，她看米仙兒運用着那柄大鉸刀，却覺得莫明其妙。瑪得利娜對於做皮鞋的手續是很熟悉的；她看到米仙兒並不在照着做皮鞋的方式剪切那塊皮，却在用鉸刀剪圓牠的邊緣來。

瑪得利娜正要開口說話，可是轉念又想到：「或許我不懂得替紳士們做皮鞋的方法吧。」

大概米仙兒比我更明白；我不必多管閒事。」

米仙兒剪好了皮，就拿了一根線，縫起來了——並不像普通做皮鞋那樣用兩根線，却像縫鞋似的只用一根線來縫。

這也使瑪得利娜莫明其妙，可是她不願多管閒事。所以米仙兒縫着又縫着，直到吃晚飯的時候，賽明站起身來，才看到米仙兒已用那位紳士的皮革做了一雙死人著的葬鞋。

賽明大聲地呻吟了。這是怎麼回事呢？他想到：米仙兒已跟我同住了整整一年，從來沒有做錯過事，現在却闖了這樣一場大禍。那位紳士定做的是長統皮鞋，而米仙兒却做了沒有後跟的葬鞋，而且糟塌了這塊皮。我怎麼能去回復那位紳士呢？我們又找不到這樣的皮。

「你做的是什麼呀？」他說道。「好朋友，你要害死我了！紳士定製的是皮鞋，而你做的是什麼啊？」

他正在開始責備米仙兒的時候，却有人在門外「拍拍」地敲門了。他們向窗外一望，看見一個騎馬的人正在那邊擊他的馬。他們開了門，進來的原來是那位紳士的僕人。

「您好！」

「您好！有什麼見教？」

「我家太太派我來問那雙皮鞋。」

「那雙皮鞋怎麼樣？」

「那雙皮鞋怎麼樣？我們的老爺現在不着皮鞋了。他與世長辭了。」

「你說什麼？」

「我們老爺從此地回去，沒有到家就故世了；他死在馬車裏。當車子達到我們門前時，我們下車去扶他出來，想不到他好像一袋麵粉似的躺在那裏死了，發僵了。我們幾乎不能把他從車廂中拖出來。所以太太派我到此地來，她吩咐我：『你告訴鞋匠，現在不需要皮鞋了，你叫他趕緊用那塊皮替老爺剪裁一雙皮鞋，愈快愈好；你就在那邊等這雙皮鞋做好了，把牠們帶回來。』所以我就來了。」

米仙兒把桌上的殘餘皮革拿起來，捲成一捲，又把那雙已完工的皮鞋拿過來，重重地拍了一下，用圍裙把牠們揩拭個乾淨，就把牠們交給那僕人。僕人拿了皮鞋，喊聲「再見，祝你好！」就上馬去了。

八

過了一年，又是一年；不久，米仙兒已在賽明家裏住滿了六年。他的生活依然如故。他什麼地方都不去，從不說一句不必要的話，而在這整個期間，他們只看到他笑過兩次！一次是在瑪得利娜請他吃晚飯的時候，還有一次是在那位紳士來定做皮鞋的時候。賽明對於他這個伙計非常滿意。他從來沒有再去問他的身世；他所怕的只是米仙兒或許要離開他那兒。

於是有一天，他們都坐在家裏。主婦已把鐵罐放在火上，孩子們正在長橋上跑來跑去，有時望着窗外。賽明坐在一扇窗口，用小槌敲着釘子，米仙兒坐在另一扇窗口，在做一個鞋

跟。那個男小孩沿着長橋跑過來，靠在米仙兒的肩膀上，望着窗外。

「米仙兒叔叔，看呀！那個老板娘帶着兩個女孩子不是要到此地來嗎？一個女孩子是蹣腳。」

男小孩的話幾乎還沒有說完，米仙兒已丟下了工作，朝着窗外望街上的景象了。

賽明吃了一驚。米仙兒從來沒有開過過窗外的街道，可是現在却緊挨在窗口，注視着外邊的什麼。因此，賽明也走到這扇窗口去望！不錯，有一個婦人正在向着他的房子走來，她穿着得很華麗，兩手拉着兩個穿小皮掛，戴繡花頭巾的小姑娘。兩個小姑娘打扮得一模一樣，人們很難把她們分辨清楚。不過一個小姑娘的左腳是跛的，走路時一蹣一拐的。

婦人來到了門前，跨上階沿，扭開了門門，推開大門。她讓兩個小姑娘先跑進來。

「你好，鞋匠師傅；你好，主婦。」

「歡迎歡迎。你有什麼見教？」

婦人坐下在桌旁。兩個小姑娘緊緊地挨在她身傍，因為她們見了陌生人有點胆怯。

「我想替這兩兩女孩子做兩雙春天著的小皮鞋。」

「這一定可以。我們雖然從未做過這樣的小皮鞋，但我們也能够做。長統短統，聽憑尊意。米仙兒什麼都會做。」

賽明回頭一望米仙兒，看見他已丟下了他

的工作。坐在一邊，目不旁瞬地注視着那兩個小姑娘。

賽明又覺得完全不能理解米仙兒了，固然這兩個小姑娘生得很美貌；烏黑的小眼睛，紅潤的圓臉龐，好看的小皮掛子和頭巾，可是賽明終覺得莫明其妙，為什麼米仙兒這麼一眼不變地注視着她們，彷彿他認識她們似的。

賽明一邊納悶，一邊就跟那婦人講價錢。他們講定了價錢，他就動手量腳寸了。婦人把那蹣腳的小姑娘抱在膝上，說道：「你須在這孩子的腳上量兩次，替她的左腳做一隻皮鞋，替那沒有毛病的腳做三只。牠們的腳是完全一樣的；牠們是雙生兒。」

賽明量好了腳寸，看了一眼前那蹣腳小姑娘，說道：「她怎麼會這樣的？而且又是這麼漂亮的一個小姑娘。她生來就如此嗎？」

「不。是她的母親壓壞她的。」

於是瑪得利娜走過來了。她知道這婦人是什麼人，這些女孩子是誰的，所以問道，「難道你不是她們的母親嗎？」

「我既不是她們的母親，也不是什麼親戚；她們是人家的孤兒。」

「不是你自己的孩子，你却這麼愛她們呢？」

「她們倆都是吃我的奶長大的，我怎能不愛她們呢？本來我自己也有一個孩子，可是被上帝接去了；我從沒有懷愛這兩個似地愛那個孩子。」

「那末他們是誰的孩子呢？」

九

婦人滔滔不絕地講起來了，她解釋道：在六年以前，這兩個孩子在一禮拜之內變成了無父無母的孤兒。她們的父親在禮拜二安葬；在同一个禮拜五，她們的母親也死了。

「在當時，我丈夫和我都是種田人。我們跟他們住在同一村子裏，而且是隔壁隣舍。孩子的父親在森林中砍木。一天，一顆樹倒下來，筆正地壓在他身上，以致他的肚腸都流了出來。

「他幾乎還沒有被扛到家裏，就一命嗚呼了；在同一个禮拜內，他的妻子替他生了一對雙胞胎，就是這兩個女孩。情形真是悲慘，淒涼極了。

「那婦人只有獨自一人，既沒有老年人，又沒有小孩子；她在患難中只有獨自一人，她就這樣獨自死去了。

「第二天，我進去看我那鄰舍。當我走到房裏時，那良善的女人已經冰冷了，發僵了；而在她臨終的痛苦中，她壓在這小女孩身上，因而壓壞了她的一只腳。

「於是人們都進來，替她措身，穿衣服，做了一個棺材，就把她安葬了。那些良善的人們照顧着一切。如今那些小女孩是孤兒了，怎麼處置她們呢？當時在所有的婦人中間，只有我一個人，在哺乳。我那個頭生的男孩子已吃了

兩個月奶。所以臨時由我養着她們。村裏的農民們聚攏來商量善後辦法。他們對我說道：「瑪麗亞，你爲什麼不把這兩個女孩養育幾時呢？一切都會慢慢地好起來的。」最初，我只給那健全的孩子吃奶，並沒有餵這個蹣跚的。我以爲她活不長久的；可是轉念一想，爲什麼要餓死那小天使呢？我覺得她很可憐，所以我也給她吃奶了。除了這兩個以外，我還在餵着自己的孩子；三個都吃着我的奶而長大起來。我

正年富力強，奶水很充足。上帝給我這麼多的奶，三個孩子吃了還有餘。有時候，我給兩個吃着，第三個只好在一旁等着；等到一個吃飽了，我才把第三個抱過來。可是上帝的旨意却要我這兩個撫養長大，而在兩歲時埋葬了我的自己的那個。自此以後，上帝也沒有再賜孩子給我。可是我們在塵世上的財富却增加了。現在我們跟老板同住在此地的磨坊裏。收入很不錯，我們無憂無慮地生活着。我們自己又沒有一個孩子。假如沒有這兩個女孩子，我怎能獨自生活下去呢？你叫我怎能不愛她們？她們是我唯一的寶貝呀！」

這婆說着，婦人用一只手緊抱着那蹣跚小姑娘，用另一只手揩着自己臉上的淚水。

瑪得利娜歎了一口氣，說道：「俗語說得不錯：人無父母，尚可生活；若無上帝，則不能生活。」

他們正在這麼談着的時候，從米仙兒坐着的那個角落裏突然發出了一道毫光來，照亮了

整個房間。他們都對他一望，看見米仙兒正坐在那兒，兩手摺疊着放在膝上，兩眼微笑地仰望青天。

十

那個婦人已帶着兩個小姑娘走了。於是米仙兒也從長橋上站起來，脫去了他的圍裙，向他的師傅和師母娘鞠了一躬，說道：「饒恕我吧，師父師母。上帝已饒恕了我；務請你們也饒恕我。」

這時賽明夫婦才看出來，那道毫光原來是從米仙兒身上發出來的。賽明也站了起來，對米仙兒鞠了一躬，說道：「米仙兒，現在我已知道你不是尋常人了，我不便挽留你，也不敢質問你，但是請告訴我一件事：爲什麼當我看到你，把你帶到家裏來時，你是那麼憂鬱不樂？可是當我的女人請你吃晚飯的時候，你爲什麼就笑了，而且從那時起就快活了一點？後來，當那位紳士來定做皮鞋的時候，爲什麼你又笑了一次，而且從此以後你是更其快活了？而剛才，當那個婦人帶着兩個小姑娘來此時，你第三次笑了，而且全身沐浴着光輝。請告訴我，米仙兒，怎麼你會發出這樣的毫光來？還有你爲什麼笑了三次？」

於是米仙兒說道：「我發出毫光來，因爲我本來在受罰，而現在上帝已經饒恕了我。我笑了三次，因爲我必須明白上帝的三句話。我居然明白了上帝的話：我明白第一句話是在你

夫人憐憫我的時候，所以我第一次笑了。我明白第二句話是在那個富人來定做皮鞋的時候，所以我第二次笑了；而剛才，當我看到那兩個小姑娘時，我明白了最後的一句話，也就是第三句話，所以我第三次笑了。

賽明接着問道：「請告訴我，米仙兒，爲什麼上帝要罰你，上帝說的是那三句話？讓我也知道。」

於是米仙兒說道：「上帝罰我，因爲我違背了他的命令。我本是天上的一個天使，可是却違背了上帝的命令。」

「我本是天上的一個天使，上帝派我到地上來取去一個婦人的靈魂。我飛到地上來一看，呀！那個婦人正獨自躺着，在害病；她已生了一對雙胞胎，是兩個女小孩。這兩個小孩正在她們母親的身旁哭嚷着，可是那做母親的沒有力氣把她們抱到懷裏去吃奶。這個婦人看見了我，知道是上帝派我去取她的靈魂的，就哭說道：『天使啊，他們剛才葬了我的丈夫；他是在林中被一顆大樹壓死的。我沒有姊妹、姑嫂、祖母、或任何人來撫養我的孤兒。不要去取我那可憐的靈魂吧；讓我獨自哺育我的孩子們，把他們撫養成長，孩子們沒有父母終究是活不成的。』我聽從了這婦人的話，把一個女孩放在她懷中，把另一個放在她手裏，就飛回天上去見上帝。當我飛到上帝的面前時，我說道：『我不能取這婦人的靈魂。她的丈夫已被一顆樹壓死；她已生了一對雙胞胎，並且懇求

我不要取她的靈魂，說道，『讓我哺育這些孩子，把她們撫養成長吧。孩子們沒有父母是活不成的。』於是上帝說道：『回去把這婦人的靈魂取來，你還得明白這三句話：人心中有點什麼；什麼東西沒有給人；人靠什麼生活？當你明白這三句話時，再回到天上来。』所以我就飛回地上來，取了那個婦人的靈魂。

「那兩個孩子從她的懷中跌了下來；那沒有生命的身體沉重地落在床上，壓在一個孩子身上，壓壞了他的脚。我在村子上面飛翔着，要想飛回天上去把這靈魂交給上帝；正在這時，一陣暴風吹過來，我的翅膀軟弱無力地落下來，被風吹掉了，那靈魂就獨自昇上天去。可是我却跌下來，跌在大路旁邊。」

十一

這時賽明和瑪得利娜才知道他們供給他衣食的人是誰，他們的客人原來是什麼；他們又懼又喜地哭起來了。可是那天使又說：「我赤身裸體，獨自躺在道旁田野中。我本來毫不知道人間的煩惱，或飢寒之苦，可是現在我却是一個凡人。飢餓和寒冷磨難着我，我不知道怎麼辦才好。於是我看到了田野中的小禮拜堂，我就到這建築來禮拜上帝的地方去找一藏身之所。不料這禮拜堂鎖着，我走不進去。所以我就坐在禮拜堂後面，以避寒風。天晚了，飢餓磨難着我，我凍得發僵了，渾身都劇痛着，突然間我聽到了一種聲音：一個男子正在沿

着小路走來，他穿着一雙皮鞋，正在自言自語。這是我自己變成成人以來初次看到的凡人臉孔。這臉孔使我不勝恐怖，我就別轉了頭。我聽到這人在自言自語：如何他可以抵禦冬天的寒氣，如何他可以爲妻兒們取得麵包。我就暗想，我快要凍死餓死了，而正在走過來的這個人，却只是想怎樣能爲他自己和他的妻子弄皮掛子來穿，弄麵包來吃，他不能夠幫助我的。且說這個人看到了我，繃繃眉頭，臉色變成更其可怖了，接着就走了過去。我完全絕望了。突然間我又聽到這個人正在走回來。我抬頭一看，簡直不認得他就是剛才的人了。最初他的臉上含着死色，而現在却突然充滿了生氣，我在他的臉上看到了上帝的容貌。他來到我跟前，替我穿了衣服，帶着我，到他的家裏來。我到了這屋裏，他的妻子見了我們，就說話。這婦人竟比那男人更可怕。死的氣息從她嘴裏噴出來，我幾乎被那腐爛的氣息悶死了。她要把我趕到外面的寒冷中去；我知道，她如果真把我趕了出去，她一定要死的。於是她的丈夫提醒了她，叫她想到上帝，她就突然變成了一個異樣的婦人。當她請我吃晚飯而坐在旁邊望着我時，我也對她一望：死已離開了她，她活轉來了，我在她臉上看到了上帝的容貌。「於是，我記了上帝的第一句話：『你將明白人心中有點什麼？』我明白了，人心中有愛。這時我不勝欣喜，因爲上帝已在開始把他所允許我的啓示我了，我就第一次笑了。可是我

還沒有完全明白。我還不明白，什麼東西沒有給人，和人靠甚麼生活？

「我跟你們同住了整整一年。於是那一個定製皮鞋的人來了；他要定製一雙能穿一年，既不破裂也不走樣的皮鞋。我對他一望，突然在他背後看到了我的同伴——死神。除我以外，沒有人看到那死神；可是我是認得他的，我就知道在日落以前那富人的靈魂將被取去。於是我想道，人預備着未來一年間的事，却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將在黃昏以前告終。這時我就記起了上帝的第二句話：你將明白什麼東西沒有給人。」

「人心中有點什麼，我早已明白了；現在我又明白了什麼東西沒有給人。人們在自己的生活上究竟需要些什麼——這項知識並沒有給人。於是我第二次笑了。我很快活，因為我看到了我的同伴死神，而且上帝已啓示了我第二句話的意思。」

「可是我仍舊沒有完全明白。我還不明白，人靠甚麼生活？」

「所以我仍舊跟你們同住，等上帝來啓示我最後一句話。五年過去了，於是那個婦人帶着那兩個小姑娘，就是那一對雙胞胎來；我認得這兩個小姑娘的，而且明白了她們怎麼能活着。我明白了這一點，就想道：這兩個孩子的母親曾經爲了她們而懇求我，我也相信了她的話，以爲孩子們沒有父母是活不成的。可是現在，那個並非親屬的婦人已哺育她們，把她們撫養成長了。當這婦人因爲心愛這兩個別人的兒女而下淚時，我就在她身上看到了活生生的上帝，而且明白了人靠甚麼生活？我明白上帝已把最後的一句話啓示了我，並且饒恕了我，所以我第三次笑了。」

十二

於是天使身上的衣服褪下來了，他完全被包裹在光輝中，以致人家的眼睛不能正視他；他的聲音也更其洪朗了，彷彿不是從他發出來而是來自天上似的。天使說道：「我明白了，無論哪個人並非靠着顧慮着自己而活着，却是靠着愛而活着的。」

「那個母親不知道她的孩子們要活下去需要點什麼，那個富人也不知道他自己需要點什麼。沒有一個人知道在這天日暮以前，他究竟需要皮鞋來走路呢，還是需要葬鞋來殮殮。」

「我得以保全我在塵世上的生命，並非由於顧慮到我自己的需要，而是由於你這過路人心中和你的妻子的心中有愛，她愛我，並且憐憫我。那些孤兒得以活着，並非由於別人顧慮到她們，而是由於那並非親屬的婦人心中有愛，她愛她們，並且憐憫她們。所有的人得以活着，都並非由於顧慮着他們自己，而是由於人們心中有愛。」

「從前我只知道上帝賦予生命給人，並且希望他們活着，現在我知道得更多了一點。」

「我明白了，上帝不願人們各爲自己而生

活着，所以他沒有啓示他們，各人自己需要點什麼；他希望他們生活於同胞之誼中，所以他啓示了他們，他們自己同時也是每一人共同需要點什麼。」

「現在我明白了，人們只相信他們靠着顧慮自己而活的；其實他們却全靠愛而生活着。凡是生活於愛中的人，生活於上帝心中；上帝也生活於他心中，因爲上帝就是愛。」

說畢，天使就唱起讚美上帝的歌來，整所房子都被他的歌聲震動了。屋頂裂了開來，一根火柱從地上昇到天上。賽明和他的妻子兒女都跪倒在地上，天使的背上長出了翅膀來，他升上天去了。

當賽明清醒過來時，他們的小屋依然完好如故，房裏除了賽明和他的家屬以外，沒有一個別人。

——完——

後記

這是托爾斯泰在一八八一年所寫的一篇短篇小說。那時托翁已年逾五十，思想已經轉變了。從這篇小說中，我們可以窺見其人生觀的一斑。

這篇小說也收在褚威格(Stefan Zweig)所編的「托爾斯泰的思想」一書中。所採用的英譯文取自 Nathan Hapell Dole的「托爾斯泰全集」。

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五日，天虹誌於

浙江臨海回浦中學。

再生

盧茅居

滿天沒有一絲雲翳，陽光猛烈地射着江面，風帶了熱氣一陣陣的向船上襲擊。船裏的人雖是大汗淋漓，滿身濕漉漉的，却沒有一個喊過一聲熱。今天，太陽失去了它底威力，人的心志志着，生怕天空中又出現了那躲在機翼下象徵着殘暴與罪惡的小太陽。焦慮像一根堅韌的連索，把船裏的人緊緊地繫在一起。

高空的殺手，似乎要把江水也染上赤色才能滿足獸性。這幾天，敵機總是一清早就順着狹長的閩江低飛，像獵狗在追逐獵物一般。純粹載客的汽船也成了下手的對象。這無聊與無恥，是超出了人底想像力之外。

乘客們抒發着各種不同的意見，嘈雜的聲音充塞了船裏的每一角落。穩健的人，主張找到有泊頭的地方停下船，等夕陽西下時再前進。胆壯的，有急事在身的，相信宿命論的，堅持要冒險。船是由上游開到下游的。上游的水底埋伏着數不清的「花」——礁石。白天，它們還敢布着種種疑陣，想欺騙駕駛人的眼睛；一到夜晚，就是航工中的聖手也不敢嘗試一下。夜間不能走，白天可走的時間，不過是絕早與日晡。這樣，幾十個的人必須在窒息的船裏

煎熬一夜了。穩健派只是寥寥幾個，而且又不十分執着自己的主張。結果船還是撥開浪頭，直向下游衝去。

一個高個子的船上夥計，爬上船頂充當防空哨兵，右手遮在額上，向空中瞭視，好久才曇了一次眼睛。

將近晌午了，空中仍是那麼恬靜，船似乎也提起勁，放長了脚步，在江上作狂歡的飛跑。現在是打鼾聲，談笑聲與機房裏馬達聲組成了複雜的交響曲。

船裏最惹人注意的人物，是一個穿黑色印度綢旗袍的年輕女人，人們不斷的把視線拋到她身上。她絲毫不漂亮，所以具有這樣大的吸引力，完全歸功於她那高貴的氣派與響亮的話語。

「快艇的官艙票子買不到，搭這樣的船，真倒霉。」她好像是對坐在她身旁的老媽子說，其實她是對船裏的乘客說的。每隔十幾分鐘，她總把這句語重說一遍，表示她不是沒有錢，更不是捨不得錢的人。無數對的眼睛和她底平扁的臉成了一條直線。坐在遠處舖位上的人，也借了題目打從她的跟前走過，把她飽看了一

番。睡在老媽子懷裏的小孩子醒了，眼睛一睜開，便沒命的哭，大概是要吃奶。老媽子把孩子遞給穿黑旗袍的，叫她喂奶。她把孩子接過來安在懷裏，左手便伸向右邊的膈肢窩下，剛要把鈕扣解開，突然向周圍的人掃了一眼，又把手縮回去了，嘴裏嘟囔着：

「沒有官艙，真討厭！」

小孩子的嘴裏塞滿了糕，但他却倔強地把它彈出來，非吃奶不肯罷休。孩子使勁地哭，船裏的人有些焦躁了。從遠處送來了一聲拖着長尾巴的嘆息。她曉得這嘆息是為她而發的，便用惡狠狠的目光去搜索那發嘆息的人。兩顆「金魚目」似的眼珠酸來酸去，許多人都抿着嘴笑，有的却不禁嘩然大笑了。笑聲還沒有消失，防空哨兵在上面尖着嗓子沒命的喊：

「來了！來了！」

船裏開始騷動了。船停止了行進，嗡嗡的聲音可以聽得很清楚。船本來是沿着岸邊駛的，乘客一窩蜂的湧到船口，想把跳板架好，逃到岸上去。穿黑旗袍的懷裏揣着孩子，在人縫中亂撞，拚命地嚷：「讓開！讓開！」這時，可沒有人理睬她了。船裏正亂做一團，好幾個船上夥計却從外面衝進來，異口同聲地大喊：

「快進去，出來就沒命！」

船外到底發生了什麼意外的不幸，沒有人知道，胆小的已經放聲大哭了。

「沒有事，快坐下來，放安靜呀！」像是高個子防空哨兵的聲音。

嗡嗡的響聲更近了。

「還哭！不要命嗎？一根繡花針掉在地上，鬼子的收音機也會聽得到。」不曉得是誰在賣弄防空常識。這一喝，却收到極大的效果：穿黑旗袍的再不猶豫了，慌忙地解開衣扣，把奶頭塞在孩子的嘴裏。嗚嚶也變為嗚咽，配合了那顫抖的念佛聲。

嗡嗡的聲音越發迫近了，猛可裏「唔」的一聲一架飛機從船上掠過，接着便在上面打旋，馬達暴厲地響着，似乎要把船吞下去。船裏的人像被惡性瘧疾襲擊了一樣，不斷地打哆嗦，磕牙齒，耳裏呼呼的響起來，心跳動得要從嘴裏迸出來。有幾個女人，昏厥在地上了。

出於意料之外的，敵機沒有下蛋，也不用機關槍掃射，打了幾個圈飛去了。嗡嗡的響聲由隱約到聽不見，人們像從夢寐裏回到真實的世界來。

捏了一把汗，透了一口氣，嘈雜的聲音又昂揚起來了：

「好險呀！」

「幹麼沒有下手？」

「船裏一定沒有做過愆孽的人。」

「……」

「……」

「逃到岸上，可就沒命了。」高個子防空哨兵禁不住也開口了：「前天××號開到××時，碰着飛機，搭客搶着要逃到岸上，看見飛機在頭上，又鑽進船裏，上面的機關槍發作了，許多人給射得像蜂窩一般。」

「今天一定子彈沒有了。」穿黑旗袍的自言自語着，意思是說今天逃到岸上是不會死的。

高個子看了她一眼，沒有把話說完，便跑出船外了。

「那裏來的野妹子！」什麼人輕聲的罵了一句，還好她沒有聽到，不然就有一場惡鬥好瞧了。

兩天以前用多量的血換來的經驗，救了今天一大羣人的性命。各種思潮，在這再生的一羣人底腦海中起伏着：今天，不幸這一羣人無代價地流了血，那將有無數顆父母或兒女的，丈夫或妻子的……的心碎了，碎了。

暫時的沉默，被穿黑旗袍的打破了，她又說了好久沒有說的那句話：

「買不到快艇官輪的票子，真倒霉。」她的話，像貓頭鷹的叫聲一樣在船裏蕩漾着。

編 後 記

經過匆促的兩個月的籌備，現在總算把創刊號送達到讀者的面前了。形式的簡陋與內容的貧乏是意料中事，但同時，讀者也不難從這上面窺見我們編行這刊物的艱苦困難。

鑒於近來大家都感覺到小說產量的稀少，我們在這一期里讓出巨大的篇幅刊登了三篇創作。自然這三篇東西並不是一時之選，但却也顯示了抗戰現實的各方面。特別是荃麟先生的中篇「英雄」，給我們提出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大問題。

「論典型的創造」是出於一個優秀的理論家的手筆的一篇見解精闢的文章，它指出我們抗戰文藝一個最基本的缺點，說明了我們的藝術為甚麼還不能帶來典型和深刻的思想。希望讀者注意細讀。

本刊準備每期刊登一兩篇對世界諸大作家的介紹和他們的作品，這一期發表了許天虹先生的托爾斯泰，下期是周學普先生的萊爾蒙托夫。

最後應特加聲明的，本刊不是同人雜誌，誠懇地希望各地認識與不認識的朋友們的協助：在籌備期間，我們雖曾發出了若干徵稿信，但以交通的阻隔，通訊地址的不明，遺漏極多。此外，各地讀者如願和我們合作，惠賜稿件，我們敢在這裡伸出感激與歡迎的手！

——編 者

英雄

荃麟

汽車用五十邁的速度，像一匹發了瘋的野獸，在高低不平的公路上狂竄着。第××後方醫院的出院傷兵王大有，興奮地爬在車窗口，把那隻剩下來完整的右手用勁地扳着窗沿，下顎突出着，緊壓在手背上，睜着兩隻灰白的眼睛，焦灼地望窗外蒼鬱的土地——像走馬燈似的，在初夏耀眼的陽光下旋動過去。

車箱竅動得很厲害，玻璃在他手腕下震蕩得格朗朗地響，下顎很難壓得住手背，不時要被拋開去似的互相擊撞着。雖然是個晴朗的日子，一陣陣的風砂仍然不斷的迎面撲來，在王大有骯髒的頭髮上，眉毛上和軍帽上，蒙上一層薄薄的灰土；——彷彿是剛從磨坊里出來的。「唉，再過一個鐘頭該可到家了吧……」王大有躁急地盤算着。風從窗子里灌進來，刮着他那隻沒有了臂膀的左袖管拂拂地飄宕，他把它一把摀住，襯在下巴底下，依舊凝望着窗外的電桿木，一根一根的從他眼前閃越過去，彷彿是替他在計算旅程的籌碼。有時一座人工開過的赤色土巖，驟然向他猛撲過來，又一轟

的一尊從車窗口削過去。初夏的田野上，滿鋪着綠油油的秧甍，那些斜矗在田隴間的老樹，像一羣老朋友似的，張開臂膀向他奔來。從遙遠的平地上，推出一座座淺藍色的山峯，在白色的流雲底下，電影般的慢慢旋動過去。

王大有帶着一種從來不曾有過的情緒，貪婪地望着一切，什麼東西都使他感到怪親熱的。他是一個土包子，當然不懂得欣賞什麼風景；他只是直覺地去辨認每一座山峯，每一條河流，每一個村莊，甚至每一簇樹林——這些地方從前他都很熟悉，但是現在隔離了五年，却有點模糊起來。他默默地計算着這座山峯和那座山峯的距離，回憶着這些山峯的名字。而在這些山峯的背後，該就是他的家鄉——王莊。他把眼光移向那些旋動的青色山岩，彷彿透過這些山岩，他已經看他的村莊——村子里那條黃色的小河，和河旁楊柳底下那一簇簇黃土牆的矮屋，永遠像睡熟的黃牛似的在那里踞伏着。

汽車越過一座小丘，一片鏡子般的水田，很快的向車窗方面旋動過來，幾頂大笠帽葡伏在田裏緩緩蠕動；隨着大地的旋轉，一個老年

農人慢慢地把身體直起來，手裏握着一把嫩綠的稻秧，抬起兩隻灰色的眸子，一動不動地向汽車凝視着，遲鈍的蒼黑的臉上木然地沒有一絲表情，但就是那樣一張長長的，慈祥的臉相。那片水田很快就被拋落到車子後面去了，而這個老人的影子却像磁石般的緊緊地吸住了王大有目的目光。王大有顯然並不認識這老人，而且也從來不曾關心過這樣的老人，但是現在却不知怎麼的，彷彿做了五年夢突然醒來，重新看到了他周圍的親人一般，一種溫暖的，親熱的情感怪舒服地熨貼着他的心。

他想起他的老爹來，老爹該還是那付老樣子吧？整天的弓着背，在河邊的空地上打草繩，二奶子，他那十歲的娃兒，裸着精瘦的上身，頭頸上套着一隻巨大的項圈，一跳一跳的在對面替老爹搖着繩車，繩車嘩嘩地響着，老爹永遠是一副嚙嚙相，一壁搓着繩，一壁咕嚕嚙嚙的埋怨這個埋怨那個，二奶子受不住老爹的嚙嚙，一歇工就偷偷的溜到河塘上去捉蠅蠅兒了。

「嘿，這小子！」王大有嘴唇哆嗦了一下，下巴從手背上陡的滑了下來。他聽見背後有

個女人在笑，回過頭去。一個紅臉頰的年輕鄉下女人，抱養一個嬰孩，擠立在人堆裏。那笑聲有點像是隔壁李保長家里的銀花姐。可是銀花姐要比她漂亮年青，那雙水汪汪的金魚眼睛彷彿就在他前面怪有意思的那麼一瞟，他想起醫院里弟兄對他的取笑，一陣熱氣向他頭頂裏奔上來。

「噫，」他感覺有什麼東西在壓着他的心，彷彿一個剛穿上新衣服的小孩子，混身都怪不安似的。他說不出是為什麼，總之，他不敢去過份接觸這樣的幻想。他想躲脫它，把眼睛移到別處去。

汽車的馬達聲響，永遠那麼單調地轟轟轟的響着。下午車廂里特別悶熱，灰塵夾着陽光在人們頭上打旋，王大有把頭枕在右膀上，被浸沒在一種迷惘的奇怪的情緒中間，綠色的原野漸漸在他眼前迷糊起來，好像許多綠色的網子在窗外颯颯的飛過去，馬達的響音慢慢地遠了。

他突然被一個聲音驚醒過來，旅客中間有什麼人在問：

「到王莊還有幾多路哪？」

「王莊，哦，我知道，」王大有腦袋突然一仰，那隻沒有臂膀的袖管從右腕上索的滑下來。他來不及去發現那個問話的人，趕着大聲答應出來，「還有三十五里，過了豬家橋，高土門，再十五里就是王莊，快啦，快啦！」他聽見有人在詢問自己的村莊，就彷彿是

自己家里的客人，趕緊掉轉頭去找那個發問的人。車廂里塞滿了旅客，沒有座位的人就在走廊上或者行李上疊人蓬似的緊緊地擠着。那個紅臉頰的年輕女人，把小孩抱在肩膀上，夾在人叢里，隨着車子的顛簸一晃一晃的搖擺着，她的旁邊站着一個勤務兵模樣的大麻子，在逗着小孩子玩。他好容易從那女的腋窩底下，看到後座上一個穿竹布大衫的中年商人，從眼鏡框緣上面，翻出兩隻白眼在向他們顛頭搖腦的微笑着。他熱心的接上去說：

「老鄉，你去王莊？我們走一路。我就是王莊人。」

他探着半個身體，從那個女人的腋窩底下熱心地望過去。那個戴眼鏡的中年商人，在怯怯地向他微笑，生怕得罪他什麼似的。

「老鄉，您到王莊去幹嗎呀？您府上是王莊嗎？」

「我們是——」對方似乎有點微窘感，身體不安地扭動了一下吃吃地說，「我們是做生意的，唔唔……做生意的。」

「哦，是的，沒到過王莊吧？我是王莊人，五年後回家啦，唉，當兵的換了半條命才回家，好不容易哪……嘿嘿……請教貴姓？」

王大有幾乎是半個身體壓在旁邊一個肥胖的公務員的大腿上，那個公務員正仰着脖子在打呼嚕，給他一壓醒了，朝着他臉上冷冷地眨了一眼，把屁股往右一移，女人映窩底下的那個空隙立刻給填沒了。

「唔，對不起，同志！」王大有望望那個大胖子公務員汗晶晶的肥臉孔，又想跟他去搭訕。大胖子眼皮抽動了一下，打了一個呵欠，又管自己睡着了。

王大有說話的慾望更加強烈起來。他拭掉了額角上的汗珠，眼睛骨碌碌地在人叢里打轉。人們疲乏的臉上都爬着混和灰土的汗珠；有的焦灼地窺着窗外的天空，有的索性低着頭在打盹。車廂里充滿着惡臭的汽油氣味，什麼地方有人呃呃的在嘔吐，又有人在說話和哼曲子，那些聲音都給沉重的馬達聲蓋住了，聽起來好像遠遠角落里一些蚊子什麼的在嗡嗡地叫。

王大有對面座位上，坐着兩個穿西裝的青年，每個人膝蓋上放着一隻發亮的大皮包，忽然暗里呱呱的說起話來。他們似乎在議論一些關於戰爭的事情。王大有連忙把身體僵過去，像只凸出眼睛的大青蛙似的，注意地諦聽着他們的說話，可是他們說的——好像都是些外國話，王大有有一句也聽不懂；最後他們話頭似乎扯到江西的戰事上來了，王大有眼睛一亮，馬上插進去。

「嘿！去年我們在德安那一仗才打得好兇！媽媽的，兩天一夜沒有停過火。鬼子的飛機成天的在咱們陣地上碎呀碎的炸。媽的，咱們一營弟兄差不離一半帶了花，你瞧——」

他把左肩膀一旋，那隻沒有臂膀的袖管向前垂了下來，「——這隻膀子就是那時候給炸壞了的！……」他驕傲地說。

那兩位怔怔的向他翻了一眼，左首那一個忽然拍着皮包癡癡地大笑起來：

「老兄，你瞧，我馬上就找到了一個最實際的例證，二十世紀的戰爭中，武器的條件是不容忽視的啊！」

王大有睜大着兩隻眼睛，不懂那個人說些什麼。「那有什麼好笑？」他問，把帽簷一掀興奮地接下去：

「就是這隻膀子，本來也用不着鋸的。媽的，都是那狗畜的伍警官。我跟他說，『報告警官，我的膀子不能鋸，我的膀子要拿槍桿子的。』那傢伙，哼，縮着臉孔，老是『不成，不成！』什麼不成呀！他自己沒有本領，怕找麻煩，總是『鋸呀鋸呀』。媽的，反正又不是他的皮肉，反正……」

右首那位青年臉上的肌肉忽然那麼一彈，把頭摔過去向着他的伙伴：

「可是我總不能同意足下這種唯武器論……」

王大有彷彿挨了長官一個嘴巴似的，楞住了。旁邊那個麻子勤務兵抿住嘴巴着他，忽然嗤的漏出一個輕輕的笑聲，把臉孔別轉去。王大有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那勤務兵耳朵旁一圈一圈的大麻子，像一只醜陋的蜂巢般的對着他，鼻子里打嚏似的哼一聲，把身體猛然靠回到椅背上。「媽的，老子獨手擒方臘，鏢了一隻膀子怕什麼？」他望着車頂訕訕地補了一句。車子不知怎麼的，陡的殺住了一下，站着

的乘客，人壓人的一齊向前倒過去。那個拖小孩的鄉下女人撲倒在那麻子勤務兵身上，忽然她的身體猛地一彈，滿臉飛紅的罵了起來：

「你要作死呀，你赤老……」

急急的叫聲像一把銳利的刀子似的，在悶熱的空氣中驟然劃過去，乘客們的眼光一齊投落在那女人身上，那個勤務兵像吃醉酒一樣，睜起兩隻眼睛，只管望着那女人嘻嘻的笑着。

「怎麼樣？你要怎麼樣？」那個勤務兵把腦袋一偏，又起兩隻膊子。

「怎麼樣？揍你！」

「媽拉X！」王大有滿肚子不舒服一下都冒了出，他跳起來指着勤務兵的鼻尖，狠狠地啐了一口：「你在幹啥？你這個東西！你知道你是軍人嗎？」

「你什麼東西，你管得着我？」那個勤務兵給他嚇了一跳，一臉的醬油麻孔里立刻透出一層難看的，暗紅的油光。

「我？」王大有額角上梗起一條粗大的青筋，眼珠幾乎要爆出來，他把胸前一塊銀質的榮譽章猛地一拉，「你不認得老子？老子這條命已經給國家拚了過來。委員長的徽章在這里，老子就管得着你，你什麼東西，一個勤務兵，給人家倒尿壺的坯子，你算得什麼鳥軍人，媽拉X，你蒙了一層老虎皮，也想調戲人家婦女，呸……」

口水在人們頭上飛濺着，那個大胖子公務員又給鬧醒了。他睜開沒有睡足的微紅眼睛，

向王大有橫了一眼，「喂，這怎樣攪的？」

「喂，請大家遵守公共秩序呀！公共秩序呀！」那兩位穿洋服的青年，揚起手吆喝起來。有一位啞然地嘆息說，「唉，中國人……」

「算了，算了，鬧什麼呢。」背後什麼人在拉着那勤務兵，勤務兵咕嚕着掉過頭去。「人家是個『老爺』呢，你吃什麼眼前虧呀，」背後那聲音喃喃地在勸着。勤務兵漲着一副豬肝色的大麻臉，顯然已經軟了下去。一陣嘻嘻的輕笑聲從人堆里鑽出來。

「他媽的！」王大有又朝地下啐了一口，還想罵下去，忽然似乎感覺到甚麼，拭掉了嘴角上的白沫，把屁股往車座上一擦，噓出一口重重的氣。

那個大胖子公務員，又第三次向他橫了一眼。

汽車依舊不停地在奔馳，車廂里格外沉悶起來，只有那女人低聲的咒罵夾在馬達聲里顫動着。大家驚異地望着王大有方臉的臉孔。他閉起眼睛，把腦袋仰靠在椅背上，兩隻污黃的門牙，在下唇上不停地創着創着……

車子快到站了，王大有卻扯起軒來，等那個戴眼鏡的中年商人把他推醒的時候，車子已經停在雨蓬前面了。窗子外面有人在叫着：

「王莊到啦，王莊……」

「王莊！——慢慢——有我——有我！」他莽撞地跳了起來，拉起屁股後面一個小包袱，幾乎是從那個胖子公務員身上翻過去。

他推推搡搡的從人堆里拔出腳來，沒有理會背後人家在咒罵，甩着一隻空袖管，第一個挨下了車。

走出站門口，故鄉的青龍山赫然呈現在他眼前，他呆呆地望着這寂寞的青暗色的山岩，彷彿一個怯生的大孩子般的，木立着。

一一

老爹坐在板桌旁邊，把塞滿爬着青筋的手，扶住乾枯的右頰，聽大有滔滔奔騰的叙述——描述他戰場上和受傷的光榮的故事。兒子的說話幾乎像是一支鞭子在抽擊着他。凸出於枯黃皮膚裏的骨骼，在件寬里廓落的藍布背心底下，索索地抖動着，沒有眼仁似的朦朧的小眼睛里，停立着兩顆巨大的眼淚，漸漸地把眼眶都糊住了。暮色從積塵的門框里灌進來，把屋子里灰白的微光慢慢地沖盪出去，老爹背後紊亂地堆積着許多乾稻草，一陣陣帶酸的霉潮的氣息，從乾草堆上在蒸發出來。

「爹，你瞧——」王大有結束了他激動的叙述，把左襟上那塊銀質的榮譽章解下來，往桌上一扔，烏黑的桌子上跳躍着那徽章的銀色的光芒。

「——掉一隻膀子，換得這麼一塊東西，這就算是兒子替你掙來的一點功名！」

他把那個「名」字特別用力地吐出，昏朦的暮色，閃爍着他眼睛里驕傲的光輝。

隨着他宏亮的聲音，站在對面泥牆跟前的

二奶子娘，嘴角微微的往上牽，眼睛別轉向門外黃昏的天空。二奶子把下巴壓着桌角，兩隻烏溜溜的眼珠，驚奇地注視着桌上那塊發亮的八角徽章。

老爹顫巍巍地站了起來，伸過那隻青筋暴凸的手，摸摸兒子沒有臂膊的袖管，隔著兩顆眼淚的翳障，兒子的臉孔幾乎辨認不出了。

「這總算是你爹爹一生為人正直，積下一點陰功，才保佑你回來，阿有，你以後可別再野心了……」老人家喃喃地抖着嘴脣。

「那算不得什麼！」大有直直地回說，扶著老爹坐下去，翹起一個大姆指，向大嫂子笑嘻嘻地說：「去年三月里慕阜山那一仗，我們連長大腿上帶了花，還拉着槍指揮呢，嘿！那才英雄……一隻膀子算甚麼！我們連裏李得標兩隻腿都斷了，他媽的還活着呢。我這個只算二等傷，你瞧——」他把右臂彎起來，抖了抖，露出那青銅色的粗強膀子，「你瞧，這隻膀子還挺硬呢，吃得飯，打得槍，怕甚麼，哈哈！……」

王大有高邁的笑聲，在這傍晚陰暗的小屋里振盪着，彷彿一種甚麼力量，要把這矮屋子撐開去，二奶子娘把手按在背後泥牆上，尖着嘴巴嘻嘻地叫起來：

「阿彌陀佛——我們二叔真是，男人家兩隻膀子，怎麼說沒有甚麼呢……」

「嘿！」王大有方形的臉上透出一絲不屑意的微笑。

「……那末，二叔，你替他們打掉了——一隻膀子，上頭總該有賞吧？」

「當然賞呀！」王大有昂然把頭一仰，從褲袋裏摸出一支香煙，吊在嘴角上，再把火柴按在盒子邊上巧妙地一捻，燃着了。「告訴你，大嫂子，」他噴了一口煙，望着她圓魚似的圓眸臉孔說，「我是一等傷，每年是四十五元撫卹費。我們替國家出了力，還不該吃國家的餉嗎？」

「啊嘻嘻，甚麼付血費呀？」二奶子娘啞啞嘴脣，張圓着兩隻手，把泥地上兩隻母雞荷鹽荷鹽的趕進門角落里一隻雞籠里去，「天地良心，四十五塊錢一年，比鄉里做長工還不如呢！」

夜幕從門外河塘上包過來，堂屋里更加黑了。雞在籠子里咯咯地叫，老爹站起來，從屋柱上取下一支短短的旱烟桿，吐出了一聲沉重的太息。

吃過晚飯，老爹腳着那支煙桿，在幽暗的篝火底下，向兒子喃喃地訴說家里的狀況。篝火插在靠壁的屋柱上，簌簌地顫動着暗紅的光線，在屋子里散開一些巨大的，波動的黑影。老爹臉上的皺紋顯得更深刻起來，彷彿給誰用刀刻劃過的一隻破爛球壳。他堵着一張嘴，像喫甚麼似的，從兩片薄薄的嘴脣上，吐出一些沉重的含糊的語句。老爹永遠是那麽一付嗜睡相，人家在兩年以前偷過他一隻雞或甚麼東西，他記得清清楚楚，總要兩天三天的搬出來訴

說一場。他數說着油麻行具怎樣欺侮他老客人，草繩又怎樣買不起錢，保長又怎樣不公，動不動要來徵發他的稻草……

「徵發稻草得給錢呀。」王大有插了一句道。

「噯呀，可不是，」老爹把手裏的烟桿在空中一劃，一條長長的黑影從牆上推到屋頂上去，「上月初二，鑽上說是甚麼自衛隊要來操練了，我們隔壁這李保長，硬逼着要徵我十担稻草，媽媽的，只給三百個錢一担，過了幾天，那些兵開走了，這十担稻草還不是他收拾了去當自己的好處。」

「他媽的，別忙，」王大有拍一拍胸脯，「下次他要徵稻草，叫他來問我！」

篝火發出一聲微弱的爆裂，一片灰燼跌落在泥地上，老爹嘆了一口氣，陰鬱地瞪着眼睛站在屋角里那部矮矮的繩車。

「這個年頭兒，油麻行里生意又不好，草繩賣不起價錢，還是自己打些草鞋買幾個錢，偏偏今年雨水又少，二奶子又躲懶……唉！」

王大有這時才看見屋樑上掛着一排像黃魚般的草鞋，在顫動的火光中彷彿活了起來，「媽的，這些草鞋帶到前方去多好，前方行軍時候老踩着爛草鞋。」他想着，可是並沒有說出來。

老爹的話越來越囉嗦了，兩隻失去光芒的小眼睛，在交叉着的八字形眉毛底下，憂鬱地變動着，那麼幽弱而淒怨地吐着沉瑣的語句，

彷彿一個道士在死人前面唸着輓悼的經咒。王大有頭漸漸低了下去，從門外吹來的夜風拂動着那隻沒有臂膀的袖管，在泥地上搖曳着一條長長的黑影。老爹的說話像一個棉花槌子似的在他心頭上輕輕敲打着，一種很久不會有過的感覺，緊緊地啃着他的心。

他站起來，把篝火的灰燼撥掉一點，一團紅色的光波向屋子裏盪漾開去。他望着老爹強笑說：

「別担愁，爹，明兒我來幫你搖繩車，把這些稻草都打成繩。我替你賣出去。」

老爹睜了他一眼，搖搖手，「不行，不行，你們拿慣了槍的手，那兒還能幹活？你又是隻膀子，好容易回了家，也該出去看看街坊。」

二奶子娘拾了一吊開水，從灶披里匆匆出來，圓胖的臉孔被柴火逼得通紅，一簇米粒樣的汗珠聚積在她扁平的鼻尖上。她把桌，那隻瓦壺灌滿了，放下銅吊，提起圍裙來擦着手。

「二叔，你們在外面大魚大肉過慣了的，才不曉得呢，」她俯下頭去，拿圍裙抹着鼻尖上的汗珠，扭了扭腦袋說，「家里老的老，小的小，都要我一個伺候。現在米穀又貴，一塊錢只買得七斤半，三天就吃完，家里還不是一頓粥一頓飯的糊過去。這年頭兒偏又是鬼子造反，我……像二叔這樣能立點功，立點業，我們才好呢……」

她抿着嘴嘻嘻地笑了起來，王大有望着她

五月下旬的月亮剛從樹林裏探出頭來，在幽寂的原野上鋪上一層嫩黃的柔光，河水里靜悄悄地倒映着天上灰白的流雲。蝦蟆在水田里開關地噪着。

一陣芬芳的夜風吹過王大有微熱的前額，他撫摸一下斷臂的白骨，挺起胸脯，深深地舒了一口氣。

王大有到家不滿一天，這個新聞立刻傳遍一整個王莊。隔壁李保長的老婆四娘子第一個起勁，一大清早就捧着支水煙筒，挨門抹戶趕着去報什麼信似的，生怕遲了一步新聞就會給人家搶了去。

「哎喲喲，你們才想不到呢——」她坐在一家堂房叔婆的案圍門口，望着一羣圍着籃筐在揀齊茶的女人，映映那雙豬眼睛說，「出去五年，全變啦，從前王老爹兒子誰不曉得呀，光着一顆大腦袋，天天擱着草繩，打我們門口過去趕集子，那時我們家里逢年過節還僱他打打雜呢。喲，這大傻瓜現在可不認得呢，穿起了老虎皮，短了一隻膀子，簡直換了一個人

呢……」

她急促地吹着手裏的紙煤頭，厚厚地敷着鉛粉的臉子泛出一層興奮的紅光，「嗚，對了，他那隻脖子聽說是用鋸子鋸下來的呀！」

「唉！鋸子鋸下來的？」人們的皮肉全給說得皺了攏來。這簡直是不能想像的事，肉做的膀子怎麼能像木頭那樣滋呀滋呀的鋸呀？」

「嘖嘖……罪過……那可不能死人！」

「E——」四娘子鄙棄地把嘴巴一撇，噴出一口白煙，「當兵的性命值甚麼錢呀，亂世人不如太平狗，說起來才好笑呢！」她呼的一聲，把煙灰吹掉了，抬起頭來，看見二奶子娘剛剛淘好米，從河邊的楊柳底下去過去。她馬上向眾人擠一擠眼，抬着手裏的紙煤頭叫起來：

「王大嫂，這樣早就燒飯了？」

二奶子娘振着淘籬的邊沿，懶懶地走過來，淘籬里的水還在滴滴的漏着。她掠一掠髮髻，望着四娘子說，「老的小的不够，現在又添一個大的了，多一個吃飯，還不是多我一分忙。」

四娘子眯眼睛一歪一歪的笑嘻嘻說，「王大嫂，我正要問你呢，你說，蔣委員長賞了阿有一塊銀牌，當真嗎？」

「啊嗚，我的四大娘，」二奶子娘嘴唇一按冷冷地說，「我當甚麼一回事呢，這一塊牌子有什麼希罕，飢不能當飯吃，冷不能當衣穿，我們鄉下人家又不獻寶，要它有鬼用處。」

「呸！」一個在揀着齊菜的穿孝的女人，扁着嘴巴笑起來，「我們王大嫂口氣倒不小呢。喂，明兒你家門口還要樹大旗杆呢！」

「見你娘的鬼！替你男人去樹貞節牌坊吧！」二奶子娘睜了一口，紅着臉孔走了，淘籬里的水隨着她腳跟，在泥地上滴過去，滴成一條彎彎曲曲的長蛇。

大家望着她背影格格地笑起來。那個穿孝的女人醒了一把鼻涕，拿手在襟脚上一抹，忿忿地說，「我就不相信，阿有賞銀牌，李保長還得賞金牌呢。」

四娘子滿意地點點她狹小的前額，把梳得精光的圓髻向眾人一偏，牙齒縫里透出一陣陣幽的笑聲，「可不是呀，你們想，蔣委員長那會認識阿有這樣的人呀。正要告訴你們一句要緊話呢！」她望着二奶子娘的背影，沒入到王老爹那座黃泥牆矮屋裏了，向大家丟了一個眼色，彷彿甚麼嚴重事情就要發生似的，聲音驟然壓扁來。許多腦袋一齊驚愕地湊過去。

「——是銀花爸說的，傷兵都是些無法無天的坯子，他們仗着替國家出過力，皇法都壓不住他，據說在外邊，傷兵吃了人家東西不會鈔，買了東西不給錢。嫖呀賭呀反正是「跌到算」，而且——哼，（她聲音陡然嚴重起來）碰見單身的娘兒們，還要強姦呢！」

「啊！」女人們臉孔一紅，惶然地驚呼起來。

「所以囉，」四娘子釋去重負似的吐出一

口氣，臉孔拉得長長的，把紙煤頭在胸前一指，「往後我們村坊上，大家還得門戶小心一點啊，我們都是清清白白的人家，那犯得着呢。」

太陽從菜園的籬笆上慢慢爬了過來，四娘子的水烟筒布魯布魯的叫着，她顯然是感到滿足了。

三

老爹坐在河岸上一簇楊柳樹底下，默默地編着草鞋，他的前面安着一架矮矮的鞋床，像隻蹲着的小鹿似的，伸出九隻短短的杈把。老爹把草繩扣在這些杈把上面，另一端套着縛在自己肚子上的一個木頭鞋楦。他把草繩扣得緊緊的，細成一隻草鞋的輪廓，然後搓着稻草，一股一股的編織着。

乾糙的稻草在他多繭的手心里瑟瑟地響着，太陽穿過嫩綠的柳條，在他灰色的頭髮上，洒下一點一點顫動的白光。他偏着頭，把稻草穿過來又繞過去，心裏也和草繩一樣纏得緊緊的。

幾天以來，他被一種新的驚怕和煩惱所糾纏着。兒子出去五年，現在是回來了。雖然掉了一隻膀子，究竟還是鮮龍活躍的。這自然叫老人家感到意外的欣慰，可是，他總覺得兒子是換了一個人了，一點莊稼人的氣味都沒有，成天默頭默腦的拉着嗓子，什麼殺鬼子呀，飛機大炮呀，儘嚷着一些不相干的話，偏偏媳婦

孩子們賊的笑了一聲，逃開了。那隻狗依舊站在遠處的一個土丘上，向他敵意地 Woo Woo 的叫着。

鎮上喧擾着一種雜亂的騾聲，河邊上碾米廠里的馬達，勃勃地吐着白色的蒸氣。這是一個市日的早晨，狹窄的灣滑的石板街上，擠滿了人和担子，買東西的鄉下人提着籃子在人堆里忙碌地推擁着。尖銳的，沉濁的爭吵的聲音，織成一片奇怪的音樂，像幾千隻胡蜂在空中營營亂飛。

王大有找到一家熟悉的什貨舖子里去，把草鞋往櫃台上忽然一放。

「老板，幫個忙，把這些草鞋買了吧！」
裸着半身白肉的肥胖的老板，從賬桌上驚愕地走了過來，把副老花眼鏡推到眉毛上面，睜着眼睛向王大有望了半天，「啊，啊，啊，同志——」

「我是阿有呀！」王大有裂着一嘴黃板牙，望住老板那付肥胖的鴉雀臉孔，忍不住笑了出來。

「啊，阿有，阿有同志——怎麼啦？」
「怎麼，帶了花回家啦，」王大有粗直地說，「你老板發了財哇，這幾十隻草鞋發個利市吧。」

老板吃驚地望望對方那隻沒有臂膀的袖管，臉上的肌肉哆嗦地抖動着。他沉吟了一下，逼出一陣乾笑：

「呃，對不起，下回照顧吧，我們草鞋剛

進了不少呢。」

「什麼？」王大有睜着兩隻眼睛，把櫃台一拍，「一點生意也沒有？」

「呃，呃，」老板窘感地點着頭，「老交，我就拿五雙吧，照王老爹老價錢……呃，呃……」

「媽的，五雙？」王大有忿忿地翻了一個白眼，提起草鞋往肩上一甩，「誰希罕你五雙，你別把我老爹看成老實人好欺侮！」

他喃喃地罵着走了開去，老板在胸前交叉着兩隻肥大的臂膀，泰然地望着對面屋簷上的招牌。

他擺着那隻空袖管，從人叢裏擠過去，兩旁的人向他投着驚奇的眼光。他在一個豬肉攤旁邊，揀着一塊空地站了下來，把草鞋堆積在自己的腳前。

天氣漸漸炎熱起來。街道上充滿着汗酸和腥臭的氣味，成羣的青蠅和小蟲在人們頭上嗡嗡地打旋，狹窄陰暗的街上，很難得有太陽晒下來。

豬肉攤前面擠滿了人，一個紅臉孔的殺豬屠握着一把鋒利的刀，忙不過來似的在砧板上刮刮地斬着。半個鐘頭過去了，王大有連一個利市也莫發。他妒嫉地望望那個淌着滿頭大汗的殺豬屠，心里焦躁起來。

偶然一個赤足的鄉下人在他前面站住了，他馬上檢起一雙草鞋遞過去，「要不要，唔，便宜一點。」

那人遲疑地向他打量了一下。

「十五個子兒，拿一雙去！」

那人搖搖頭走開了，王大有着急地趕上去，直着喉嚨叫：「你說，你說，跑什麼呀！」

那人一聲不響，急急走了。一會兒踏着一雙新草鞋從那邊瑟瑟地走了回來，那輕快的步子，彷彿向王大有示威似地從他前面掠過去。王大有氣得火都要冒出來，向他背後狠狠地啐了一口：「媽的，怕什麼，老子又不會吃掉你！」

一個早晨很快就過去了。街上的人漸漸稀少起來，一條狹長的太陽光從兩邊屋簷下照落下來，陽光中間飛舞着薄紗似的灰塵，青石板上的水分漸漸被蒸發乾了。

王大有統共只賣掉兩雙草鞋，一雙是賣給一個本鎮的自衛隊士，一雙是個過路的青年買去的。他心里由焦躁而變成憤怒了。他覺得什麼人都對他存着一種敵意，彷彿他和他們中間，永遠隔着一條鴻溝。他突然對這些人沒有理由的憎惡起來。他如果手里有桿槍，或者有幾個弟兄在一塊的時候，他一定會好好兒給他們一頓教訓：「媽特皮，老子在前方替你們殺鬼子，把半條命都拚了，你們却把老子當作什麼仇人看待，他奶奶，老子又不搶你又不偷你，賊恣嘻嘻的幹什麼？難道你們只配鬼子來殺……」

他躁熱起來，把灰色的單衣脫掉了，里面是件快轉成黑色的襁褓汗衫，被鏽過的臂骨上

長好不久的皮肉，還帶着一層鮮紅的顏色，隱約地露出在汗衫外面。一羣不知那裏來的窮孩子，忽然出現在他前面，呆呆地朝他望着。

「滾你媽的！」他暴怒地吼了一聲，把這些小孩子關走了。

旁邊豬肉攤上已經收市了。那個紅臉的屠戶把桶水在攤子上嘩嘩地沖洗着。他向王大有得意地笑了一笑：

「同志，快吃飯啦。」

王大有惡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沒有作聲，「同志」這個稱呼彷彿就是對他一種惡意的諷刺。他把草鞋一理，背上肩膀，走了。

他走過一家小飯舖，飯舖里恰巧開鍋，一陣噴香的，誘人的白氣，直洋溢到街心上來，王大有躊躇了一下，他想起早飯時候的事情，爲了二奶子偷吃了幾塊鍋巴，嫂子扭着那孩子的耳朵，死命的在他後腦上擊着，「你餓死了，你有本領到外面去賺飯吃，用不到獸在家庭吃你老娘的……」那孩子殺豬似的叫着，他實在看不過，上去勸了兩句，嫂子鐵青着脸向他冷冷的說，「二叔，你自然不心疼囉。一塊錢七斤半的米，誰吃得呀！這麼大的人了，成天不做些事，只曉得張着嘴吃，我有幾隻手來養他呀！」

想起嫂子那張鐵青的臉孔，就好像一股火立刻從心底竄出來。他咬一咬牙齒，狠狠地哼着：

「老子要你養？老子就不吃你的！」

他盪入飯舖里去。

一頓飯，把兩雙草鞋錢都吃光了。他背着草鞋走回村子里來。太陽熱辣辣的晒着他後腦，草鞋在背上怪不舒服地摩擦着，他拖着沉重的脚步，像隻受傷的大熊那樣，疲乏地走着。秧田中間的水分正在慢慢地被蒸發開來，靜寂的中午原野上，瀰漫着一片眩眼的白熱氣氛，青龍山的岩石被陽光照着，閃爍出紫藍色的亮光。

快走到門口的時候，他看見那條小河旁邊的楊柳底下，李保長的女兒銀花姐跪在埠頭上搗衣服。她穿着一件緊身的粉紅色布衫，綠蔭蔭的柳條正在她顫動的豐腴的背上輕輕地拂動，雪白的膀子上下地揮動着，木杵在石頭上發出亮亮亮的單調聲音。

他心里一動，停下來，向她背後瞅了半天；接着把草鞋放在河塘上，躡着足走下埠頭去。銀花姐驚惶地回過頭來，臉上浮出一層好看的紅暈，抿着嘴嗤的一笑。

「阿有，你去趕市的嗎？」

「是的，銀花姐，」王大有吃吃地說，喉嚨里像塞着什麼東西，他說掉鞋子，把腳伸到水里輕輕地洗着。一圈圈水紋從他腳裸上漾了開去。

他不知道該說些甚麼，蠢蠢地望着銀花姐潔白的脖子，他看見她那雙巨大的金魚眼睛的影子，在水波里盪漾着。

「你給誰洗衣服呀？」他問。

銀花姐把木杵放下，用手揉着那堆搗過的衣服，一堆堆的白色肥皂泡沫，從石埠上被擠了出來。她還沒有回答，突然一個劈毛竹似的沙澀聲音，從岸上拋擲過來。

「銀花——」

他回過頭去，李保長站在隔壁竹笆門的前面，兩隻手籠在白布衫的袖子里，掀起一張黃的長臉孔向他望着，四娘子和他嫂子並坐在一張石檯上，交頭接耳的在說些什麼，三隻眼睛一齊對他警戒地射過來。

銀花姐「噢」的答應一聲，洗洗手匆匆地奔上去了。王大有在水里木立着，剛才平靜下去的惱怒，又重新湧上他的心頭。他照老習慣把隻黃板牙，像要噬人的野獸般的，在下唇上剮了兩下，從牙齒縫里逼出一聲低低的咒罵：

「狗畜的！」

四

半個月過去了，王大有意外地遭遇到一件高興的事情。

鎮上的區長派了一個勤務兵來請他去，區長親自到辦公室接待他，告訴他撫卹金的事情，公事已經轉到縣政府里了，不過等部里批下來，恐怕總得半年六個月。區長再三慷慨地表示，一定盡力的替他幫忙。最後又告訴他今天晚上大神廟里要開徵兵宣傳大會，同時表示歡迎受傷將士，希望他能夠來跟地方上老百姓作幾句鼓勵的演講。

「王同志，」區長臨走時，握握他的手，「你是本區的唯一勇士，我們應該對你表示敬意，我相信你一定能給這里老百姓一點刺激的。」

王大有高興地走回家來，把消息告訴了老爹，老爹聽了也喜歡。忽然他又害怕起來，神經地抖動着手指，摸摸兒子的衣服。「阿有，你還是謝了吧，停會兒說得不好，反而惹區長老爺生氣呢。」

「唉，」王大有不耐煩把老爹的手掙開去，驕傲地說，「區長算什麼，別說區長，就是總司令也不在我眼里，老實說，除了委員長誰管得着我們呀！」

老爹無力地垂着手，變動着細小的眼睛，望望兒子發亮的臉孔，永遠不能理解他這種狂妄的脾氣。「唉，你現在是匹野馬了，反正做爹的也籠不住你，」他嘆了一口氣，在椅子旁邊坐下來。

二奶子娘鼻子里暗暗哼了一聲，馬上溜到隔壁去告訴四娘子和李保長。四娘子坐在堂屋的門檻上剝豆子，把兩片豆莢往鷄埕里一丟，撇撇嘴脣說，「啊，跑起衙門來了。區長的臉孔是長的方的，怕他還不知道呢。」

「我說嘛，」二奶子娘把手心一拍，大聲地接下去，「區長老爺那有這許多工夫來見他呀，這樣四肢不全的人，恐怕替區長老爺倒夜壺還不要呢。」

李保長捧着水烟筒，擺着八字脚，在廊簷

底下來回地踱方步，忽然站住了，瞪着二奶子的圓臉孔注意地問：

「你說區長派勤務兵來叫他的嗎？」

「可不是這樣說呀，」二奶子娘搖着頭，

野鴨子般格格地笑起來，「誰曉得呢，哼，也許就是他搗的鬼，想借區長的名頭來壓我呢，哎，保長，你說嘛，現在的人多可怕呀。」

她看見保長手里的紙煤頭快燒完了，連忙從堂屋門角上一個煤頭插子裏，另外拔出一支來，慫慫地遞到他手里。保長接過來在姆指和中指中間慢慢地捻着，沉吟一下說：

「這也許是真的。」

「真的？」四娘子和二奶子娘一齊愕然地抬起臉來，望着李保長汚長的指甲，在幾根稀疏的黃鬚中間慢慢地移動，「這怎麼會是真的呀？」

「現在的事情是難說的，」李保長嘆了一口氣，把煤頭接上火，呼的一聲吹旺了，「目下到處不是鬧着什麼抽壯丁當兵嗎？衙門里對當兵的自然要給三分面子，何況我們這區長，又是那麼一個阿彌陀佛，」他向他老婆陰鬱地瞟了一眼，「倒是往後，我們要各自小心一點。」

四娘子把盛豆子的篋籃一推，翻起兩隻豬眼睛，氣忿忿地說：

「這個世界有什麼話說。從前古人說得好，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現在倒說反過去，你瞧！」

二奶子娘垂着兩隻手，嗒然地木立着。李保長搖搖頭，又繼續擺着八字脚在廊簷底下踱起來。

吃過晚飯，二奶子就像蒼蠅膠着糖似的，緊緊地貼在他二叔的大腿旁邊，催着他車上到火神廟去看戲。

「不許你去！半夜三更出去做什麼？」

二奶子娘正在抹掉子，聽見兒子在二叔屁股背後咕嚕着，突然爆出兩顆眼珠罵起來。

「我要去呀，我要看戲呀！」二奶子緊緊的拉牢他叔父的衣角，大聲地號起來。

「過來！」二奶子娘虎着臉趕過去，一把扭住了兒子的臉孔，「誰許你去！我們沒有福分去當兵，你去配做什麼？」

孩子殺豬似的叫起來，二奶子娘劈面一巴掌，把他拖着往灶披里跑。

「你跟我強？你仗着誰的牌頭跟我強？」哭罵和扑擊的聲響從灶披里什亂地迸射出

來，連堂屋的椽子都似乎在抖動了。

「他媽的！」王大有把拳頭在椅子上猛地向他搖搖手，「算了，算了，你管自己去吧。」

他絕望地睜了老爹一眼，老爹兩隻朦朧的小眼睛在幽弱的燈火下可憐地顫動着，他無可奈何地把右手一揮，推開門出去了。

火神廟的院子裏，黑壓壓地擠滿了喧鬧的羣衆，戲台上黑色的布幕，靜悄悄地垂着，汽

油燈在發出噉噉的叫聲。王大有從人叢里擠進去，汽油燈強烈的白光刺着他的眼睛，幾乎睜不開來。

他走到班子房門口，區長正在那裏面忙什麼，看見他進來，立刻拍拍他的背，高興地說：「好，你來了。」

一張長方棹的四周，圍坐着一羣男女青年，忙碌地把些油膏什麼的往臉上使勁的抹，棹子上面什麼亂地放着胭脂，白粉，假鬚和其他東西，汽油燈的光芒把屋子裏逼得怪熱的。

區長把他介紹了，那羣臉上塗得妖怪似的青年，一齊站起來向他拍手。王大有望着旁邊一個搽着滿臉黑煤的小姑娘，忍不住嘖嘖的笑出來。

「可以開幕了。」區長看着手上的錶，拉着王大有往戲台上走去。幕布後面古怪地堆着一些麻袋和插着幾根樹枝，光線很幽暗，區長摸出一個叫子吹了一聲，從幕布縫里鑽出去。

王大有坐在一隻麻袋上面，看見區長瘦長的黑影在幕布上左右地擺動。區長在大聲地說些什麼，台前的喧囂漸漸低了下去。

突然一陣掌聲，區長又從幕布里鑽進來，把王大有匆匆拉出去。

台下發出一陣喧笑，幾百隻溜動的眼睛，像片海似的在他前面浮動起來，王大有嚇了一跳，心裏別別的跳着，兩隻腿和站在棉花上似的幾乎要顛下去。

「各位同胞，」區長把手交在背後，從容

不迫地說，「這位就是我們八雲鎮的勇士，從前線殺了鬼子回來的王大有同志——」

「嘻嘻……阿有……阿有……王老爹的兒子……」

台底下又是一陣吃吃的笑聲，王大有臉孔一紅，看見許多手指在望自己臉上戳過來。

「王同志爲了我們把一隻臂膊犧牲了，」區長把他那一隻左袖管一提，王大有馬上害羞地縮回去。「他是我們八雲鎮民衆的模範，我們應該大家來歡迎他……」

區長的聲音驟然一提，把隻手高高舉起來，王大有看見台下左角上一個穿中山裝的小學生的教書先生，向着台前一些排着隊的小學生歪歪嘴：「拍手！拍手！」

人海中間零零落落發出一陣炒豆子似的拍手聲，接着又是一個怪聲的「好！」

區長向他彎彎腰板，「請王同志說話。」心裏猛烈地跳起來，幾乎要衝到喉嚨口，他把隻手在褲縫上窘感摸索着，眼睛呆呆地望着翹在黑暗天空下面的殿角，咳嗽了一聲。

「各位同胞——」他忽然記起了，把手提到帽簷旁邊，行了

一個立止禮，眼睛仍然緊緊地盯住黑暗的殿角，台下又是一陣哄然的笑。

「我，王大有，呃——」他彷彿背書似的，竭力去記起在路上想好的話，他在路上的時候，曾經模仿過他們連長演說時候那種樣子的姿態和常用的語句，現在不知怎麼一來，全忘

了。那隻右手就好像給甚麼縛住似的，再也提不起來，背脊上像有什麼東西在燙着，汗珠不住的從額角上流下來。

他把儘他所能記得的話，一齊急促地背出來。殿角上的瓦片似乎也在向他發笑。最後，他忽然靈機一動，自發地叫出了兩句，聲音特別宏亮：「我們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華民族萬歲！完了！」

他沒有管區長，匆匆逃到幕布裏面去，背後夏天的電子似的撒過來一陣笑聲和喝彩。

「好哇……哈哈……」他喘了一口氣，把心跳平住了，區長又過來跟他握手，派一個勤務兵陪他到前去看戲。

勤務兵替他在最前面安了一張板櫈，請他坐下。他的兩旁是一羣穿灰布軍服的小學生，他看見那天在牆角落里喧狗的幾個也在裏面，那個頂小的，依舊向他翹一翹姆指，捲着舌頭說，「王大有，打鬼子！刮刮叫。」

戲還沒有開始，王大有凝凝的望着垂下的黑色布幕，幕布上貼着一塊白色的橫條，寫着九個鮮紅的大字：「當兵是最光榮的事。」

背後幾隻喳喳的說話，愈來愈響了，似乎都在說着他自己的話，他偶然回過頭去，幾萬隻眼睛立刻像一大羣雞似的向他追逐過來。他趕快把頭一別，彷彿還看到四娘子的豬眼睛在向他直盯着。

前面依舊是那九個大字，在汽油燈底下發着閃閃的紅光。

王大有偏促地坐在小孩子們的中間，彷彿背上有什麼東西在刺着。戲場里很熱鬧，兩旁廊簷下的點心攤上，在噴出誘人的香氣，有些人點起一支小蠟燭，躲在牆壁角落打紙牌，女人們坐在後面的高檯上磕着瓜子。這一切和他彷彿是兩個世界，他坐不住了，沒有等戲開幕，就偷偷地溜了出來。

田野里一片漆黑，月亮還沒有出來，夏夜的天空上閃爍着蒼白的小星，一陣輕快的微風，掠過王大有灼熱的臉頰，好像洗過一個爽身的澡。他沿着村道默默地走去，路旁田野里的稻秧恣意地作響，火神廟的燈光，映出在他背後的天空上，好像是黎明時候泛出在地平線上的抹魚肚色的曙光。

快到家門口的時候，他看見黑暗中有些暗紅的火星在閃動。他問了一聲：「誰呀？」他走過去，看見老爹手里握着三支香，在門口默默地祝禱，接着，朝天作了一個揖，把香插到門柱上一個隙縫里。

「爹，這樣晚才燒天香嗎？」
老爹沒有說什麼，同着他穿過漆黑的堂屋，走到房里去，房裏燃着一盞幽暗的青油燈，火光只有豌豆那麼一粒大小，低窄的屋子里，到處都充塞着巨大的黑影，彷彿就要向這微弱的燈光撲過來似的。

老爹在椅子跟前一張揭着藍布帳子的牀沿

上坐下來，帳子上映着他瘦小的黑影。

「唉，今晚家裏鬧得真厲害，」老爹沉重地嘆了一口氣，把燈心略略的撥得高一點，帳子上的黑影便隨着抖動起來，「你出去後，你嫂子把二奶子打得好兇，二奶子撞天撞地的哭，鬧得屋子都要翻過來，好容易才弄睡了，所以挨到現在才燒天香。」

「她說些什麼？」王大有坐在椅子這邊一張板舖上，不服氣的說，「孩子要看戲，也不算犯什麼罪，哼，她還不是看不慣我。」
老爹不安地側過頭去，瞟瞟床欄背後的板壁，隔壁房裏靜悄悄地，偶然透過來一陣低弱的鼻息。

「唉，還不是爲了這個，女人家器量就和銅錢眼一樣小……」
「他媽的！」王大有突然把椅子一拍，站了起來，「她把我當作甚麼人？我有無卹金好領，又不是白吃她的，輪着她嚙嚙什麼，家裏的錢又不是她掙來的！媽的！叫她起來，我來問她！」

「算了，算了！」老爹恐怖地望着兒子暴突的眼球，擺擺手，「我實在怕你們鬧，好容易才睡下了，半夜三更又鬧得雞犬不甯的做什麼……」

「哼！」王大有怒沖沖地哼了一聲，重新坐下去，「她太豈有此理了，我什麼人沒有見過，幾時瞧過她這種人！」

老爹把指甲在桌子輕輕彈着，忽然擦一擦

黧黑的小眼睛，望着兒子說：

「這些女人家總是見錢開眼的，你沒有大把銀子帶回來，她肚子里就覺得好像你欠着她什麼似的。我看，阿有，你這樣白住着她不做事，雖然斷了一隻膀子，總得找個小本生意做做，你說呢……」

老爹喃喃地抖動着兩片薄薄的嘴唇，在幽暗的燈光下，阿有看到他皺摺的眼角上微微有點潮溼，老爹的說話是那樣的委婉而慈愛，但却像含着某種甚壓力量似的，使王大有不敢去接觸他的眼光。

「爹，我一定幹，我明天問區長去借錢，」他爽直地說。

「區長！官家的錢那裏用得？」老爹搖搖頭站了起來，背着手在屋子裏來回走着，龐大的黑影隨着他身體來回的移動，一會兒推到屋頂上，一會兒又落到地上。屋子裏驟然靜寂起來，床欄後面的米缸角裏，一隻老鼠在吱吱地叫。

老爹躊躇了半天，忽然走過去把房門門了，走到兒子的前面，拾一抬手說：

「阿有，你站起來。」
「什麼？」阿有愕然地站起來，望了老爹嚴肅的臉色。

「你幫我把這張舖拾開來。」
「拾開來？做什麼？」王大有益加驚奇了，睜大着兩隻眼睛，莫名其妙地站着。

「你聽着，」老爹沒有說什麼，催着他把

板舖抬開，床底下還有一些紅藍之類，老爹輕輕地把它一隻一隻移開，每一個動作都極其鄭重，謹慎，生怕給什麼聽去似的。

「爹，究竟做甚麼呀？」王大有着急起來，蹣跚腳說，「這……」

「莫響！」老爹連忙搖手，臉上的肌肉繃得緊緊的，他僵着身體蹲在屋角里，把一塊石頭翻起來，從底下捧出一隻汚泥的小甕，上面還蓋着一塊厚厚的磚頭。

老爹嘆了一口氣，把瓦甕放在棹子上。他移開甕口上的磚頭，從里面摸出兩個紅紙包和五個白紙包。

「阿有，」老爹把一包紅的和兩包白的放到兒子面前，手指像發癢般猛抖着，「這是你爹積下來的一點送老錢。這紅的每包是十元大洋，這白的每包是五百銅板，現在你拿一半去，明天去批一點香煙行貨來做點生意。你千萬莫說是我給你的，就說區長老爺借的好了。」王大有幾乎忍不住了，眼淚從他眼眶裏滾出來。他混身打顫的扳着老爹的手，幾乎要跪下去。

「爹，這……這什麼話……兒子怎樣能用你這個錢……難道要天雷打殺兒子不成……」老爹的小眼睛也給眼淚糊住了，他抖抖地握着兒子冰涼的手，啞着聲說，「別……別這樣，阿有……只要你肯爭氣……怕沒有銀子回來……」

老爹喉嚨裏給什麼梗住着。
「爹，爹，這不能……」王大有抱着老爹花白的頭髮，熱淚簌簌地掉在老爹枯皺的臉

頰上，房子里什麼東西都似在旋轉起來，青油燈的微火變成一絲一絲的金光，向四周迸射開去。

他扶着老爹靠到床上去。錢一包一包放回甕子里，蓋上磚頭，依舊回到原來的地方藏好了。油燈上爆出一個微弱的綠色的火花，屋里的空氣突然冷了起來，二奶子磨牙齒的聲音從隔壁房裏傳過來。

王大有在燈光前面木立着，他緊緊咬着下唇，幾分鐘沒有動，心里就好像有幾千隻螞蟻在咬刺似的，他突然旋過頭來，衝到門邊，把門門一拔，跑了出去。

「阿有……」
老爹啞啞的聲音從背後追過來，王大有沒有回頭，只應了一聲：

「爹，我到外面涼涼就來。」
他走到黑暗的河邊，在楊柳樹底下，揀塊石頭坐下來，田野像死一般的靜寂，河水在他腳下潺潺地流過去，滿天的繁星向他映着蒼白的眼睛，楊柳樹在旋風中發出輕輕的太息。

他息了一會，激動的情緒慢慢平靜下去。半個月來的事情，像電影般在他腦膜上旋過去。他看見嫂子團魚樣的圓胖臉孔，四娘子的豬眼睛和尖嘴巴，李保長焦黃的鴉片鬼像，和村子里許多熟悉的臉孔……剛在戲台底下那些烏溜溜的眼睛，忽然都在四周的黑暗中現出來，前後左右的盯着他，向他變動着。他彷彿聽到他們的哭聲，又彷彿聽見四娘子跟嫂子在切切地談話。他突然暴怒起來。

「媽的皮，你兵就該你們欺侮的！」

他把牙齒在下唇上輕輕地創着，想起他那隻手臂來，那是前方醫院的一間手術室裏，巨大的玻璃瓶中，藥水浸着一隻枯黃的可怖的斷臂，哦，那就是他的手臂……他拿它種過田，打過草繩，殺過鬼子的手臂！「我的奶奶！」

他使勁地咬了一下嘴唇，記起受傷的那一天，鬼子的飛機是怎樣在他頭頂上咆哮盤旋，彈片是怎樣鑽入他的手臂里，他又記起怎樣給送到醫院里去，那個小鬍子的伍醫官怎樣堅持着要鋸掉他的臂膊，而當他從手術室里抬出來重新清醒的時候，發現他的手臂已經鋸掉，他是怎樣澈心澈肺的痛哭，他把伍醫官叫來，狠狠罵了一頓，那傢伙只是縮着臉孔，冷酷無情地說：「不成呀，非鋸掉不成呀！」

「狗彘的！」他揮起拳頭向前面黑暗中一擊，一條柔嫩的柳枝從他手背上擦過去。

戲場大概散了。遠遠村道上幾盞燈籠在閃動，燈籠底下走着一個行列，小學生們在唱着悲壯的歌曲，歌聲被夜風播送到廣漠的原野。

他——殺死我們同胞，他——強佔我們土地，全國同胞快起來，我們不做亡國奴隸！

這隻歌，王大有聽得爛熟了，但是今天晚上，在這孤獨的黑暗包圍之中，這滾肚的歌聲却像給他一種什麼啓示。他突然被感動起來，一種什麼東西像潮水般的在他胸中起伏着。那些燈籠漸漸遠去了，歌聲依舊在繁星閃

燦的天空中縈繞着。
兩條黑影向他走過來。忽然電筒一亮，李保長的聲音在問：

「是誰？」
「我，怎麼樣？」王大有在黑暗中向他眨了一個白眼。

李保長一攔肩膀，默默地走了，他的後面是那頭豬眼睛的四娘子。

「唉，」王大有站了起來。他突然決定了，把拳頭緊緊的一握：「我還是回前方去！」

他走回到自己房裏。老爹過度激動之後，已經靠着牀欄睡着了。棹子上的青油燈里，只剩得一粒幽綠的微火，老爹低微的鼻息在慘淡的微光中規律地起伏着。

「爹，」他叫了一聲，不忍去驚醒他，把藍帳子輕輕放下，旋過身來望着那快熄滅的青油燈，又喃喃地重複一遍：

「我還是回前方去。」

五

××後方醫院的院長，是個像大雄雞似的魁梧的人，有一顆紫色的發亮的禿頂，只有後腦勺上微微剩着一簇灰色的頭髮。他喜歡笑，笑起來就像機關槍似的震動着整個的屋宇，弟兄們喜歡他，替他起一個綽號叫「汽油燈」。他換上白衣服，剛準備到病房里去，忽然門開了，一個傷兵出現在他巨大的寫字台前。

「唉！王大有？」他禿頂上突然一亮，驚異地舉起手來，「你，你怎麼又回來啦？」

「報告院長，」王大有注視院長的禿頂堅毅地說，「我要回前方去！」

「回前方去？」院長仰着頭格格地大笑起

來，「哦，我的天！你上回不是要求回家嗎？怎麼又是上前方？你短了一隻脖子，怎樣能上前方呢？」

「報告院長，」王大有不動的直立着，幾乎連睫毛都沒有變動，「我這隻手還能打仗呢，我不願呆在家里，我對不慣。我請求院長准許我。」

院長向他方黑的臉上驚訝地注視了半天，從他發亮的禿頂上，王大有幾乎瞧見自己的臉孔。

「你不是不是生活沒有法子解決呢？」院長的眉毛微微一蹙，「如果家里沒有法子對的話，你還是到殘廢院去罷。」

「殘廢院？」王大有像被侮辱似的叫起來，「啊，我為什麼要進殘廢院？我要上前方去殺鬼子，院長！」

「那你是說——」院長走前一步，握住他的手，你究竟是為什麼呢？你傷口好了才不久呀。」

「報告院長，沒有為什麼。我們當軍人的，只有去殺鬼子，別的我幹不來。」

「是爲了國家民族嗎？」院長的眼睛緊緊盯着他，「是爲了抗戰嗎？」

「是的，院長。」

「真的嗎？」

「真的。」

「不後悔嗎？」

「決不！」

「好，王大有！」院長的聲音簡直像顆炸彈爆裂開來。他忽然把王大有得手緊緊地一握，幾乎痛得王大有要叫出來。

「好，王大有，你真夠種：你是咱們××後方醫院的光榮。我准幫你的忙。來！勤務兵！」

他粗魯地拍着棹子上的叫人鈴，勤務兵走進來。

「去叫李文書來！」（文書立刻出現在門檻上）「馬上備一個公事到傷兵管理處去，說二等傷兵王大有請纓重赴前線，情勢詞切，請予照准，並轉呈上峯獎勵……」

院長對着文書像背文章似的滔滔地說着，頭頂上霍霍地射着紫色的光芒。他旋回身來，又拍拍王大有肩膀，「好，同志，你去收拾一下，停會兒再叫你。」

兩小時以後，院長把院里的全體輕傷兵在操場上集合起來。他和王大有站在階沿上。一幅巨大的布旗，插在他們背後，寫着十個大字：「歡送受傷英雄重上前線！」

「同志們！」院長提高嗓子說，「王大有同志，是本院的模範傷員，他在江西折了一隻膀子，現在又堅決要求重上前線。這是我們××醫院的光榮，是我們抗戰的英雄，是中華民族的好男兒，也是中華民族不能滅亡的鐵證！」

院長興奮地演說着，接着又是熱烈的唱歌，喊口號。最後歡送的隊伍出發了，王大有和院長在布旗底下並走着。

走出大門的時候，院長又重新握他的手：「再見了，我們的英雄！」

「英雄？」王大有微微的聳一聳肩膀。

改進文庫第五種

何謂法西斯主義

實價四角五分

日本·藤井佛著
龔積芝譯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尤其自一九二九年基於資本主義內在的矛盾所爆發之世界經濟大恐慌以後，關於「法西斯主義」，該是為人們所聽慣了的概念吧。

然而，法西斯主義的本質是什麼？其產生之經濟的，政治的背景是什麼？其前途又將怎樣？能够深切了解者，畢竟還是少數；而本書對於這些問題，恰能科學的給予我們以比較正確的解答。在世界人民掀起反侵略反法西斯高潮的今天，尤其在我們反對日本軍事法西斯之英勇抗戰過了兩年又十個月的今天，同時更爲了增強我們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信念，此書，實有一讀之價值與必要！

風塵

改進文庫第四種

本書係荃麟、葛琴、聶紺弩、王西彥、丁乙諸先生所作的小說和報告，作者既是文壇知名之士，作品也都有着嶄新的形式和豐富的內容。

從這本小小的集子裏，我們可以看到戰時一切可歌可泣可憎可愛的景象，實在是抗建期中中文藝界的最可寶貴的收穫。

◆每册定價五角◆

改進文庫第一種

希特勒與國社黨

許天虹著 定價五角

改進文庫第二種

戰時物價講話

杜俊東著 定價三角五分

改進文庫第三種

蘇聯的建設

黎烈文 周學普等編譯 定價六角

改進出版社發行

各地營業處經售

改進文庫第六種

科學與人生

陳範予著

科學對於人生思想，有着密切的關聯。現代的人生思想可說

是與科學思想合流的，且為科學思想所充實，所支配。科學已發展到研究人的身心的時期，使我們從這種研究所得的結果，更易明白的認識人生的特點。本書為著者多年來對於科學與人生諸問題深思熟慮的結果，在這裏，我們可以見到人生問題的一般性，與一般的人生思想之受科學的影響。

改進

第三卷
第一期

現代青年

新一卷·第六期 目錄

紀念蔡子民先生	項衡方
蘇聯的歐羅巴外交政策	陳英普譯
歐洲交戰國經濟的一個斷面	馮河清譯
被壓迫的猶太民族在歐戰中	遠邨譯
貨幣價值的變動對民生的影響	陳東帆
從犯罪心理研究汪精衛的行爲	傅斯年
日本人口的變動	白瑛譯
我國民主政治發展之特質	樓正華
人類如何能長生不老	沈鍊之譯
淪陷區中敵人的組織民衆工作	黃醒

零售：每冊一角八分
 預定：三月一元零八分
 半年二元
 全年三元六角

卷頭言(三則)	日本人民反戰運動與我們今天的迫切任務	菊園
國際——蘇芬戰爭的前因後果	知識——美日關係惡化與關島設防	趙家欣
新南平的舊面相(通訊)	青年的情緒與興趣(青年問題講座)	高時良
伽利略小傳(人物介紹)	英國C·吉伯生作	陳範予
數學——百分法的誤用	講話——數的因次與單位	天虹譯
出海(小說)	歷史——從「殺」老到敬老(社會史話之一)	後東
之頁——人權宣言(法國革命史話之六)	又過了一天(速寫)	石延漢
論文章的結尾(修辭漫談)	關於鄭川谷先生的二三事(回憶)	則南
文——三月的蘭江(詩)	我的菜(什文)	紀零
補——歐陸戰時風景線	白——蘇聯詩的新生	陳友琴
插——墾荒(藤一佛木刻)	「爸爸打鬼子去，伯伯叔叔代我們耕地」(扉頁)	陳健

零售每冊：二角五分
 半年：一元四角
 全年：二元七角

經省政府特准發行
 郵政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雜誌審查委員會臨時審查證永字第六號

創刊特大號零售每冊三角

改 進 出 版 社 編 行